



2802
22-19



2802
2-19

離婁章句上正義曰前章首論滕文公問以古道故以滕文公為篇題次於公孫丑問政謂其於
政莫大於及古也然則此篇孟子首言離婁之明故以目為篇題次於滕文公問以古道是亦及
古道者莫大乎明也遂次滕文公之篇所以揭離婁為此篇之題○又曰莊子天地篇云黃帝遊

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
山南望而歸遺其元珠使
知索之不得使離朱索之
蓋其人也離朱即離婁也
論語第七篇首云述而不
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
彭是其旨也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七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通考 勿軒熊氏曰專言仁政凡八
章四章論為學即大學之要指凡
修身接物齊家事親之事與夫治國事君之道
皆在焉○黃氏震曰一章言為政必因先王之
道而先王之道仁政也一章言為君盡君道為
臣盡臣道而在仁與不仁也二章言三代之得
天下失天下而其得失在仁不仁之分也四章
言天下之本在身五章言德教之行先巨室六
章言諸侯恥受命於太國惟好仁則無敵於天
下七章言不仁者樂其所以亡八章言桀紂岐
民歸於仁君九章歎自棄自暴者之可哀也孟
孟此篇反覆救世之說無一不歸於仁十章言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七

孟子曰離婁云云存疑云
凡事皆有個法度規矩六
律仁政便是制器審音為
治之法度人所必由決無
空手而能獨成之理故雖
堯舜離婁公輸師曠之聰
明巧聖亦有所不能此見
法度為治不可無也聖人
既竭目力一節是承此言
古之聖人創立法度正是
為凡事無個法度行不得
所以既竭耳目心思之力
又制為法度以繼續之由
是凡事可成後之作事者
皆因其成法去做而利遂
及乎天下後世所以說不
可勝用仁覆天下此見法
度之所由立也

集註離婁古云云人物考二十二云離婁一名朱孟子問人明察秋毫而幽室之中能辨五音橫
邪直曲一見不爽絲髮也一云黃帝時人云云
公輸子云云同云公輸子名班又名般魯之巧人也為母作木人為御機關一發其車遂行又為
木為令之自飛世傳言曰
魯般巧亡其母也言巧工
為母作木車馬木御者機
關備具載母其上驅不
還遂失其母云云又云補
班輸本二人公輸般魯般
之子古樂府云誰能為此
器公輸與魯般今誤作一
人
師曠云云又云師曠字子
野晉之樂師也晉平公問
居師曠待坐云云

親親長長而天下平發明仁之足以救世至此
而徑易明白極矣繼此言誠身之道言誠思誠
之道皆受業子思之言也又繼此言一老來歸
則欲諸侯之師文王言再求聚斂則痛當世宰
土地而食人肉餘言事親善
親之事一明白熟誦而已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
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
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
為員之器也所運以為矩所以為方之器也今曲師

堯舜之道云云蒙引云堯舜之道此道字指其蘊蓄運用於一心者也對仁政而言○講述云堯
舜之道道字對聰明巧看指仁心言仁政兼教養○微言莫中江曰道是總名仁政即道中作用
云云○鄭申甫曰通章以仁政作頭惱其責君臣以此二字

曠字子野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箏音同陰陽

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大音泰族音姑洗音先上

蕤音賓夷則無射音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

呂應鍾為陰也前漢律歷志云十二律黃帝之所作

陰天夏西戎之國昆侖山各也取竹之解谷生其竅

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管

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此黃鍾之宮而

皆可以生之地合也是謂律本律十有二陽六為律

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大簇三曰

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呂以旅陽宣氣

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太呂五曰夾鍾

六曰中呂申讀曰仲有三統之義焉○趙氏曰只言

六律者陽統陰也。通考趙氏德曰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為法。呂助也。言陰氣助陽宣氣總言之。陰陽皆稱律。故謂之十二律。黃鍾者陽氣鍾黃泉而出也。鍾者種也。律有形有色。五色莫盛於黃。故陽氣鍾於黃泉。葦萌萬物為六氣元也。位於子十一月。太族者太也。蕤湊也。言萬物隨於陽氣太族而生也。位於寅正月。姑故也。洗鮮也。萬物去故就新。改柯易葉。草不鮮明也。位於辰三月。蕤賓者言陰氣幼小。故蕤萎。陽不用之。故曰賓。位於午五月。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位於申七月。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位於戌九月。呂助也。謂陽氣方生。陰氣助其宣物。位於丑十二月。夾者字申。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又當陰陽相來。則位於卯二月。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林茂也。盛也。六月物皆茂盛。積於林野。又林衆也。萬物成就。種類衆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謂時

物皆秀。有懷妊之象。八月初物皆含秀。懷妊之象。陰任。陽功助陽成功也。位於酉。應和也。謂歲功皆應和。陽功收而聚之也。又陽氣應不用事。陰雜。陽氣閉塞。萬物作種也。位於亥十月。

五音宮商角

徵。展里羽也。通考程氏復心曰。人聲亦有高下。聖人反。制五聲以括之。又制十二律以制五聲。

五聲中又各有高下。每聲又分十二等。所謂律和聲也。樂律自黃鍾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箇太陰陽。黃鍾為陽。太呂為陰。太族為陽。來鍾為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五音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角數六十四。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以數之多少為尊卑。故曰宮商角。徵羽。○吳氏澂曰。五聲最濁者為宮。稍濁者為商。微濁者為角。稍清者為徵。最清者為羽。十二管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宮商角徵羽之高下無定準。必以律管長短定之。每律之宮各有商徵羽而不相亂。則

長短之度不可有分釐之差然後其聲勻調。

范氏曰

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饒氏曰規矩六律當來皆是聖人做起雖離婁公輸師曠亦不可無之况庸匠庸工乎不以仁政雖聖人也不能平治天下况後世乎。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

先王之道也聞去聲

仁心愛入之心也仁聞者有愛入之聲聞於人也先

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

今有仁心云云楊明云今指戰國時言○辨斷云丘毛伯曰今有仁心今字兼指今之君臣先王之道與上道字不同此以仁政說○蒙引云似只用言仁心今却兼言仁聞者有其實必有其名有諸中必形諸外故或兼言仁聞或只言仁心一理也

集註梁武帝云云丘瓊山曰大禹泣罪憐民之愚也梁武帝泣囚微已之福也洒淚雖同而處則異憐愚而泣終實之於法所以戒其後使之化愚為智變惡為良微福而泣雖若免之於外然而法度日弛姦惡日起卒致白晝殺人公行剽掠本欲微福於已而反有以致禍於人所謂末福不得而禍已隨之者也佛教之不足憑信如此後世人王其鑒之哉

麩韻會云麩去聲霞韻眠見切音與面同說文麥末也

細註血食祭有牲牢故言血食

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

麩為犧牲都玩反死刑必為去聲之涕泣天下知其慈

仁可謂有仁聞通鑑梁武帝天監十六年四月詔以

之於是朝野誼譁以為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竟不從八座乃議以太脯代一元大武十年詔以宗廟猶用脯脩更議代之於是以太餅代太脯其餘盡用蔬果○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糲米之不精者即葛洛蓋力制

三反身衣去聲布衣木綿帛帳後宮貴妃以下衣不曳地○每斷重罪終日不饗或謀反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注太脯牛脩鹿脯也記曲禮下凡祭宗廟之禮其牛曰一元太武脯曰尹祭注元頭武迹尹正也

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

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問孟子

王曰是心足以王矣則仁心者固王政之本也今日

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則是所謂仁心者初

不足恃而所謂先王之道者又在此心之外也朱子

曰是心足以王者言有是心而能擴充之以行先王

之道如其篇末所論制民之產云者則可以王爾非

謂專充此心而直可以王也先王之道固亦由是而

推之以為法取但其盡心知性而無私意小智之累

故其為法也盡天理合人心雖聖人復起有不能易

者後之人君當因吾心而廣之以盡夫法制之善而

充吾心之固有者非謂心外有法而俟於他求也後

人雖有是心而不能無私意小智之累苟不循是而

之焉則雖有仁心仁聞而未免於徇利妄作之失譬

之蔑蕪規矩而欲以手制方員其器之不至於苦窳

者幾希矣○慶源輔氏曰齊宣王梁武帝不能行先

王之道則同若論其所以不能行之故則異宣王不

學無術奪於功利而不能行先王之道者也武帝則

惑於異端避罪要福而不能行先王之道者也宣王

有仁心而不能保武帝有仁聞而非其真○雲峰胡

氏曰上文云堯舜之道下文云行先王之道道一而

已。有仁心則此道蘊於中是為美意有仁政則能行

此道於外是為良法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

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

是謂徒法

故曰徒云云衍明云故曰

字乃孟子斷詞非古語○

存疑云徒善不足以為政

兩句或是古語引之重在

上一句

集註程子嘗云云近思錄

八明道先生曰為政須要

有綱紀文章云云

又曰必有云云近思錄明道先生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注云關雎詠文王妃妣氏有幽閑正靜之德麟趾詠文王千孫宗族有仁愛忠厚之性

量去聲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

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新安陳氏曰引程子前說以證徒善謂不可

無法又引後一說以證正謂此也朱子曰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

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耳○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通考楊氏與曰後世

莫不有志於三代之治而卒不能至者謂之時世之異不可也學之不至也三代之前君必學而後王臣必學而後仕雖匹夫匹婦之賤靡不學也後之世君

學而臣不學者有之矣臣學而君不學者亦有之矣且農有農之師工有工之師以一家一國至於奄有天下之大不資於學雖抱堯舜孔顏之質有能不為物之汨沒者幾希矣又曰法制立可與語政德禮修

可與語教仁聖備可與語化化之不至有教焉教之不至有政焉政之不立區區盡心力於簿書獄訟期為而欲與二代擬隆非所聞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詩傳講樂音洛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慶源

也輔氏

也慶源

也輔氏

也慶源

也輔氏

詩云不愆云云揚明云率由是循行舊章是先王之法

集註詩大雅云云詩假樂之第二章也未註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

聖人既云云講述云聖人是上古創制立法聖人不是離婁等人皆用聖人所制之法者○吳省菴引羅云法既立則法所在便是聖人耳目心思所在後世雖無聖人而有聖人之法則緣法便可為治

規矩準繩前漢書律歷志

規矩準繩前漢書律歷志

云權與物均而生衡衛生
規規園生矩矩方生繩繩
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均
權則是為五則規者所以
規園器械令得其類也矩
所以規方器械令不失其
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
圓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
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
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
合德百工由焉以定法式
集註然猶以為云云袁了
凡口註然以為未足以徧
天下及後世不但句法欠
勁兼亦用意未圓聖心純
是至仁四海民物無一不
在其心中竭者盡聖心之
分量也繼之者即從此以
流出禮樂刑政皆是心思
竭處來帶思有此制作而心思始及于物此孟子之意也若云未足以徧天下則是先有仁及天
下矣特未徧耳非此意本意

故曰為高云云楊明云因
依也土高曰丘太阜曰陵
○講述云因字即上文遵
字因先王之道與遵先王
之道相應

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

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聖人既竭耳自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

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

所被者廣矣

法度也六律正五音之法度也不忍人之

政仁天下之法度也不為之法度則聖人之耳自

心思止於聖人之身而已不能徧天下與後世也故

聖人制為法度以繼續之使天下之為方員平直正

五音仁天下者皆取法焉所謂不可勝用而仁覆天

下也本止言覆天下今及後世者舉大可以該遠也

能覆天下必能及後世矣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故規

矩律音與不忍人之政作一統說耳目言力心思

者耳目之視聽以力而心之官別思也○雙峰饒氏

曰惟天下不能常有聖人所以要繼之以不忍人之

政繼字最有意味不然仁政雖自聖人而始亦自聖

人而止矣通考東陽許氏曰兩言規

道可謂智乎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

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

集註鄒氏曰云云蒙引云

鄒氏曰自首章至此云云君臣俱在內不可專指人君說

是以惟云云脉云是以節宜重不仁邊仁者以仁心

行仁政便仁覆于衆其在高位無系也播惡與貽患

畧別惡即不仁觀下文臣民昏化爲不仁是不仁之

惡流播於衆○鄒嶧山折衷云是以字承上六節來

仁者在高位則澤被當時可法後世故曰宜不仁對

仁者反看太意重在不在一邊

集註謂貽患云云袁了凡曰貽患二字不盡播惡

之義患只就事上言如一事有害即貽一事之患惡即從心流出其害無窮播字從高位來人流其惡即是分播其惡衆遠

近皆受其惡即是傳播其惡于衆總是流播之害上無道云云存疑云上指君下指臣朝雖所主在君亦兼在朝之臣工指內外百官臣也君子指

君與臣小人指民云云○又云法者道之用非有一也○日錄申甫曰上無道揆道字即上文先王之道道字云云○微言鄒嶧山曰兩無字非無道與法也是有之而不依也兩不信字由無道上見

集註工官也蒙引云此官字對朝字言謂官所也云僥倖而云云書言故事九云世俗謂幸爲僥倖註僥倖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功多矣鄒氏曰自首章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

也貫前第一節意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

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度音鐸之度也法律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音同也

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采子曰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雖有奉法守一官者亦將不能用而去之矣

信道信度信如憑信之信此理只要以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不敢踰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冒法以爲姦便是不信度

及自然依那箇行不敢踰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冒法以爲姦便是不信度

及自然依那箇行不敢踰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冒法以爲姦便是不信度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
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蒙引云此條重在上無禮益由上無禮而下無學
即是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又云賊民猶云奸民
○述云上無禮指無道揆下無學指無法守

也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
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關同喪
去聲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

陳氏曰小人學道則易使若不學則不識道理易於犯分而為亂矣

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以不好之人並起居高位者
執進退黜陟之權盡做出不好事來則國之喪亡無
日矣其要只在於仁者宜在高位所謂一正君而國

詩曰天之云云詩朱傳曰序以此為凡伯刺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按前篇民勞
詩是也其詩註云序說以此為召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詞耳未必專為刺
王○蒙引云詩小註朱子曰天之蹶動而人當歛飭也今乃弛緩而不以為事則是自絕於天矣
詩註所謂人考其上下文亦以群臣言

傳註泄泄云云說約云泄泄意緩悅從之意意緩悅從四字最妙○存疑云意緩悅從之貌作事遲慢不謹饒也

泄泄猶云云通義程復心曰泄泄東周時語杳杳戰國時語孟子以杳杳解泄泄蓋以泄泄古語難曉而以當時之言人所易曉者釋之

定○南軒張氏曰三綱五常人類所賴以生而國之所以為國也上失其禮下廢其學則綱常日以淪棄國將何恃以立民將何恃以生乎然彼禮廢於上而學猶傳於下則庶幾斯道未泯而猶覲其可行也上既無禮下復無學則邪說暴行並作而國隨喪矣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意緩悅從之貌言

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猶杳杳也

杳杳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云云蒙引云進

退無禮有一說謂其去就之間不以禮但知爵祿之為重雖不當進而亦進雖當退而亦不退則此進退進以禮退以義之進退也如此者豈敢望其能正君哉一謂其動靜之間不以禮但見其整跪曲拳奔走承順而已是乃進退之節者也如此又安敢望其正君哉二說皆可○又云言則非先王之道自家不由之亦不望其君之由也

故曰責云云蒙引云責是簡大規模陳善閉邪是內面事項恭字亦包了敬○知新目錄徐岩泉曰恭敬一也自尊君而言謂之恭自在我處心而言謂之敬陳善閉邪是責難工夫難也善也以仁心行仁政也邪者存心行政皆不仁○存疑云閉邪全靠陳善善君心方向於邪吾開陳善道使君悅於是舍彼所欲而從我則邪心從是而息矣故陳善所以閉邪閉邪全靠陳善善齊王好勇孟子告之以大勇齊王好色孟子告之以與民同似此之類皆陳善閉邪也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魯齊也

非詆毀也詆典禮反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善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

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唯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宋子曰恭與敬大槩也一般只是恭

意思較濶大敬意思較細密責難之恭是先立箇大志以帝王之道為必可信必可行陳善閉邪即是故

那責難底工夫○問所謂陳善閉邪者奈何曰君有邪心所當閉也然不知所以閉之之道而逆閉之則動有矯拂之患其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為之開陳善道使之曉然知善道之所在則所謂邪者亦不難乎閉之矣孟子與時君論事多類此其自謂敬王豈虛語哉○雙峰饒氏曰恭有對敬言者有即是敬者如中庸篤恭書允恭之類恭即是敬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問人臣固當望君以堯舜若度其君不足與為善而不之告或謂君為中才可以致小康而不足以致大治或導之以功利而不輔之以仁義此皆是賊其君否朱子曰然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以十分只做得一二三分若只責以一二三分少間做不得一分矣若論才質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吾所以導之者則不可問其才智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

之與民同似此之類皆陳善閉邪也

章圖云右第一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論為治之道前言當以仁心行仁政後言君臣當各盡其道

孟子曰規云云微言方文伯曰此章以仁為主幽厲之鑒正以堅其法堯舜之心也○存疑云聖人人倫之至是起下文欲為君盡君道意○蒙引云規矩盡所以為方圓之理而凡為方圓者必於是取則焉取則之意於下節方露出○又云人倫說見前篇則知兼父子兄弟等言

欲為君云云圖解云欲指心為指事盡是完全其道君道即治民之理豈為處是造于至極君道指治道言臣道指事君言二者指君臣盡道法堯舜是以仁心為法而已矣字見無別法○直解云孟子承上文說人倫莫大於君臣聖人莫過於堯舜如欲為君而盡入君的道理欲為臣而盡入臣的道理二者將何所取法哉皆法堯舜而已矣○莫中江繹直云二盡字不可輕看本上一至字說來言欲造其極便當就夫能造其極者取法也

之道望他豈可謂吾君不能而遂不以此望之哉

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

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張氏曰此章之意欲人君推是心以行仁政而其終則欲人臣知禮義而法先王蓋言不可以不學也人臣知學而後人主聞大道人主聞大道而後王政可行焉此孟子之意也○慶源輔氏曰為治者固當以仁心仁聞而行先王之政然非君臣同心各任其責則亦安能有成哉○雲峰胡氏曰君當盡君之責而莫先於仁臣當盡臣之責而莫先於敬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入之道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天... 聖人觀之便見惟聖人都盡無一毫之不盡故爲人倫之至○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觀二典大槩可見是事事做得盡○人之生也均有是性故均有是倫均有是倫故均有是道然惟聖人能盡其性故爲人倫之至而所由莫不盡其道焉此堯舜之爲君臣所以各盡其道而爲萬世之法猶規矩之盡夫方員而天下之爲方員者莫不出乎此也○南軒張氏曰堯舜盡君臣之道非有所增益也無所虧焉耳後之人以堯舜爲不可及是自誣其性者也○堯舜所以事堯事君蓋不以厥后爲可聖是誣其君不以堯所以治民治民蓋不以斯民爲有恒性是誣其民也○雙峰饒氏曰人倫不說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而獨舉堯舜君臣做人倫樣子者其意在當時人君○新安陳氏曰君臣之倫於人倫爲尤大所以宗主綱維彼四倫者也○孟子以堯舜盡君臣之倫責望世之爲君臣者取法之正以入人性皆善而皆可以爲堯舜故

以聖人觀之便見惟聖人都盡無一毫之不盡故爲人倫之至○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觀二典大槩可見是事事做得盡○人之生也均有是性故均有是倫均有是倫故均有是道然惟聖人能盡其性故爲人倫之至而所由莫不盡其道焉此堯舜之爲君臣所以各盡其道而爲萬世之法猶規矩之盡夫方員而天下之爲方員者莫不出乎此也○南軒張氏曰堯舜盡君臣之道非有所增益也無所虧焉耳後之人以堯舜爲不可及是自誣其性者也○堯舜所以事堯事君蓋不以厥后爲可聖是誣其君不以堯所以治民治民蓋不以斯民爲有恒性是誣其民也○雙峰饒氏曰人倫不說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而獨舉堯舜君臣做人倫樣子者其意在當時人君○新安陳氏曰君臣之倫於人倫爲尤大所以宗主綱維彼四倫者也○孟子以堯舜盡君臣之倫責望世之爲君臣者取法之正以入人性皆善而皆可以爲堯舜故

以聖人觀之便見惟聖人都盡無一毫之不盡故爲人倫之至○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觀二典大槩可見是事事做得盡○人之生也均有是性故均有是倫均有是倫故均有是道然惟聖人能盡其性故爲人倫之至而所由莫不盡其道焉此堯舜之爲君臣所以各盡其道而爲萬世之法猶規矩之盡夫方員而天下之爲方員者莫不出乎此也○南軒張氏曰堯舜盡君臣之道非有所增益也無所虧焉耳後之人以堯舜爲不可及是自誣其性者也○堯舜所以事堯事君蓋不以厥后爲可聖是誣其君不以堯所以治民治民蓋不以斯民爲有恒性是誣其民也○雙峰饒氏曰人倫不說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而獨舉堯舜君臣做人倫樣子者其意在當時人君○新安陳氏曰君臣之倫於人倫爲尤大所以宗主綱維彼四倫者也○孟子以堯舜盡君臣之倫責望世之爲君臣者取法之正以入人性皆善而皆可以爲堯舜故

孔子曰道二云云語類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猶

言好底道理不孝底道理也若論正當道理只有一箇更無第二箇所謂夫道一而已矣者也○覺路云曹名大曰道只有一箇仁安得有二所謂二者猶云只此兩條路耳要見得出仁之外便是仁更無別路可躲閃處

集註出乎此云云韓文原道曰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蒙引云孟子此言意在出乎此則入乎彼上警人之濫也看大註可不謹哉

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解而已矣三字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慶源輔氏曰仁與不仁只是一箇天理與人欲而已纔出天理便入人欲豈復更有他道哉此古之聖賢所以兢兢業業而不敢不謹也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多之日幽厲

暴其民云云蒙引云獨言幽厲而不言桀紂者桀紂

非謚也謚法周公始立○說約云謚法動靜亂常曰幽殺戮無辜曰厲○衍明云幽厲是惡謚不可作幽厲王○蒙引云必至於此此字專指惡謚○又云厲王宣王之父幽王宣王之子愚嘗謂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有憂者其惟宣王乎以厲王為父以幽王為子

詩云殷云云文林貫貫云鑒是視以為戒意夏指桀言這此字指幽厲說○揚明云此正今人之鑒不在乎遠當以幽厲為鑒之謂也

章圖云右第二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勉君臣各當盡其道而加儆戒之辭

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

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

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南軒張氏曰如堯舜之為是

由仁之道者也如幽厲之為是是由不仁之道者也人君可不審擇其所由哉○慶

源輔氏曰不仁有淺深而其禍有大小以幽厲視桀紂則幽厲雖未至於身狃國亡然死蒙惡謚遺臭後

來孝子慈孫欲改不可不仁之禍馴至如此豈不可懼之甚哉○雙峰饒氏曰改是要改其惡謚古人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謚法最公後世亡國之君皆得美謚公義廢矣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新安程氏曰

堯舜而仁戒人如幽厲之不仁退人欲擴天理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

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興存以仁廢

國之所以云云微言衰了凡曰興盛也不止於存廢衰也不至於亡言必死必通承不保四海以下

孟子曰二代云云圖解云仁就愛民言其字指二代不仁以虐民言得失就民心說○困學紀聞云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以不仁得之矣二世而失猶不得也

天子不仁云云集註言必
處凶蒙引云註言必凶
不得其正死也凶字該四
海社稷宗廟等

今惡死凶云云楊明云今
指諸侯○存疑云夫子不
仁一條是言不仁之必死
凶也故承之曰今惡死凶
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
酒言樂不仁必不能免死
凶欲免死凶亦仁而已

章圖云右第三章鄱陽朱
氏曰此章極言不仁之禍
而致徹戒之意

孟子曰愛人云云楊明云愛
歸吾約束云云禮如幣聘之殷
德三其字當已字看治人是
治人之德不答是不以禮
待我敬是待人之德行指
凡所接者說不得是不得
其所欲○日錄申甫云禮
人不答及其敬不必兼交
隣言只以禮接臣下言吾
禮接臣下而臣下不盡忠
圖報則或者吾敬未至耳
行有不得云云楊明云行
字指凡所接者說不得是
不得遂其願欲○微言莫
中江曰行有不得不必推
廣說當看一有字如不親
不治不居有一於此便當
反求○蒙引云天下歸之
極言其效也天下字說得
廣不但一方一國之人我
親我治我答而已天下則
盡於人也意思是如此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
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凶新安陳氏曰不保四海以下皆不
免於死凶非特不保四體者為然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慶源輔氏曰上章第言
道仁與不仁與樂紂

幽厲之事而已此章又因其意而推及於諸侯卿太
夫士庶人不仁之禍皆必至之理也○西山真氏曰
此章明白峻厲自天子至庶人皆當佩服然所謂不
仁者非他縱人欲以滅天理而已人欲縱而天理滅
禍至如此可不畏哉○雙峰饒氏曰社稷宗廟以祭
言四海以土言四體以身言○新安陳氏曰此承上

章不仁則身弑國亡而推言之即前篇惡辱而居不
仁之意又曰戒人不仁是亦遏人欲存天理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

答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

智敬放上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

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自治益詳而

詩云永云云蒙引云此命字以理言○微言吳無障日自求多福非泛言多福之自集也正謂永言配命乃所以自求其福耳必以我身作至乃見引詩本意

孟子曰人有云云楊明云恒言是時常的說話不是常人之言○敖尤華說苑曰天下治亂皆係於國故曰本在國勿悞作平天下之本在國下倣此○微言徐倣說曰本字兼好不好兩邊說○蒙引云家之本在身下要入身正則家齊然不但齊國亦以之而治天下亦以之而平方得孟子之意○存疑云國是王畿之內天子所治天下是四方諸侯之國四方之所取則者在京師故曰天下之本在國漢史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是其驗也王畿之所取則在宮闈故曰國之本在家宋史曰宮庭之地四方所視以為軌範亦是此意思○又云此即大學意孟子於此及獲上治民之類蓋屢言之可見其道學之源流矣

身無不正矣

詳字貼皆字不止上文三自反而已

天下歸之極言其效

也

南軒張氏曰反身則天理明不能則人欲肆○慶源輔氏曰自治詳則身無不正身無不正則天下無不歸雖極言其效是亦必然之理也

○新安陳氏曰是亦遇人欲擴天理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反

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慶源輔氏曰為治本乎自反多福本

乎自求○雙峰饒氏曰上面三句包括未盡所以下面又說皆當反諸己漆簡皆字凡有行不得所欲者必自反諸身則我之身無不正天下亦歸之矣此言說得潤不特說上面三者而已永言配命是常常思量要合理永是無間斷之意此章補前章意前章說大綱此章說得密○新安陳氏曰承上章得天下以

仁而言因言仁而及智與禮仁包智禮也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

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恒胡登反

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

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

本於身乃恒言之所未及

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

為本為是故也

慶源輔氏曰人之常言雖曰有序而但及其外君子之論則必究其本而無有或遺得其本則未可舉矣以是而質於大學之言則曾子子思孟子相傳之學不可誣矣○雙

章圖云右第五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因恒言而推此治之本

孟子曰為政云云通義吳

氏程曰言為政固不難也但當正身以為之本使不得罪於巨室爾○東嘉史氏曰罪是惡逆悖理之名不是咈人私意之謂○揚明云為政自君言不難謂得其機括甚易○又云德教是以心德為政教○覺路曰此章重一德字其服于巨室者正以其德也而德教為教○微言方文伯曰慕與溢字相關慕有欣欣愛戴之意非平日德教滲入人心安得此浸灌溢出的光景○直解云孟子說今之為君者不能反身脩德聯屬人心而徒以權力相尚都只說為政甚難自我言之為政初無難事只是要不得罪於巨室而已云云○申甫云春秋戰國時巨室橫梗如晉六卿魯三家齊田氏是也

峰饒氏曰國王畿之內天子所治天下四方諸侯之國天下取則於國國取則於家家取則於身○新安陳氏曰此章承上章身正則天下歸之意孟子祖大學而言之曾子以大學傳子思子思以傳孟子可見矣

此承上章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而言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雙峰饒氏

曰集註世臣大家是兩項世臣非一代之臣大家是貴宦之家○潛室陳氏曰得罪謂非理致怨所謂不得罪者謂合乎正理而不致怨於人非曲法以奉之也

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

劉向新序雜事篇桓公田至於

麥丘見麥丘邑人問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善人為寶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復之曰祝立君使主君無憂學無恥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人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聞君得罪於臣也麥丘邑人拜而起曰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妹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嬖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臣者也莫為謝至今得罪公曰善快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斷政焉

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
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
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承上章家之本在身。蓋君子
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脩。吾身既脩，則人
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
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如晉六卿，魯三桓等。為患甚矣。然
或者不脩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
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脩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

傳度裴度所謂云云。新唐書列傳九十八有裴度傳。○同列傳八十三有韓弘傳。○蒙引云：憲宗用兵，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使，扞兩河，而令李光顏烏重胤擊賊。弘不親屯，遣子公武領兵二千屬光顏，蓋疾也。吳元濟既平，以功加兼侍中，封許國公。入朝，再拜，司徒中書令，以足疾命中人掖拜。因願留京師，帝從之。初，弘為都統，亦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時光顏戰最力，弘欲結之，舉大梁城，索得美婦人，容色絕世，遺使遺之。光顏乃大饗將士，云：「即席厚贈，使者并效，返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按此，則弘有二心者，故裴度云云。但與疾討賊事語出皇甫傳，而本傳不載。尚未有以替其實。○又云：力字與處置得宜字相反。此正朝廷輕重在宰相意。○又云：處置得宜，大抵泛指朝廷事體及將相得人，不必就承宗削地韓洪與疾事。實上語。○又云：註正此類也。言其意類相似，不得入。

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牛代反。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洪，本名弘，在宋避諱，以洪字代之。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方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政此類也。唐書皇甫鏞傳：鏞音傳為同農。

御判度支改戶部詩：憲宗左伐蔡，急於用度。鏞哀會嚴，亟以辨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夫。蔡平之明年，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度支。鏞以吏道進，既由聚斂，剋剝為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崔羣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事。極語鏞，姦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其言天下安否，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今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非方能制之。顧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也。若相鏞，則四方解矣。請授以浙西觀察使，其辭切至，上不

本題說制其命禮記曲禮篇云士來制制謂命令士受命或迫以承寧或而不可違君命也

章圖云右第六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出治之本

聽○王承宗遷鎮王士真之子拒命以常山叛朝廷厭兵布衣栢者杖策詣淮西行營謁裴度且言願得天子一節馳入鎮可掉舌下之度為言乃以左拾遺往既至以天誼動承宗泣下乃與獻德棣二州以子人質上從之○韓弘滑州人憲宗方用兵淮西拜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使并兩河而令李光顏烏重胤擊賊弘不親屯遣子公武領兵三千屬光顏吳元濟既平以功加兼待中封許國公入朝再拜司徒中書令以足疾命中人掖拜固願置京師帝從之○慶源輔氏曰此承上章家之本在身而言也君人者不正其身所為垂戾則致入怨怒其勢必自世臣大家始故麥丘邑人之言亦先及羣臣而後及百姓也

程氏復心曰林氏謂不脩其本亦指身言未必能勝適以取禍如魯昭公事是也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凡君施教令於下甚易苟其德不足以服人則近而公卿大夫必疑議遠而羣黎百姓必怨謗則為留礙四海極其遠而言之裴度之言亦非謂以係戀之私恩養其家也行太公至正之道可殺則殺可生則生殺之而彼自不怨利之而彼自不庸可也夫然後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孟子曰天下有云云蒙引云其小德者即小賢也其大德者即大賢也德字兼才饒氏謂賢兼才德未必然也○盧未人曰德以所得言賢以人品言惟所得有大小故人品亦有大小大德大賢即是天子在上諸侯以下或六德或三德皆其小者勿云諸侯役于天子大夫役于諸侯士役于大夫○揚明云小德指諸侯役是為入所役使大德指天子小賢亦指諸侯大賢都指天子言賢德無分別德以所蘊言賢以其大言○又云小大強弱皆指諸侯小大以土地言弱強以甲兵言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德役大德大德役小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之世人皆脩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脩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新安陳氏曰小德德大賢者居太位位與德相稱是上之人處之各當故小德小賢見役於大德大賢有道之世惟德是視也若力之小弱見役於力之強大無道之世惟力是視也

通考 勿齋陳氏曰萬善之足全體具焉是曰太

齊景公云云備考越絕書
闔廬伐齊大克取齊王女
為質于為造齊門齊女思
其國水葬廬西山○藝苑
厄言孟子所稱齊景公涕
出而又于吳按所嫁乃闔
廬長子名終纍俱早亡葬
常熟縣北二里海虞山東
南嶺葬畢化為白龍而逝
又齊女日夜思其家哭因
名其門曰齊門化龍事雖
旌義亦非順天之事大都
謂景公惟不能自強故雖
以伯勝之餘不
得小受吳命今諸侯而耻
受命如何得○蒙引云物
猶人也小註是與物睽絕
也○是絕物也言
必及於禍也夫人不能高
飛遠走不在人間也而絕
物乎○一說絕物是絕地
絕域之絕今俗罵
愚駭不通之者云外木頭
亦絕物之意也李克用曰
韓建是天下癡物語意相
類○知新日錄申
甫曰絕物輔氏釋為與物
睽絕未的只云自絕之物
蓋不如此則必受侵伐自
取於絕

德全體之分片善
存焉是曰小德
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問天下無道

強亦曰天何也
朱子曰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
如此○慶源輔氏曰天下有道則以德為大小無道
則以力為強弱二者皆理勢之所當然也順其理勢
則存逆其理勢則亡必然之理也○雙峰饒氏曰小
德太德小賢大賢以理言小大強弱以勢言蓋天下
有理有氣就事上說氣便是勢纔到勢之當然處便
非人之所能為即是天乎又曰賢兼才德以政事言
也雖曰時勢如此然有大德者便能回天便勝這勢
如文王自小至大由百里而三分有一不為紂所殺
此可以見德足以勝時勢處○雲峰胡氏曰集註嘗
以天為理之自然此以天為理勢之當然
者彼則純以天理言此則兼以人事言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

吳聲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
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
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
與之

慶源輔氏曰既不能強於自治以昌其國而出
人之命是與物睽絕也絕物則絕於天矣景公之言
宜若可取然景公之齊即桓公霸諸侯之齊雖時勢
下衰苟振起作新之獨不在我乎而顧為是異言橫
涕孟子姑取其說以證小役大弱役強之事其委蕭
自棄之罪未暇議也○汪氏曰當有道而順天為有
義當無道而順天為有命絕物即是逆天齊景畏天

今也小國云云直解云陳
聖哲曰今指戰國時○楊
明云師是效法○蒙引云
先師不是已亡之稱所謂
先生先革之先故得親受
其命○存疑云引齊景公
順天事也今也小國師太
國節是逆天事也

如耻之云云圖解云師文
王謂修德尚賢行仁政也
五年七年總言其速○存
疑云承上言既不能順天
必當有以回天耳○姚承
菴曰為政於天下即無敵
於天下蓋行仁如文王自
然受命小大強敵非所論也
蒙引文王之政云云中庸章句云方版也策簡也大全云木曰方竹曰策版大簡小大事書于木
版小事書於竹簡

程子曰云云蒙引云程子
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
則可矣此聖人集指孟子

者也畏天
猶保其國

今也小國師太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
先師也

言小國不脩德以自強其般音盤樂音洛怠敖音去聲皆若效
太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太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
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

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

勢不同為差楚宜反慶源輔氏曰所乘蓋天下雖

無道然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太國反為吾役矣

新安陳氏曰不師太國而師文王太國所乘之勢稍
易小國所乘之勢稍難五七年之餘人心奮氣勢回
而小可大弱可強
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待洛反其

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
益耳慶源輔氏曰程子之言所以啓發學者至矣惟
聖人能知時故曰聖人度其時可矣學者燭理
既明而經歷之久思
慮之深則自然見得

程子曰云云蒙引云程子
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
則可矣此聖人集指孟子

詩云商云云蒙引云文王之詩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伐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又云膚才行美○揚明云膚容貌膚美敏超事敏達○千百年眼黃太稱曰此言文主為政于天下者以仁而見其可師靡常以上言商之孫子皆為周臣殷上二句言商孫子之臣皆為周臣而助祭于周總是天命靡常歸于有德意故孔子讀詩而嘆之國君二句謂為孔子之言非也孔子宗周不應有此語此是孟子引及孔子而論其理云云天國君云云揚明云孟子釋孔子之意而言國君能師文王好仁之心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家也天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裸音灌夫音扶好去聲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助語商士商孫子

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糾勿反鬯亮亮之酒灌地而降神也新安倪氏曰周禮有秬鬯有鬱鬯以秬米為酒名秬鬯將

祭則築鬱金香草煮之以和鬯酒名鬱鬯灌乃將助用之取其芬香旁達以降神鬯者以其條鬯也

集註所謂難為云云通義吳氏程曰謂弟之賢既如彼在元左固難於為兄而兄之賢又如此在季左亦難於為弟也但兩為字本一作其○金仁山曰集註引難為字以證不可為字謂與仁者為敵難為眾力也

也言商之孫子眾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西真氏曰以商之孫子而為周之諸侯以商之美土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于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眾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眾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世說

今也欲無云云千百年眼

云仁能無敵猶濯能解熱也今也耻受命于強大豈不欲無敵然強大之焰最熱非濯之以清涼之仁安能降伏得他倒云云○折衷云仁能無敵猶濯能解熱也不濯而執熱則熱不可解不行仁而望無敵則無敵必不能得○盧未人曰誰能執熱不以濯濯在執熱之先不是執熱而后以濯

章圖云右第七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勉諸侯為仁而泛以仁道言

孟子曰不仁者云云行明云危如國家衰弱外變將作是也蓋如天災人禍等○蒙引云安其危如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此危道也而齊宣安為之所以然者欲誘之也是所謂私欲固蔽失其本心也利其災者如梁惠王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徒知刃之殺入而不知操刃者之殺入蓋災自已降也非私欲固蔽失其本心乎又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至驅其所愛子弟以徇之故曰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其去亡也一聞乎此豈非凶暴淫虐所以致凶之道乎曰淫虐是禍淫之淫凡已甚之惡皆是不專謂為於色也○又云災害也非指水旱兵革之類但所為之可致禍者即是○微言季彭山曰以事迫言為危以害至言為菑即亡國敗家之意○存疑曰菑澱於危亡澱於菑危險道也將近菑也菑患害也猶未

德行篇後漢陳元方名紀子長文名羣有英才與季方名諶元方之弟也子孝先名忠各論父功德爭之不能決諮於太丘名寔嘗除大丘長乃長又孝先之祖父也太丘曰元方難其兄季方難其弟○朱子曰兄賢難做他弟弟賢難做他兄仁者無敵難做眾去抵當他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迹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迹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

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慶源轉氏曰不

能自強則聽命于天而為強大所役使脩德行仁如文王則與天為一而小可大彘可強昔之強大者反為役於我矣豈非天命之在我乎○新安陳氏曰勢之強弱亦天所命不能自強則聽命於天而為強大所役如齊景是也脩德行仁則道德足以勝勢力而天命在我師文王而為政於天下者是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

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災同樂音洛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暴淫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

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也

西山真氏曰自古危亂之世未嘗無

忠言祖伊常諫紂矣召穆公常諫厲王矣而二君不聽者蓋其心既不仁故顛倒迷繆以危為安以亂為利以取凶之道為可樂也夫人君孰不欲安存而惡危也而其反背若此者私欲蔽障而失其本心故爾
○雙峰饒氏曰要看樂其所以亡亡句他只愛那淫荒暴虐所以取亡底事故雖危自以為安雖留自以為利孟子此章說得利害大段甚分明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浪音

有孺子歌云云圖史合攷云釋名曰兒始能行曰孺孺滯也言濡弱也○二西辨義曰孺子總州之通稱如圯上老人取履孺子之類

一統志曰滄浪淵在今嶧縣北即濯纓處也○通義金仁山曰楚辭集註曰滄浪即漢水下流見禹貢按禹貢蟠冢道滄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今均州漢水中亦有滄浪洲是其證也滄浪之水乃是荆楚間風謠之舊故屈原漁父辭亦有此歌但我字作吾圖經謂夫子自棄至滄浪而聞孺子之歌今鼎州又自有滄浪水乃屈原答漁父處其地不同歌辭則一而取義又各不同夫子言水之清濁則有濯纓濯足貴賤之異此其自取也屈原所引則謂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故各有所用而不相通要其用處亦不出夫子之意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新安倪氏曰漢水東為滄浪之水見禹貢後魏酈道元云武當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

理此類可見慶源輔氏曰夫不仁之人則雖忠言至論無自而入聖人之仁則雖常言俗語聲入心通是亦莫非自取之也○

安陳氏曰此孔子所以為耳順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

自伐而後人伐之

夫音

孔子曰小子云云衍明焦漪園曰觀濤之取纓則知以仁得福者非幸也自取也觀濁之取足則知以不仁得禍者非不幸也亦自取之也水可以澄濁水清不仁者亦可以轉禍而為福惟在自反而已矣○通義自雲許氏曰孺子之歌至於人孟子之言至於水聖人之言雖非孺子之本意然主人而言意及淺主末而言者意及深所謂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拙論云孔子之言雖只就水論然言外便見得天下之事何者非入之自取意故孟子又推類以盡之

夫人必自云云蒙引云此以下孟子之言也○家必自毀毀謂破敗非詆訾也○圖解云人指不仁者○王觀壽真註曰身不修是自侮也家不齊是自毀也○國不治是自伐也○林希元曰人必自侮是兇暴淫虐也家必自毀是傷敗羸倫也國必自伐是般樂怠傲也

天甲曰天云云存疑云此之謂言即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三句之謂也○文林貫直云此字指不仁自取禍言

集註解見前篇公孫丑上得失之幾云云蒙引云得失對存亡言幾字對著字言曰審曰辨二字亦不可易置

孟子曰桀紂云云徐倣絃原直云前是得失二字知所以失則知所以得後是欲惡二字所惡在

此則所欲在彼○存疑云得其民斯得天下者有人此有土也得其心斯得民者引願而里之然後其歸也如水之就下沛然莫能禦也得其民得其心當如此看左有分別○又云所欲與聚所惡勿施順其心也人之欲惡皆心也上之人苟有以順之則民得遂其心而樂屬於我矣故曰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又云所欲與聚不但飽暖安逸之如其願用舍賞罰凡百舉措之合其心皆是要說得盡所惡勿施亦然○通義吳氏程曰與之與訓為字事因人之欲凡他所欲都為討與他如聚斂然○文林貫直云與聚是為與利的意思勿施是為除害的意思○衍明云爾也云者止於此而無他之辭也○蒙引云所惡勿施爾也爾也二字都是語辭○脉云此章孟子見當時憔悴於虐政故汲汲以仁之一字為援既狀民心之所以歸云云桀紂四句言天下

所謂自取之者

雙峰饒氏曰自侮是不自重適所以召人之侮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

○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

扶得失

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

自取

慶源輔氏曰人心存則仁人心不存則不仁得失之幾至微也存亡之實至著也安利樂得失

即所謂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此亦承上章而言仁與不仁所取之不同也○新安陳氏曰仁者心存則明哲得失之幾微即能審察之審而毀我之幾於自取之初是也不仁者心存則昏蔽存亡之已著亦不能辨安其危利其菑樂所以亡是也心存者存

天理戒心不存者過人欲也

此章教當時之君志仁者過人欲也○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

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

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

爾也惡去聲

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力驗反然民之所惡則

勿施於民音朝錯反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

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

所以失以起下文天下之
所以得在仁得民心者
得其心之悅欲惡即是民
心聚者會聚合併使無一
不愜意施不必自我貽之
但使有不得其所即上之
過

龜錯云云史記列傳
四十一及前漢書列十九
有龜錯傳

民之歸云云蒙引云民之
歸仁也丁句內已有似其
所欲之在乎此之意下二
句特以喻之耳左見所欲
在此之意明白○存疑云
下者水之怒穢者獸之所
猶仁者民之依也以此為
喻民所欲之意愈明矣○
通義吳氏程曰走疾趨而就之也義與上聲不同壙當苦誘及一說穴也獸之所居
故為淵云云圖解云毆毆逐獺食魚之獸魚畏獺而歸深淵是獺替淵毆魚也○圖史合弘曰說
文云獺如小狗水居食魚徧屬也○汲冢周書云雨水之日獺祭魚獺不祭魚國多盜賊○禮王

制曰獺奈魚然後魚入澤梁○文林貫音云毆是以勢逼而使去之意○圖史合弘云格物總
論云雀小鳥也常依人喙領皆黑通身毛羽褐色尾長二寸計爪趾黃白色○又云爾雅曰晨風
鷓也郭璞注陸佃曰鷓似鷓黃色燕領向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鷓鷓食之○順和名云
鷓兼名苑云鷓一名鷓鷃
也野王按鷓似鷹而小者
也漢語林云○拙講云鷓
紂無歐民之心而有歐民
之理無為湯武之意而有
為湯武之機○通義金仁
山曰為湯武毆民言紂紂
以暴失民湯武以仁得民
民畏紂紂之暴故歸湯武
之仁是紂紂為湯武毆民
以來猶魚畏獺故投于深
淵鳥畏鷓故投于叢林是
獺為淵毆魚以入鷓為叢
毆爵以來也

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
力而不盡此漢文帝時龜錯對賢良策語此類之謂也南軒張氏曰
惟壽富安逸之遂其志用舍從違無不合其公願而
後為得也○西山真氏曰此章之要在所欲與聚所
惡勿施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走音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
也新安陳氏曰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即所以仁民也故民歸之
故為淵毆魚者獺也為叢毆爵者鷓也為湯武毆民者
紂也紂與紂也為去聲毆與驅同獺音
獺與紂也獺與雀同鷓諸延反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鷓食雀者也言民
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新安陳氏曰彼
謂湯武此謂紂紂如魚雀之可全
生者在淵叢而得免死於獺鷓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毆矣雖欲無王
不可得已皆去聲
南軒張氏曰非利入之為已毆也特言其理之必然
耳循夫天理無利天下之心而天下歸之此三王所
以王也假是道而亦以得天下者漢唐是也故秦為
漢毆隋為唐毆季世之君肆於民上施施然自以為

漢毆隋為唐毆季世之君肆於民上施施然自以為

心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便是得天下總見此時易王不可失此機會

今之欲云云千百年眼云七年之病喻暴虐非喻民困三年之艾喻志仁不喻深仁言以數年之桀紂求為一日之湯武非全不可救轉來回生惟此頃刻耳及今圖之尚可及也○通義云畜如字與蓄同聚也○蒙引云苟為不畜終身不得專主艾言苟不至於仁直說人君下文言今之所為○又云今之欲王者一條猶是倦倦之餘意

艾一名灸卽可以療疾

安而不知其為人毆哀哉○新安陳氏曰好仁之君出不仁者皆為毆民以歸之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

艾草名所以多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

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王氏曰艾以久為善不畜不足以活人之死仁以久而熟不積不足以拯國之危○雲峰胡氏曰三年之艾不能畜之平日而自今畜之猶可也是故為仁者平日既無積久之功今日不可無必為之志

詩云其何能淑載登且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助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詩云其何能淑載登且溺此之謂也

雖聖人亦未如之何矣詳味引詩之言則令人惕然警省有不容自己者矣○新安陳氏曰此章綱領在一仁字仁民之要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能如是則可以謂之好仁而不仁者皆將毆民以歸之其王天下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孟子曰自暴言禮儀自棄言仁義蒙引曰禮義字淺仁義字深自暴者知猶未能故以禮義淺言之自棄者猶有所知故以仁義並言之然禮義理義也泛言理義

孟子曰自暴云云盧未人曰自暴言禮儀自棄言仁義蒙引曰禮義字淺仁義字深自暴者知猶未能故以禮義淺言之自棄者猶有所知故以仁義並言之然禮義理義也泛言理義

詩云其何云云讀書錄九云其何能淑載登及溺詩之意深遠也矣非孟子孰能知之○蒙引云其何能善者正指不至於仁者言愛辱歎凶載登及溺而不善者也○揚明云此指苟不志仁二句

章圖云右第九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論得民之道以仁愛為本

孟子曰自暴云云盧未人曰自暴言禮儀自棄言仁義蒙引曰禮義字淺仁義字深自暴者知猶未能故以禮義淺言之自棄者猶有所知故以仁義並言之然禮義理義也泛言理義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亦該得仁似無甚分別○
唐荆川曰自暴者知人不
知飲食之養生其于餓死
是自害也自棄者如人明
知爵祿之可求甘于卑賤
是自棄也

集註所謂下愚云云論語
陽貨篇云子曰唯上智與
下愚不移

仁人之安宅云云魚游園
曰仁義是一理自天理之
廣大純粹處謂之仁自天
理之條理精密處謂之義
隨處異名總不出個天理
綱○微言湯霍林曰仁是
他安身立命的宅于義是
他四道五達的正路不是
喻辭○存疑云仁人之安
宅宜人居之也義人之正
路宜入由之也

曠安宅云云淺說云安宅
正路人皆有之奈何曠安
宅而弗居而居于傾危之
宅舍正路而弗由而由于
邪曲之路自暴自棄以至
于此不亦可哀哉

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
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
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
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
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
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
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宋子曰自暴者所言必
非誠禮義說沒這道理

是之謂暴戾我雖言而彼必不肯聽是不足與言也
自棄者意氣卑弱志趣凡陋知有道理其心自絕以
為不能我雖言仁義之美彼自割斷了不肯做是不
足與有為也自暴者剛惡之所為自棄者柔惡之所
為○言非禮義以禮義為非而拒之以不信自暴自
賊害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自謂不能而絕之以不
為自棄自棄絕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入
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

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朱子曰曠

其安宅則必放僻邪侈而安其所不可安之居矣。舍

其正路則必行險僥倖而由其所不可由之塗矣。安

宅正路人皆有之。而自暴自棄以至於此。是可哀也。

○南軒張氏曰仁言安宅者謂其安而可處也。義言

正路者謂其正而可遵也。是一者性之所有也。曠之

舍之以自絕其天性不亦可哀乎。○雙峰饒氏曰前

面說自暴自棄兩等人。後面說不居不由又只指自

棄者言之。何也。蓋非毀禮義之人。已不可教誨矣。那

不能為底。只是為之不勇耳。尚知得可居可由。猶為

可教。所以孟子只說此一頭。自歎息。那自棄之人。有

安宅而不居。有正路而不由。是可哀也。○新安陳氏

曰哀哉二字。當令人發深省。夫自暴者非詆天理。既

兼自暴自棄不可依饒氏說

章圖云右第十章鄱陽朱氏曰此章以天理勉人而致微歎之辭

孟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未諸遠。有尼悟道詩云。晝日尋春不見春。芒屨踏遍。隴頭雲歸來。笑煞梅花喚春在。枝頭已十分。亦脫灑可喜。○牛春宇曰率性之謂道。由道而作用之謂事。親親長長吾性中原有之道也。親之長之率性而盡其所事。天下即由

此乎也。何其近且易乎。蓋性之外無餘道。率性之外無餘事矣。云云。○疑問

曰上是病求道之太過。下正指此道以示人非由邇

及遠之說。○通義許白雲曰仁義根於人心。人所同

有行之則甚近而易。其要在乎親親長長。但人生各

自親親長長。則仁義流行天下。其有不平者乎。

○雙峰饒氏曰親長在人。云云。蒙引云親長在人。為甚邇。親長

是人如何喚作道中。庸不云乎。父子也。夫婦也。君臣

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形色天

性也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親長非道之所在。而何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易去聲。長上聲。

親長在人為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

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

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南軒張氏曰使

長其長。其本在人。君親其親。長其長。以倡率之而已。

親親仁也。長長義也。仁義本之躬而達之天下。豈非

○又云親之長之在入為甚易事就行道上說○又云而道初不外是也必著此句者見得事非道外物也故曰天下無道外之物如此看此句自明白簡易在

章圖云右第十一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見明倫為為治之本

孟子曰居云云文林貫首云下位指臣位說上指君上說○脉云此章見千古道學無出于誠而思者乃聖功之本也八重誠身不重動物○知新日錄黃葵峯曰明善正所以誠身非與誠身並對也此章只以誠身為主及諸身不誠非專指服事其親說此統言一身凡萬里之體於身一一皆實之謂也然此正所親事親也與不失其身能事其親是一個道理思誠便帶明善工夫在內至誠是思誠而至於誠也更無不實者矣所動即親友君民也

道之邇者乎。天下所以平者實係乎此豈非事之易者乎。味此數語堯舜三王之治可得而推矣。○雲峰胡氏曰此道字是天理之自然。此事實字是人為之當然。然此事實字是未誠之道。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

事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

朱子曰反身而誠見其本具是理而今不

游氏曰云云通義陳先生曰四者孟子言本有次序游氏總說其效此章之不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至誠即身到極處動即順親信友得君得民是也○東嘉史氏曰孟子是逆推其序游氏亦順其序孟子自末而本游氏自本而末於總說之效有循序者寓亦所當知也

曾虧欠了他底○問反諸身不誠曰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以孝須是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獲上信友等皆以有道言蓋有不由其道以求之者矣若諛悅苟容以求獲乎上便佞諂隨以求信乎友阿意曲從以求悅乎親冥行助長以求誠其身皆是也所謂誠身能實踐其所明之善而有諸身之謂也○慶源輔氏曰人孰無為善之心然隱微之際有一毫自欺之意則其心便不實矣人孰不知善之可為然不能即夫事以窮其理而推極吾之知識則所知者或未必真矣

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新安倪氏曰引大學以證此章致知即所以明善也但誠意則以自脩之始言誠身則以

是故誠者云云文林貫音
云是故承上節來誠是眞
實之理天道是命之本然
思誠是求復乎眞實之理
○千百年眼云誠者節重
在思誠上誠者天之道從
人身中指出個原頭來見
得此誠原是天賦的天人
無兩個道理只爲有這軀
殼故假思以通之云云

至誠而不动云云焦漪園
曰至誠一句重看不誠句
帶說以見至誠之必動也
○楊明云至誠是誠到極
處動是自然感通處○存
疑云二句是言思誠之效
以終首節之意

身皆該於誠身二字中矣
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
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中庸之
極功也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思誠
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人道之當然也思
誠莫須明善否宋子曰明善自是明善思誠自是思
誠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獨明善固所

以思誠而思誠上面又更有工夫在誠者都是實理
了思誠者恐有不實處便思去實他誠者天之道天
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他恁地聖人
仁便真箇是仁義便真箇是義更無不實處常人說
不時恐猶有不仁處說義時恐猶有不義處便須著
思有以實之始得○慶源輔氏曰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至誠之理天道之本然也審思明辨自強不息思
誠之事人道之當然也通考○勿齋程氏曰元亨利貞
自然之理是曰天道人倫
日用當然之則是曰人道

至誠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
親之類是也慶源輔氏曰有感必有應驗便是應處
極其誠則念內外平物我感與應皆非

細註 饒氏云云袁了凡剛正曰大全饒氏言人要得君必須朋友稱譽大謬然則信友先悅親者豈亦親稱悅而友始信耶君臣分隔而友為同志朋友在外而親尤一體故須我之真心懿行孚於友而後可通于君順乎親而後可得于友總是一點真心流貫

負外也。此其所以無有不動也。○饒峰饒氏曰人聖為君取信必須朋友稱譽薦進然朋友所以稱譽必能條身齊家方有可稱者若是不悅於親則何可稱之有能悅親必出於誠心乃可。這是推原誠身效驗如此。若說誠身工夫則無間於事親取友事君治民之際誠到至處自能動物則以之事親而親悅以之取友而友信以之事君而君用以之治民而民從初無先後之分矣。○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雲峰胡氏曰此所謂思誠即中庸所謂誠之其工夫皆兼知行而言思誠者修身之本是修身以知行為先明善又為思誠之本是知行之中又當以知為先也。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覺軒蔡氏曰子思以誠之言入

集註與大學云云通義金仁山曰與大學相表裏其格物致知乃明善之要其誠意正心修身乃誠身之謂推之齊治則順親信友獲上在其中。

章圖云右第十二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專以誠言而即效驗以推用功之道又中庸以誠之包用功之具孟子以思誠揚用功之要

孟子曰伯夷云云四書口譚作字句絕與是動其來歸之心文王之政不止善養老但其亦有養老事也。○通義來亦語詞。○微言云舉一東海北海見人心有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不欲歸文王之意

集註作興皆云云蒙引云作興皆起也并合兩字解之猶曰殆蓋皆發語詞者

言形者動變而孟子止於動者以思出於心於學者用功尤為有力而動者正指上文獲上信友悅親而言也。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大學章句曰其之要第八章乃誠身之本。○慶源輔氏曰明善者大學之本誠身者中庸之要於此可見中庸大學之相為表裏曾子子思孟子之相為授受者益不可誣矣。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聲。作興皆起也。而為方伯。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

此章勸勉諸侯師文王以行仁政也

非可以此就此一宇連讀也

三老者云云微言王觀濤

曰以父字換太老字為下係入望張本其子為往亦只是不約而同之理父子字勿泥○衍明云往字亦只是心歸○又云問二老同歸文王至孟津之會一為鷹揚之勇一為和馬之諫何不同也大公是恨當日之無君而救之切伯夷是恐后日之無君而慮之淡也○鶴林玉露云大公之鷹揚伯夷之叩馬道并行而不相悖也大公處東海之濱進以勸業濟世伯夷處北海之濱退而以多節勵世一老者天下之太老也故各為世間辦一大事

可謂無負文王之所養矣使伯夷出而任太公之事則太公亦必退而為伯夷之事所謂易地則皆然切意二老受文王之養平居暇日同堂念王室之如燬固欲起救亂思冠冕之毀裂又恐因而階亂故水火相濟鹽梅相成各以一事自任如三仁之自獻自靖或殺身以全節或歸周以全祀或佯狂以全道均不失本心之德而已矣豈故相矛盾者觀伯夷之諫太公扶而去之曰義士意可見矣○蒙孔云以二老有以係天下之望而為天下向背之所憑也

無記蕭何云云前漢書列九蕭何傳有此事

命為西方諸侯之長上聲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

姓呂氏名尚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人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

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

封支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

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出獵遇於渭之陽曰文王發

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

來就其養非求仕也慶源輔氏曰恐人見太公後來佐武王伐商遂以其來也為有求仕之意故明辨之太公之初歸周無是意也觀孟子以太公與伯夷並言亦自可見

二老者天下之太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

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焉於反

二老伯夷大公也太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

言齒德皆尊如眾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

外矣南軒張氏曰張良歸漢項氏以心孔明在蜀炎

如此○慶源輔氏曰眾父二字出老子集註借用之

其義則謂眾人之父禪○雙峰饒氏曰既有齒又有

德故謂之太老若常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

者其意暗與此合通鑑漢高帝元年二月項羽立沛

南鄭而分關中王秦降將張邯等三人以距漢路漢

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

細註三秦史註雍王章邯
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項
羽三分關中地而王之是
謂三秦

諸侯有云云徐徹弦原旨
云文王之德猶百年而未
洽而今可取效於七年文
王之化僅估冒於西土而
今可為政於天下所謂事
半古之人功必倍之者也
○蕪紫溪兒說云文王得
乎二老而因以得乎民心
天下從乎二老而因以從
乎文王此文王之所以為
政於天下也

章圖云右第十三章鄱陽
朱氏曰此章明聖人養老
得民以為諸侯之勸

孟子曰求也云云揚明云政
匡救也德是剝民惡德○圖
解云賦粟稅民也倍只是催
科大急非必加賦他日是平
日○文林貫貫云德季氏害
民之惡德○蒙引云謂不能
匡救其舊日之行而反益
其富也

傳其罪由春秋胡氏註

田此觀之云云脉云由此此
字指孔子責冉求之言富之
就臣為君聚斂言云云○微
言曰土地何能食入但人由
土地而食若彼牽引之使然
小註作率循之義語便不活○
按微言所謂小註之說大
全輔慶瀾之說也

罪不容云云揚明云猶言
歟有餘辜○文選二十八
庚元規表云罪不容誅註
云不容誅謂罪大歟刑之
亦不足容受也○蒙引云
率字亦不可草率與率
獸之率同小註循由之說
非也蓋為土地之故殺入
使其肝腦塗地直用肝腦
塗地之義發出率土地食
入之意

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能訕同於一人之
下而信同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
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之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
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慶源輔氏曰蕭何之說是欲為
學者又不可不察也此以圖天下有為而為所謂私
也文王之為此則初無所為也行吾義而
已所謂公也一老之歸乃其自然之應爾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

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
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
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
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入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
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為去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去之况

為土地之故而殺入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

集註肝腦塗地前漢書
敬傳語

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范氏曰天地大德曰生聖人所以守位曰仁孔子曰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草木鳥獸殺之不以其時則逆天地之理猶為不孝况於人命可不重哉
○和靖尹氏曰湯武之征以正伐不正救民於塗炭也戰國之戰以亂益亂殘人民取而求富之為之強戰是何異於助桀而富桀也
○慶源輔氏曰率猶循也由也率土地而食人肉謂以土地之故殺人而使乏肝腦塗地則是由土地而食人之肉也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言罪大而刑小如所謂死有餘辜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辟與之關同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云服是加上刑是極刑連是結構諸侯使相攻意○蒙引云辟草萊任土地此與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者何異而有功罪之分何與曰主於利民者自能利其國主於富國者勢必奪民利如李悝盡地力則盡民力矣顏淵所謂東野子不善御馬而窮其馬力者也商鞅開阡陌而經界不正旱潦無備遺患於民得不償失矣

集註孫臏吳起見史記列傳第五

蘇秦見同列傳第九

張儀見同列傳第十

開阡陌云云史記列傳第八

商君傳云為田開阡陌封疆云云正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章圖云右第十四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戰國大臣功利之罪

善戰如孫臏音牝齊威王臣吳起衛人為魏文侯將之徒連結諸侯

如蘇秦洛陽人張儀衛人之類辟開墾日本反也任土地謂

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枯回反盡地力商鞅

以兩開阡陌之類也前漢食貨志戰國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

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晦益三升服虔曰與之三升也臣瓚

曰當言三斗謂治田勤則晦加三斗也不勤則損亦

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八百萬石矣又曰雜甚貴傷民謂士工商也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勤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晦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

石食入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
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
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入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
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
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
終糴至於甚貴者也善平糴者必謹觀歲上中下熟
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
民適足價平而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藏中饑則發
中熟之所藏上饑則發上熟之所藏雖遇飢饉水旱
糴不貴而民不散○通鑑周顯王十九年秦孝公
三年也秦商鞅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并
諸小鄉聚集為一縣縣置令丞廢井田開阡陌路
北曰阡東西曰陌平斗斛權衡丈尺○問如李悝盡
地力不過亦教民而已孟子何以謂在土地者亦次
於刑宋子曰只為他是欲富國不是欲為民但強占
地開墾將去欲為己物耳皆為君聚斂之徒也○阡

陌便是井田一橫一直如遂上有涂這便是陌洫上
有路這便是阡自阡陌之外有地則只閑在那裏先
王所以如此者乃是要正經界恐人相侵占今商鞅
却破開了遇可做田處便做田更不要整齊這開字
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開蔡澤傳曰破壞井田決裂
阡陌觀此可見○南軒張氏曰自當時言之孰不以
為大功而先王以為太戮治世之所誅而時君之所
賞孟子之言及此蓋正誼明道以遏人欲之橫流也
○慶源輔氏曰戰國之時小君之所求與王之所以
自任者不過有此三等故孟子因列之而言其罪以
過其流雖是極時之奇然去而以此三者得客則世
道之衰可知矣○**通考**朱子開阡陌辨曰阡陌者舊
說以為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畦制其廣狹與其橫
縱以通水物之往來即周禮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
上之涂澮上之道也蓋陌之言百也遂洫縱而徑涂
亦縱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為陌陌之為言

干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于夫而畛道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其外其與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滄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其縱橫而命之。然遂廣一尺，澮一尋，則丈有六尺，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為田者頗多。先王非虛棄之，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為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商君以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聽民兼充買賣，以盡人力，墾開棄地悉為田疇，而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又曰：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開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董氏彝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待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則有慶慶以地善戰者服上刑，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孟子論人臣功罪不泥其

孟子曰存乎心云云蒙引云存乎心者謂耳目口鼻手足動靜皆是存乎心者但莫良於眸子耳○徐微弦曰窺則神處於心寤則神依於目雖人心不可測識而游息之官必然形見觀人莫審於此

惟眸子目云云通義吳氏程曰瞳音同睛中黑子鑑物處也蒙莫紅反與曹同○圖史合弘云靈樞經岐伯曰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為之精精之窠為眼骨之精為瞳子筋之精為黑膜血之精為絡其窠氣之精為白眼目者榮衛魂魄之所常營也神氣之所坐也是故目者心使也心者神之舍也人與物接云云袁了凡曰註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自然則未接物時神將何在耶不論接物不接物而人一身精神合聚于目良即良知良能之良乃不容一毫偽為瞭眊下驗其良

迹原其心蓋治地而主於利民則守國之功可以論治地而主於利國則殃民之罪不可逃

○孟子曰存乎心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眸子音牟瞭音了眊音耄

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精神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慶源輔氏曰心正則安裕完固故其神之見於目者精聚而明白心不正則驚惕掩覆故神之見於目者渙散而昏暗此其所謂不能掩者也○自體察之可見神若不在則目雖見物猶無見也也都不能有所識別矣

此處未便說觀人也

聽其言云云姜鳳阿解畧云觀入者知聽言矣而不聽其眸子故孟子云然聽言意略輕

脈云聽言一句重觀眸子。上勿平使字重不善一邊非說人不能掩是語吾如此觀入定不為人所掩耳。○衍明云看此章書不惟得觀入之法亦要知得檢身之學。私心邪氣項刻亦不可有一於中而昭昭然不容掩矣。可慎哉。○知新日錄牛春字日聽其言也。觀其眸子是以其言而實之。眸子也不平。○諸說辨斷云觀人焉瘦哉句兼善惡言不

斷不必兼看。上不能掩其惡句便助何也。天下有真君子不必觀到此處。乃見惟天下有一等真小人偽君子。當思遜于言論間以藏其胸中之譎。不知言論之外自有一種心神發竅處。如眸子者。雖欲掩其惡。孰從而掩。聖賢觀人。大抵為小人護惡者而發。非為君子也。○蒙引云人相編卷之二。相目篇曰。天地之大。托日月以為光。日月為萬物之鑑。目乃人一身之日月也。左目為目。父象也。右目為目。母象也。窺則神處於心。窺則神處於目。是目為神所遊息之宮也。觀目之善惡。可以見神之清濁也。

章圖云右第十五章鄱陽朱氏曰。此章以察言觀色為觀入之道。

孟子曰。恭者云云。蒙引云。當時之君有致齋於儀容。度數之間。自以為恭儉。而無恭儉之實德也。益在其本國也。則不能以禮接下。不能取民。以制是為侮奪人矣。安得為恭儉。其於鄰國也。則無故而加之。以兵無故而侵其土地。是亦為侮奪人矣。安得為恭儉。故孟子正其實。而云云。○惟恐不順焉。言惟恐此佛吾意也。明其無紀極也。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焉於度反。廋音搜。

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南軒曰。聽其言而又參之以眸子。則無所遁矣。此言與孔子人焉廋哉之言同。而為說則異。夫子之言為旋觀其人說。孟子之言。一見而欲識其大綱也。若夫眩面齋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踰者。則望而知其為德人。有不待考察者矣。學者讀此。非獨可得觀入之法。又當知檢身之要。私心邪氣。其可頃刻而有邪。一萌諸中。而昭昭然不可掩矣。可不懼哉。○西山真氏曰。目者精神之所發。而言者心術之所形。故審其言之邪正。驗其目之明昧。而人之賢否。不可掩焉。此觀入之一法也。○勿軒熊氏曰。孔子之觀入。是觀乎其內。

孟子是觀乎其外。一章互看。君子小人之情狀不可逃矣。○新安陳氏曰。趙氏註。目為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益以在察。解存乎人之存字。然以易繫辭存乎其人。存乎德行之類。觀之。只輕輕說過。不必訓為察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者不奪人。侮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惡平。雙峰饒氏曰。孟子就侮人奪人上說。見得非泛言恭儉。亦是為國君言之。當時國君必有名為恭儉者。但無故而加兵於他人之國。便是侮人。無故而取人之土。便是奪人。安得謂之恭儉。○雲峰胡氏曰。孟子嘗

雙峰饒氏曰。孟子就侮人奪人上說。見得非泛言恭儉。亦是為國君言之。當時國君必有名為恭儉者。但無故而加兵於他人之國。便是侮人。無故而取人之土。便是奪人。安得謂之恭儉。○雲峰胡氏曰。孟子嘗

章圖云右第十六章都陽
朱氏曰此章明人君宜有
恭儉之實

淳于髡曰云云揚明云豺
狼二獸名是言其心之忍
○燃犀解考云狼似狗銀
頭豺屬二物多智故字从
才从良○佛祖通載五云
昔齊人乘船渡江其父墮
水其子攘臂掉頂顛倒使
水從口出而父命得甦夫
掉頭顛倒不孝莫大也然
以全父之身若世手修孝
子之常父命絕於水矣孔
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
所謂時宜施者也○蒙引
云禮與權二字淳于髡亦
知有辨其實權不離經權
所以濟經也故曰權而得
中是乃禮也只是於事之常者用常禮事之變者用變禮權只是禮之變者非有皆乎禮乃委曲
以成乎禮也故曰權非體道者不能也淳于髡見孟子直己守道不肯以屈身以伸道以為知有
禮不知有權則是以權為禮外物也即此便是邪說與古人所謂權者差毫釐而謬千里失此下
字最難認○髡此問與上篇陳代彭更之意同髡欲諷孟子用權特先以禮發其端○又云豺狼
無人心者忍也

言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蓋惟恭者必禮下
而不侮人儉者必取民有制而不奪人不侮者恭之
驗不奪者儉之驗否則惟恐人不順己驕侈之欲取
書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不侮不奪者恭儉之實事
不以聲音笑貌為者恭儉之實德有是實德則有是
實事無恭儉之實德則聲音笑貌載爾偽耳天理人
欲之分誠實虛偽之判也
其亦擴天理而遏人欲與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
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
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集註淳于姓云云人物備考二十二云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不至其諫說慕嬰之為
入也遠別也蒙引云
遠別二字是連綿字非遠
乎別也或云遠嫌別疑也
亦通
權而得中云云又云權而
得中只是適宜適宜便是
合理合理則雖非禮之常
是亦處變之禮矣蓋權與
理實相成而非相反也○
權者處變而不失其常者
也若失其常則不得為權
矣蓋權與禮實相成而非
相反也故本註曰權而得
中是乃禮也程子所以有
權只是經也之說○禮是
常行之道權是處變時所
當行之道如此說則權與
經固有辨而實則非相皆
者矣

親授受以遠去聲別也禮之經也○禮記內則男不
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篋其
無篋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援救之也權稱
直垂也稱平聲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此釋權字之義
而得中是乃禮也宋子曰事有緩急理有大小此等
權字乃就稱錘上取義稱錘之為物能權輕重以取
平故名曰權權變也在衡有星兩之不齊權便移來
移去隨物以取平亦猶人之用權度揆度事物以取
其中相似又曰知中然後能權由權然後得中中者
理所當然而無過不及者也○慶源輔氏曰若是經禮
其當然使無過不及者也○慶源輔氏曰若是經禮
更何須權惟是那經禮有行不得處故須用權以取
中權而得中是乃禮也若權而不得中則陷乎漢儒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
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
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曰今天下云云脉云今天下溺二句承上權字來解意謂天下陷溺惟權纔可濟得有譏孟子不能行權意非欲孟子枉道也

曰天下溺云云日錄申甫曰援之以道何道也孟子平日所言仁義之道也

集註直已守云云蒙引云直已守道非便是濟時是所以濟時之具也枉道徇人便是失已亦安能濟時

章圖云右第十七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聖賢出處去就之義

公孫丑曰云云蒙引云蓋為君子之不親放子而發按孔子問伯魚學詩乎學禮乎可見其不親教之若親教之則其已學未學自知之矣何用過庭之問

權變權術之域矣豈可謂之權乎。○新安陳氏曰此乃禮之權而不背乎經者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

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與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

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在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

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

已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已

梁子曰古人所以拯世以

有道也既自放倒矣天下豈一手可援哉。○雨軒張氏曰不授受固禮之經嫂溺則遭變矣援以手者遭變而處之之道當然也不援則失道而陷於禽獸然則其權也豈非所以為不失其經也與髡因言孟在在今日似當少取其道用權以救世孟子謂天下之溺當援以道若道先枉則將何以援之孟子之不少取以求濟是乃援溺之本天下之大經也。○通直朱氏公遷曰專以處變之權言之此於常道不可行之時然後用權以通之如湯武之放伐伊尹之放廢周公之誅管叔大舜之不告而娶是皆權之大者異乎經而不離乎經也不可常者也淳于髡欲論出處乃以嫂溺援手而為喻是豈切當之論乎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云云辨斷林樾
逸曰勢字妙情有不行或
裁以義義有不行或通以
情惟勢不可行便終行不
去即情義亦不能相格也
○揚明云怒是威怒而答
槿之○趙岐云夷傷也父
子相責怒則傷義矣一說
云父子反目相非若夷狄
也○正義云夷有二說一
說則以夷訓傷一說以夷
為夷狄其義皆通矣

天子教我云云蒙引云此
亦為常人之為父子者言
若聖賢自無此事然聖賢
實多不親教蓋非慮其謂
夫子未出於正也亦恐未
免有正不行處○存疑云
蒙引謂此為常人之父子者
言云云恐未必然以堯為君
而有丹朱以舜為父而有
商均均以文王為父而有
三叔豈非聖賢乎通義許
白雲曰夫子教我以正夫
子未出於正也非謂為子
者必有是言也孟子所以
責為父者身之必出於正
也

于八非必與人相易其子也
○蒙引云朱子亦嘗送其子
往婺源從學韓文公則送
子符城南讀書

父子之間云云揚明云責
善重父責字上即教以正
也離謂情意乖離不祥即
惡○王觀濤曰責善即教
以正也離即相夷不祥即
惡也因上節是反說故此
正論其理如此謹○蒙引
云責字重有必欲其如此
不如此則責之之意

父子有爭子孝經十三
章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
於弗義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也
朱子曰孔子亦然若孔子自教其子則鯉所未學必有以知之又奚問焉陳亢稱君子遠其子亦可見也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龜山楊氏曰父子之間離不責善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
龜山楊氏曰養恩於父子之際而以
必至於責善○南軒張氏曰養恩於父子之際而以
責善望之師仁之篤而義之行也○新安陳氏曰父
子主恩朋友責善當主恩而行○王氏曰父有爭子
責善則傷恩而易至於離矣
下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

章圖云右第十八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父子之恩

孟子曰事云蒙引云事

君事長皆事也事親為事之大守國守官皆守也守身為守之大○脉云事孰為大守孰為大是叫起語不必以君長相形下孰不為事孰不為守亦然大以兼該言孝親之心本自通天地包六合不是說親大而君長小乃良心之最先者故為大身者親之身吾只為親保守之○袁了凡曰事親為大不是親大而君長小但事親乃核提真性事之最先者故為大附舍下本字說○講述云大以包括言

集註不陷於不義孝經文見前虧體辱親蒙引云虧體辱親自是兩意如云身體髮膚受于父母不敢毀傷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不虧其體之謂也如云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此不辱其親之謂也○孝經第一章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考之始也雖日用云云又第七章云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注三牲牛羊豕也孰不為事云云蒙引云孰不為事事之本也此二事字與凡所謂事物之事稍不同乃服事之事也○存疑云事親事之本此事親所以為事之大也守身守之本此守身所以為守之大也

事親孝云云孝經第十一章云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

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慶源

輔氏曰王氏最得孟子之正意責善謂責之使必為善也責之使必為善則便有使之損其所不能去其所劣之意故必至於相傷至其所為或背理而善義則豈可坐視而不管故在子則當爭在父則亦當戒切之也○雙峰饒氏曰王荆公所謂爭則下氣怡聲和悅以爭之所謂戒亦訓勅之而已○新安陳氏曰父之於子正身率之以責善望師友固也然遇不賢之子不得已亦當自教戒之若懼傷恩而全不教戒及其不肖徒諉曰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此所謂慈而敗于矣孟子之言經也此所云權也權以濟經非反乎經也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

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采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

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新安陳氏曰初

言事君事長皆事也事親為事之大守國守官皆守也守身為守之大二者分開平說繼言不失身則能事親一貫為一分重輕說不失其身即是守身能守身方能事親此與前章說親在於誠身同意

孰不為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身守身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上聲○新安陳氏曰此事親所

懷故順可移於長云云

曾子養曾皙云云千百年
眼云只看數必字曾子真
以已心親心聯貫為一無
一念一息不在親必之云
者無一次不然也非一時
口頭勉強得來云云○徐
傲弦原旨云曾子養曾皙
下三必字亦見有常意上
必有酒肉是養親之儀下
必請所與必曰有是承親
之定若曾元養曾子則必
有酒肉之外餘皆不可必
矣○脉云養志兼親志未
形而曲探之親志已形而
曲體之曾元段不重但欲
引出養口體可以形容養志意
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
之華與元參
之二于

身正則家齊國治

以為事之本
身正則家齊國治去聲而天下平新安陳氏曰此守身所以

為守之本○事之本守之本照應章首四句分二者平說惟其為本所以見其為大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
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
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
謂養志也養去聲復扶又反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
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

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
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
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
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爾軒

張氏曰守身所以事親也身失其道將何以事親反
復言之欲人以守身為事親之本也若曾子者可謂
能盡守身事親之道者矣故舉其養志之事以為人
子之法○慶源輔氏曰養父母之口體者其事淺承
順父母之心志者其思深夫子之於父異體同氣至
親至密故事之者當先意承事必能聽於無聲視於
無形然後為至若必待其言而後從固已不可况於
先立其意以拂其親之欲唯口體是養而不恤其心

志之虧乎。○雙峰饒氏曰：曾子養志，是承順他好底意思，曾替不私其口體之奉，常有及物之心。這便是好底意思。曾子便能承順他，蓋緣曾子意思亦是如此。曾元便不然矣。孟子舉必有酒肉，以為養親之法。凡有好底意思，皆要承順而推廣之。若是不好底意思，則不當承順。要論之使合於道方謂之孝。孟子舉曾子曾元作兩箇例頭，是事親者須是養志若養口體末也。○新安陳氏曰：此章前以守身為事親之本，所以論其理及後實之以事，則惟舉曾子之事親而守身不及焉。雖曾子之戰兢臨履得正而斃，尤善守身而辭未之及。集註於此一節，只曰此承上文事親言之。然觀曾子養志如此，惟恐一毫拂其親之志欲子之不失其身，尤父之志之大者。一飲食間尚體承親志如此，則立身行己間所謂身也者，親之枝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其能謹守此身以承親志，不言可知矣。南軒謂曾子能盡守身事親之道，故舉其

事親者云云。文林貫肯云可字是許之之意。○言行

錄后集六王荊公傳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為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

章圖云右第十九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事親之道而舉曾子以為法當以守身為本，養志為事也。

養志之事者最為得之云云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

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

孝為有餘哉。程子曰：孟子云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

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嘗聞其以為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為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又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

孟子曰人不云云蒙引云
適過也蓋答也言其用人
之失不足疵咎也○間非
也猶非也猶沮也以其非
而間沮之也○存疑云仁
者無私心者也義者事理
之宜也正只是仁義一正
君而國定又是再開一步
說一正君包上君正莫不
正意國定則其效也○微
言方文伯曰全重大人兩
字大人平日道德隆重自
家絕無一毫非處故只把
此身做君之格式而令其
默化不知所以然而然君
仁三句俱在心上說念念
如此是為莫不尚不推到人政上

本義嚴革切見簡字註○字彙簡側格切責也罰也
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廣韻責也云云亦省作適○又云適施隻切云又

以兔責耳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假如功業大於
周公亦是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
能為可乎○慶源輔氏曰孟子只平說去曰事親若
曾子可也至程子友看得可也二字有深意以此知
讀書不可不熟讀玩味○新安陳氏曰此章前
言守身為事親之本後言養志為養親之大

○孟子曰人不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
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
君而國定矣
適音諂
間去聲

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
節睢陽人
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
朱子曰格如合格
之格謂彼之歸于

正○蔡氏曰非
心非僻之心也愚謂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
入之非不足過適與諂
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太
人之德則能格君心之不正以歸于正而國無不治
去聲矣新安陳氏曰仁體義用正色仁義言之
下同仁義所以正也集註所以不提仁義
者大德之人正已而物正者也
朱子曰大人格君心
之非此是精神意氣

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箇開導底道理不但默默而
已伊川解過主于巷云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
之明理義以致其知杜蔽感以誠其意正此意也
朱氏公遷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大人者正
惟義所在非禮之禮正大人弗為惟大人為能格君
心之非有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此大人皆以德

正己而物正見盡心篇

孟子卷之七

四十三

攻其邪心蒙引云孟子曰
我先攻其邪心此荀卿述
孟子之言也便可見孟子
之優劣孟子曰惟大人為
能格君心非格字與攻字
正相反雖均之為正道而
精粗之辨亦昭然矣

章圖云右第二十章鄒陽
朱氏曰此章明人臣事君
之道

言為聖人之稱格君心之非正已而物正者

主為人臣者而言其餘則兼通上下而言

程子

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

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

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曰曷為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

去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

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

人而去上聲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

相去聲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

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子不能格定哀孟子不能格齊宣要之有此理在我
而在人者不可必○南軒張氏曰後世道學不明論
治者不過及於人才政事而已孰知其本在於君心
又孰知格君之本乃在於吾身乎○慶源輔氏曰集
註解得格字義分曉所謂大人者道全德備譽望足
以弭其邪心容色足以消其逸志非但取辨於頰舌
之間諫爭之際而已也然無大人之德與學而有言
責者則又不可以是藉口○雙峰饒氏曰大人是伊
周之徒他人當不得

後漢書卷之三

四十五

字學曰有云云揚明云求全欲為善以求完意○脉云此章二有字大有感慨見入情意料之外更有如此不可知者耳註脩已觀入二意並重更周匝不虞不是自己度量是他人擬度他無可致譽求全非求免於毀乃自脩之密

章圖云右第二十一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即毀譽而致審慎之心

孟子曰人之云云存疑云此為常人所非人人盡如此也故註謂有為而發○揚明云人指常人所下事不容以易言也人往往輕易於言者以無身任之責耳若身任其責則知其為之難

章圖云右第二十二章都陽朱氏曰此章即易言之人而為微戒之辭

孟子曰人之患云云揚明云患是弊病○微言焦漪園曰此戒人自滿不是論為入師

集註王勉曰通義金仁山曰王勉建陽人集註王氏多介父之說故王勉獨著名自足而云云蒙引云自足而不復有進此其患也夫學問者終身之事也

○字學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徒洛反也呂氏曰行去聲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

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脩已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觀

入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慶源輔氏曰集註既得孟子本意又續以此二言於

人已兩有所益○雙峰饒氏曰我去譽他人之譽平聲得此譽於他人去聲譽本是美人之好處但對毀字說則二者皆有不得其真之意○雪峰胡氏曰毀譽已自是非真况脩已而遽以是為憂喜必至於失已觀入而輕以是為進退必至於失入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此戒人當謹言意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益常入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

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去而言之與音余○慶源輔氏曰謹言語自是聲君子之庸行何待於有責而後然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好去聲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扶反有進矣此人之大患

雖至聖人之域亦不可有
自足之心
章圖云右第二十三章鄱
陽朱氏曰此章戒學者滿
盈之志

樂正子從云云章圖云饒
氏曰樂正子樂官之長恐
其先世曾作樂官來子孫
遂以為氏樂正蓋亦是一
人以此見樂正是氏如司
馬亦是因官以為氏○覺
路周穆然曰樂正子從於
子敖之齊此是記者語

樂正子見云云存疑樂正
子曰昔者意其來未久也
孟子曰昔者則我出此言
也不亦宜乎謂其來已久
也故有舍館未定之解○趙岐曰昔者往也謂數日之間也○蒙引云看集註又不早見長者乃
姑以此責之語意蓋孟子此言只是責其見遲也下章之言但未發耳故曰姑以此責之惟記者
得其意要記孟子責樂正子來見之遲却先揭其端曰樂正子從子敖之齊得其實

東嘉史氏曰觀集註於失
身則曰其罪大矣於不早
見長者則曰又不早見長
者則其罪又有甚焉為兩
言又之一字其意蓋曰失
身之罪既大而不早見
長者故其罪既大而有
甚焉者耳故其下文姑以
此責之之言繼之姑之一
字可見下章又曰此乃正
其罪而切責之此所謂姑
彼所謂正輕重之意見矣

曰克有罪蒙引云其勇於
受責固可取然猶未悟其
從於子敖之非也所以有
待於下章之言

新安陳氏曰不得已者不自知其有餘無意於為
也人師而人自師之好云者自見其有餘有意於為
人師而人未必心悅誠服以師之○雲峰胡氏曰通
上章兩人字為泛然之衆人而言也與大學正心脩
身兩章之人字不異○朱氏公遷曰為好為人師
者言之論語不言為師之道孟子自是傲戒學者之
辭蓋師莫病止於記問學莫病易於自
足自足者且不足為學况可為人師乎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此章見學者當慎所從
子敖首王驪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
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

趙岐曰昔者往也謂數日之間也○蒙引云看集註又不早見長者乃
姑以此責之語意蓋孟子此言只是責其見遲也下章之言但未發耳故曰姑以此責之惟記者
得其意要記孟子責樂正子來見之遲却先揭其端曰樂正子從子敖之齊得其實

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

長者乎長上聲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驪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
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
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焉為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新安陳氏曰從小人為失身一罪也不早
見長者又一罪也孟子且以後一罪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

章圖云右第二十四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斥其狎近小人而見其受責之勇

孟子謂云云蒙引云徒舖啜也此分明是責其失身於所從○微言方文伯曰重學古之道上蓋得道深則看得世味淡

章圖云右第二十五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斥其狎近小人之罪前章其辭婉此章辭厲

孟子曰不孝云云翼註云此章專為舜而發上只將論孝引起非泛論事理而以舜為證也註中三不孝一失幾諫一失顧養○蒙引云三不孝皆是正路上差下脚與世俗不孝不同

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

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新安陳氏曰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所以

能好善而篤信之惟好善篤信所以勇於服義自以為罪亦可尚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

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舖博孤反啜昌悅反

徒但也舖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

乃正其罪而切責之宋子曰王驩齊幸臣蓋欲自託於孟子以取重使滕王以為介

孟子未嘗與言乎公行子又不與言絕之深矣樂正子不察輕身從之意特藉其資糧輿馬以見孟子而

已故以舖啜罪之若孟子所以去齊其詳雖不可考疑驩以是積憾而遂去也○甯軒張氏曰克既館於子敖則未免制於子敖故舍館定始得見其師觀此二章則知君子之處已不可以不嚴而所與不可不謹也○雙峰饒氏曰此二章只一件事樂正子方來孟子不欲便責之後卻正其罪所以分作兩章樂正子初意只欲來齊見孟子依王驩來省糧食之費視為無要緊事殊不知一失身從之便是因其親將來王驩或薦引之則那時去就愈難處孟子所以切責之○趙氏曰樂正子能勇於受責然後孟子正其罪而後與之言者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

集註家貧親老云云家語致思篇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

舜不告云云知新日錄徐

若泉曰舜所不告者瞽瞍也娶而有後以承其祀者瞽瞍之祖也不傷於瞽瞍之心無傷於瞽瞍之心則亦無傷於娶妻之禮寧以不告而犯非禮之愆不忍以非禮而絕先祖之祀與其拘祀以絕祀孰若有祀以成禮舜之心在宗祀告禮也不告不害其為禮也不告非禮也有祀亦所以全其禮也云云○微言曰告而娶者承親命以延親之祀不告而娶者又善體親心以延親百世之祀是舜雖不告於親而定舉此心以告之宗廟矣告不告總之為親故曰猶告因不告以通其告之權正其不孝以全其孝之大也

章圖云右第二十六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入子處變之權

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

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慶源輔氏曰此必見於古傳記趙氏時其書尚存故

引之今則不復存矣阿意曲從陷親不義者儒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者惰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則因循苟且亂常拂理不仁之甚也故於三者之中最為不孝之大者○雙峰饒氏曰此三者不是尋常不孝底事奉順孝也但阿意曲從陷親於不義則不可其道不仕孝也家貧親老而不祿仕則不可告而後娶孝也但告則不得娶以至無子絕祀則不可趙氏以意度說自好所以朱子不破其說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為無之為去聲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

權也

新安陳氏曰告者禮之正也猶告言與告同也經也不告者禮之變也權也

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

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

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

新安陳氏曰體道謂全體此道於身與道為一體

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

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程子曰舜不告而娶堯得以命瞽瞍獲舜

娶舜雖不告堯告之也以君召之而已○朱子曰以事理度之意其未及告而受堯之命耳其後固不容不告而遂娶以歸也○新安倪氏曰人之太倫君親為重湯放桀武王伐紂而孟子謂聞誅一夫未聞弑

孟子曰仁之云云蒙引云
此章五箇實字是字眼○
焦漪園曰此章不可依晦
菴子作兩段本文只五平
說去蓋仁義禮智樂分明
是五德五德之實皆在事
親從兄可見天下之道皆
原於孝弟也○問此章若
不依晦菴說只作總論道
理不說及工夫不知工夫
又如何曰陽明子曰本體
即工夫工夫即是本體又云
做得工夫是本體合得本體
是工夫若云本體外別有個
工夫便是人性為仁義之說
矣可乎哉○脉云實字只是
真切意不必對華言○徐岩
泉曰實字對華字說如神木
有華有實實乃結實之地疑
聚根本所在仁之實在事親
而仁民愛物與夫溥及萬類
者皆其發生枝葉註中切近
精實學好子直指根本處說
有子本立道生之意也

集註有子以云云論語學
而篇曰君子務本本立而
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
與

君此處君臣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也舜不告而娶而孟子謂君子以為猶告此處父子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也然惟聖人體道之至乃能權而得中若徒能然而欲引以藉口則誠得罪於天下萬世矣故集註於前章曰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然未免於篡弑之罪也於此章曰老父非瞽瞍子非天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皆所以補孟子未足之意嚴萬世之大戒而扶植君臣父子之綱集註之有功於世教也大矣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

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有對理而言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今這實字正是華實之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愛入利物無非是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弟長忠君無非是義事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乃是仁義之華采○實對華而言凡仁義之見於日用者惟此為根本精實之所在必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於事業之間焉且如愛親仁民愛物無非仁也但是愛親乃是切近而真實者乃是仁最先發處義之實亦然○覺軒蔡氏曰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孟子乃以事親屬之仁從兄屬之義若不同矣朱子乃以為其意亦猶此何耶蓋有子言仁專言之仁也孟子言仁義偏言之仁也

也事親主乎愛而已義則愛之宜者也合而言之推其專親者以從兒此孝弟所以為仁之本分而言之則事親而孝從兒而弟所以為仁義之實也○西山真氏曰仁義之道大矣而其切實處只在事親從兒蓋二者人之良知良能天性之真於焉發見欲為仁義者惟先體認踐行於此而充廣之則其道生而不窮否則悠悠然泛泛然非可據之實地矣○勿軒熊氏曰此實字之訓當如果核之實○新安陳氏曰洙泗言仁孟氏始每言仁義言仁渾淪言之言其理一者也故總言孝弟以明親親見親親為仁民愛物之本也言仁義分別言之言理一中之分殊者也故以事親為仁之實從兒為義之實也集註謂有子之意亦猶此者蓋以本立於孝弟而仁道自此而生與仁義之實盡於事親從兒而仁義之道其華采亦皆身此而生此意有相似者耳

智之實云云微言徐做弦曰心雖無窮不得不止於有限之分意雖真外不得不行以委曲之情說節文一字甚好○脉云節節發皆中節之節節文二字不平乃節而文之天性本然有自然節次有自然文彩如此恰當不必說節其大過文其不及云云○文林貫旨云節是抑其大過文是文其不及云云又云生是自然發生自事親從兒上說○申甫曰知而弗去必不丟方可以言知又見知行合一也○存疑云手舞足蹈不必說如作樂者之舞蹈只腳輕手快便是此蒙引說可謂得其旨矣○又云此章五個寔字文勢雖是一般意思却有二樣仁義之寔是以其發見之親切者為寔也智禮樂之寔又是從此而得意思與上不同仁義之寔是個本領智禮樂之寔却是為此底工夫故總註曰天下之理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云云

集註品節文章通義吳氏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兒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七容反容無所勉強上聲事親從兒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

卷之六 五十一 朱子

七

程曰品節所以節其過文章所以文其不及

章圖云右第二十七章鄒陽朱氏曰此章勉人事親從兄以盡仁義知禮樂之實

新安陳氏曰手舞足蹈天理之真樂形見於動容

之間而不自知者也通考宋氏公遷曰此章及人之

之所不學而能者章言孝弟皆以天性言自良心所

發而言則仁義之道莫先乎事親從兄也自人心所

同而言則仁義之道在於親親敬長也又按此章言

仁義之實為道之根本而智禮樂在其中故悉言之

使人於斯二者知所勉也一章言親親敬長之心出

於同然而即所以為仁義之道○此章言事親從兄

故極言之使人信之而不疑也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

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淡也宋子曰此一段緊要在

親仁民愛物義是長長貴貴尊賢然在家時未便到

仁民愛物未事君時未到貴貴未從師友時未到尊

賢且須先從事親從兄上做將去這箇便是仁義之

實仁民愛物貴貴尊賢便是仁義之英華若理會得

這箇便知得其他那分明見得而守定不移便是智

之實行得恰好便是禮之實由中而出無所勉強便

是樂之實大凡一段中必有緊要處這一段便是這

箇實字要緊○問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曰如今

恁地勉強安排如何得樂到得常常做得熟自然泠

洽通快周流不息油然而生不能自己只是要到樂

處實是難在若只恁地把安排總忘記又斷這

眊於子。五臟心肝脾肺皆一，而腎獨二，四方青龍朱雀白虎皆一，而玄武獨二，造化之妙莫不皆然。此之所以成終而作始，智之所以知之而又弗去也。但孟子此章只以仁義為本，而又以事親從兄為行仁義之本，蓋事親從兄乃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也。智則吾心虛靈知覺之妙，經緯乎其中者也。終之以禮樂，又所以節之，樂之使良心之發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己者也。若智之知而弗去，與禮之節文猶是守之也。到得樂則生，而不知手舞足蹈，則化之矣。此學問之極功也。慶源輔氏曰：知既明，則自然弗去。如人知水火之不可蹈，則自然不蹈也。人既知親之當愛，兄之當敬，孰肯舍其親而不愛，舍其兄而不敬者？其有不愛不敬者，蓋其智為物昏而知之不明非智矣。事親自有事親之節文，從兄亦然。粗言之如溫清定省，徐行後長之類，各有品節文理，便是禮之實。不知手舞足蹈，此聖人之作樂，所以必有舞也。樂

乏之意，至於充盈之極，川不假言說，心意自然形見，血脈自然流盪，手舞足蹈皆自然，而然不待心使之然，故不自知也。○和順從容，不待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是樂之實。○草木既有生意，則日長月茂，無一息之停，孰能遏而止之哉？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則亦如草木之有生意，自然日且暢，滿茂盛條，理通達自無一息之停，又烏得而遏之哉？○事親從兄是良心之真切，仁與義是斯道之統會，若便恁地說過，亦只是說話，須是以入體之左，可所謂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淡者，此正如爾之飲水，冷暖自知，非言語之能盡也。○雙峰饒氏曰：實如果實，包得許多生意，在其中萌芽枝葉皆由此生，初焉五者只在事親從兄兩件內，如兩箇果實，然少焉知得這箇節文，這箇樂，這箇到生而惡可已，皆此實內萌芽發甲，到枝葉蕃茂處，此章與論語本立而道生相似，前面事親從兄是為

仁之本後面智禮樂是道生但有子說得偏孟子說
得全○節是限節文是文章如及階是節揖是文親
親之殺尊賢之等此節文也就親親中而言則又有
親疏迤邐到仁民愛物文亦是節文繞到節文處功
用便廣了天理之節文作靜字看節文斯二者作動
字看此章說得皆活亦當活看○禮樂合精粗本末
而言到樂處則道理自然生○此章不言信者實則
信在其中○此章有經緯仁義是經禮樂智是緯○
莆田黃氏曰前四箇是也字都是說用工處到樂處
便不說是也字了這處最要看看所以樂所以生者如
何生字與實字相應實是箇生生種子這種子最在
人腔殼子裏驗之吾身事親從兄是從源頭發見處
說知弗去是就體認操存處說節文是就纖悉微密
處說樂是就成熟種果處說生惡可已如頭果不食
善端萌芽更無歇時足蹈手舞只是形容枝幹暢茂
花萼敷榮可玩可悅處○張氏彭老曰孟子所謂實

即有子所謂本本立而道生與樂則生矣此兩生字
最可觀譬之果木有根本而後生枝葉有核實而後
生萌芽生則惡可已也果木之生惡可已則不知其
枝之繁葉之茂也人心天理之生惡可已則不知其
足之蹈手之舞也○雲峰胡氏曰前兩實字是就人
本心上說下三實字是就工夫上說○新安陳氏曰
味必字與然後字集註實歸重於知而弗去之智智
配貞貞者正而固也果能於事親從兄知之既明守
之又固然後節之密樂之深始可言取密與文理密
察之密同禮之節文不厭其密樂至於生生惡可已
舞蹈而不自知斯可以謂之深矣○同考涂氏潛生曰
集註中訓仁曰心之德愛之理訓義曰心之制事之
宜也訓禮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而智獨無訓
智者四端之一身仁義禮既有以釋之豈於智而獨
無所訓哉蓋嘗以明足以燭理言又以達於事理言
亦以見之明守之固言此皆所以訓乎智也

孟子曰天下云云脉云大悅是盡天下人樂歸於我
是富貴之極視若州芥全
是不以富貴動心有所甚
重者在也云云○揚明云
然字稍能忘天下說○文
林貫旨云得是得其親之
歡心○直解云順是諭親
於道而不違的意思

舜盡云云脉云盡者竭而無餘也此句最重下化定亦盡道中事天下有一人未化未定則事親
之道尚歉猶未盡也底訓致字謂盡道以致之也豫非悅我乃悅道也化感動于上而興慈也就
心裡說定者盡倫于下而止孝止慈也就分上說云云○衍明云化以心之感動言定以人之盡
分言又曰自舜言之謂之
化自天下父子言之謂之
定其大意一般○揚明云
凡天下為父子者皆感舜
而興孝興慈定是化孝慈
便止孝慈不易曰定○濮
貞菴貞義云化以心言定
即自其心之化者而見其
各止於道也宜相承言二
句俱重于孝一邊○徐若
泉曰自舜言之謂之化自
天下父子言之謂之定其
大意一般定者各止其所
也父慈子孝也○申甫曰
既化就是定了非先化而
后定也○徐徹弦曰化者
易惡而至于善也定者止
于善而不遷于惡也

集註 瞽瞍云云圖史合攷

此章見舜之六老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
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
不順乎親不可
以為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
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
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入益
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
宋子且人字只大綱說于字
却說得重固有入承順顏色
看父母做事不問是非一向不逆其志這是得親之
心然猶是淺事惟順乎親則親之心皆順乎理必如

此而後可以為子此所以為尤難也○雙峰饒氏曰
順親者父母所為合乎道子所為亦合乎道彼此無
違逆之謂非順從之順也問如何可以論之於道曰
所謂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父母之意未發我便做
道理承順其志而諭之於道為人子不特
得父母之心又能諭父母於道方謂之孝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
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為大孝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音洛也瞽瞍至頑嘗欲殺
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
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艾不格姦效言舜乃
瞽瞍之子不幸遭父頑母嚚及其母弟名象者亦

各章頁四百六十三

卷五

曰瞽瞍舜之父也。有目不能分別善惡。故時人謂之瞽瞍。字曰瞽。非真如瞽者之無目也。

驕傲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退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為姦惡也。○大禹謨。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怨。若言舜敬其子之職事。以見瞽瞍。要變然。莊敬戰栗。雖瞽瞍愚頑。亦且信而順之也。益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

新安陳氏曰。化以言言。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南軒張氏曰。事親之道。人人具於性中。他人不能盡而舜能盡之。亦非有所加益於其間也。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惟天下之至誠。有以感通故耳。又曰。舜為法於天下。豈特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可傳於後世。萬世之為人父子者。亦莫不定矣。嗟夫。為人子者。苟以大舜為不可效。及而不取法於舜。是自誣其天性也。欲取法於舜。如之何。亦曰反身而誠而已矣。○雙峰饒氏曰。聖人遇此人倫之變。却能回變為常。返逆為順。所以可為法於天下。而傳萬世也。○李氏曰。名。侗。字。愿。中。延。平。人。舜之所

李氏通義。金仁山曰。李氏延平先生名侗。字愿。中。謚文靖。師事羅豫章。○言行錄外集十一載之。羅仲素又云。羅仲素。豫章先生名從彥。字仲素。謚文質。後居延平。○傳見言行錄及伊洛淵源錄。了翁又云。了翁。陳忠肅名。璿。字瑩。仲尊。事龜山楊公。仲素。則龜山門人。故其言語相聞。此語收入小學之書。

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

章圖云右第二十八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贊美聖人之孝

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仲素名從彥豫章人後居延平了翁姓陳名權字筌仲延平人慶源輔氏曰孝子之心與親為一凡親之過皆已之過舜之所以負罪引應者此也故孝子自不見父母有不是處羅氏之語約而盡真而當萬世不可易凡父母之不是皆已之不是也已既不是父母豈有不是者哉陳氏則有推其極而言之亦事理之實也○西山真氏曰舜所值者至難事之親也然漬故感勤不以父母為不是而自引以為己之愚惟見自己之不是而已世縱有難事之親豈得有如瞽瞍者故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人子者皆知無不可事之親惟患為子者未盡事親之道耳孰有不勉於為孝者哉是故罪已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已者亂臣賊賊子之志也後之戒遇難事之親者其必以舜為法

學集註大全卷之七終

學集註大全卷之六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通考 勿軒熊氏曰內九章言高聖賢之道亦具焉○勉齋黃氏曰此篇多平居講貫之言而欲其自得一章工夫次第為九詳十九章言舜由仁義二十章言禹湯文武周公二十章言孔子作春秋二十二章自謂未得為孔子之徒而私淑諸人並歷舉列聖相傳之事而企焉自任與承三聖意相近特每更端而言之取當通為一章而誦味之也餘皆叙孟子之言行以繼之末章乞糶之喻警士大夫求富貴掩其苟求之迹而反敢以富貴驕人者最為切至

離婁章句下解見前

孟子曰舜云云困學紀聞云世傳舜葬蒼梧之野孟子以為卒于鳴條呂氏春秋舜葬于紀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鳴條亭在陳留之平丘今考九域志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徐傲云原直云夷鄙也猶言東鄙西鄙人也不作夷狄之夷看東西正對中國說○盧宋人曰一是東邊人一是西邊人曰夷者只是中國邊方之地非謂舜文皆夷人也○蒙引云孟子於此必曰東夷之人西夷之人者非以夷字誣累一聖人也孟子之意重在東西字夷字則見得在東之極一在西之極故曰地之相去千云云

按冀正北方也衛東北方也安邑已近西鳴條又安邑之西如何云在東方夷服之地曰冀雖北曰在冀州之分則諸馮諒冀州分內之東矣衛已在此之東鳴條亦然堯舜時天下無許多大至夏商周時始漸招大故以為夷服然謂之夷服則實在諸侯九服之內非如今所謂四夷之夷○通義金仁山曰諸馮在河中府河東縣其地有郊墟負夏衛地史及雜書云舜取於頓丘就時於負夏鳴條在今解州乃湯與桀戰處史記皆云舜崩蒼梧之野因葬焉今道州九疑是也此云鳴條恐古地有二名爾舜有虞之國在今河中府舜井尚在歷山雷水皆在河中之境而古今又多傳齊州有歷山濮州有雷澤曹州有陶丘此舜舊隱是云東夷人又會稽上虞世俗亦云舜所居此或因孟子之言而附會之歟按舜為父母所逐負取就時多在東方之地故云東夷之人爾或云東夷西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此章見古今事人之道同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問舜卒于鳴條則湯

與桀戰之地也而竹書有南巡不反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耶朱子曰孟子之言必有所據一書駁雜

恐難盡信然無他考驗闕之可也趙氏曰諸馮在冀州之分夏春秋時衛地鳴條在安邑之西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胡老反○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新安陳氏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胡老反○新安陳氏

曰畢在鎬東非楚都之郢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

乎中國莫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周禮六節守邦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朱子曰古人所為恰與我相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古人符節多以玉為之如牙璋以起軍旅又有竹符又有英蕩符籜小節竹使者謂之籜節也漢有銅虎符竹使符銅虎以起兵竹使郡守用之凡

孟子曰舜云云困學紀聞云世傳舜葬蒼梧之野孟子以為卒于鳴條呂氏春秋舜葬于紀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鳴條亭在陳留之平丘今考九域志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徐傲云原直云夷鄙也猶言東鄙西鄙人也不作夷狄之夷看東西正對中國說○盧宋人曰一是東邊人一是西邊人曰夷者只是中國邊方之地非謂舜文皆夷人也○蒙引云孟子於此必曰東夷之人西夷之人者非以夷字誣累一聖人也孟子之意重在東西字夷字則見得在東之極一在西之極故曰地之相去千云云

夷猶言東邊西邊

文王生云云

通義仁山金氏曰周自古公遷于岐山之下周原故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畢郢近又吳氏程曰鎬武王所都在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豐居鎬西相距二十五里

今有文王墓又金仁山曰畢在豐西南文王所葬鄠逸周書作程謂文王嘗宅程及伐崇遂作邑于豐在今京兆

地之相去云云徐徹弦原肯云道在天地亘古今如一月歷千聖如一心此獨以舜文言者非專舉其盛也特舉一二以例其餘爾

揚明云得志不是為天子西伯只是隨所寓之字宜而得其志行之○千百年眼陳慧生曰得志兩字甚重不曰得位而曰得志位者所以抒其志也非一身之私圖也○器物叢談云符契也長短有度用以徵召古者以竹為之故字从竹節出使標持之物所以為行道之信亦以竹為之或以金玉為之歷代諸書顯然一物証合為一物悞矣以玉為之乃周禮六節之一耳

先聖云云脉云先後只大槩說先世後世的聖人耳不必云先舜文而生謂之先聖後舜文而生謂之後聖其字指聖人以先後聖自相比度曰揆○袁了凡曰揆即道揆之揆心為萬事之揆猶相為百政之揆皆以道言其揆一者言其圖度無不同也揆字屬先聖后聖若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則揆字及屬他人矣

揆度也通義仁山金氏曰此章言前聖後聖相去雖遠及其行政化於天下凡事莫不止於至善以此理量度之無一毫不同

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以為信也曲禮曰獻粟者執右契右者取物之券如徵兵取物徵召皆以右取之也通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音鐸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

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

則一也兩軒張氏曰聖人純乎天理舜文父子君臣之際蓋不同矣其揆一者所契合者天之理也舜與文王易地則皆然○慶源輔氏曰孟子未嘗說著道字然曰行乎中國行便是道曰其揆一揆亦是道○雲峰胡氏曰舜於君臣處其常而於父子處其變文王於父子處其常而於君臣處其變其事不

也而最可見其道之一○新安陳氏曰先後以時言遠近以地言道之同以此心此理言通考宋氏公遷曰此以道統言論語末篇之首章孟子末篇之末章皆是此意但彼則主乎道統而言故歷述其相傳之緒此則主乎聖人而言故舉其相去之最遠者以為例見其無不同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音榮

也而最可見其道之一○新安陳氏曰先後以時言遠近以地言道之同以此心此理言通考宋氏公遷曰此以道統言論語末篇之首章孟子末篇之末章皆是此意但彼則主乎道統而言故歷述其相傳之緒此則主乎聖人而言故舉其相去之最遠者以為例見其無不同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音榮

反美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音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

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輿之車載而渡之

學曰惠而不知為政

學曰惠而不知為政

此章見為政者不當行小惠意

者○微言陳抱冲曰趙註
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
也不是度量聖人○蒙引
云揆度也度不是料度乃
是比度也

章圖云右第一章鄱陽朱
氏曰此章即聖人而見道
統之同

子產聽云云講述云乘與
濟人存疑謂子產乘與已
濟適民有涉冰者就以乘
與濟之蒙引謂二水無橋
子產各捨一車以濟入然
以下文行辟入推之存疑
為是

集註 漆洧二云云通義吳

氏程曰漆洧並在鈞州新
鄭縣金山曰漆洧二水
在今鄭州朱子曰此即汜

水在虎牢之下故虎牢名汜水關鄭子產以乘與濟人處聞人務德以為此水其下皆沙澗不可
施梁柱淺不可徒涉恐難以乘與濟然此類不必澗考履祥按古今地名不同圖經流傳亦異二
水源流亦長詩襄裳涉漆澗裳涉洧則二水亦小可以徒涉但或冬寒病涉子產偶見之以乘與
濟之爾觀下文言十一月十二月可見又徒杜與梁字皆以木不過秋冬間作木橋耳固不思涉
之澗淺也

孟子曰惠云云說苑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
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
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
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
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可得
言歟孔子曰子產以所乘
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
也○講述云惠而不知為
政惠字與孔子惠人惠字
不同此惠字就是譏他觀
註曰私曰小可見勿作美
其惠而譏其不知為政
字說得廣

集註 公平正大云云講述

云公平正大以體言政之
體段也綱紀法度以施言
政之施為也○蒙引云公
則平矣公平則正矣正斯
大矣所謂大者正也○又
云大者為綱總乎衆紀小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

施焉問以左傳考之子產非不知為政者孟子姑以

子產所為終以惠勝歟宋子曰東坡云有及人之小

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說得好都鄙有章等只是行惠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興梁成民未病涉也

杜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興梁可通車

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

日十月成梁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

土功其始通考趙氏惠曰夏令夏后氏

之令周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沍水有

所因也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沍水有

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朱子曰先

大具舉而無事不合民心順天理故其公平正大之

體紀綱法度之施雖纖悉之間亦無遺恨如此雙

峰饒氏曰民未病涉要就末字上看十月徒杠已自

成了所以民未至予病涉若徒杠到寒時方做則民

已病於涉

羣乎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關同

辟除也如周禮闢音人人為之辟之辟周禮天官

宮之中門之禁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為言能平

之關闢人主晨昏啓閉關闢開左右行者

者為紀，隸於大綱，綱紀即法度之凡也。凡皆法也，度特其一舉，一該其餘。

歲十一月云云，蒙引云：枉方橋也，橋勢僅四方，可通徒行耳。此橋之小者。○又云：梁亦橋也，凡橋皆可謂之梁，惟枉則獨是方橋。此其可通車與，故曰與梁。此橋之大者，先成徒枉，後成與梁。小者力省而易成，大者力數倍，故遲耳，非必急於徒行而緩於車行者。○又云：不曰成徒枉而曰徒枉成者，言子產若知為政，早已使徒枉與梁都就。○今日何至以乘輿濟人。○袁了凡曰：釋名云：枉，公也。衆所共由也。註以為方橋，誤。徒行之枉，何必方哉？詩云：造舟為梁，疏謂造舟者比舟于水，加板于上，即今之浮橋。○集註：枉牙橋云云，通義程復心曰：行底橋，自是行底橋，推車底橋，自是推車底橋。韓文公云：非關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方說文所謂併船之義。

集註：寒洄，洄廣韻云：寒凝也。月令：洄寒注疏：洄閉也。謂堅固之陰閉塞，不通陽氣。○君子平其云云，拙講云：平者均平，而無偏黨之謂。平其政，無所不該。橋梁亦在其中。○揚明云：君子是執政之人，平是修舉不偏，意政是紀綱法度。凡所以愛養斯民皆是。○脉云：平字是極其平安之意。云云。○徐徹菴原旨云：君子平其政，是就橋梁一事上推廣說。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是就乘輿濟人推廣說。能平其政，則辟人亦可而行，小惠則濟人亦不可。○集註：國中之水云云，蒙引云：國中之水，謂不止溱洄也。○一說：況國中之水，謂溱洄在國中，見當涉者衆也。衆謂人不謂水也。若水則當言多。

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况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朱子曰：辟除之，辟乃趙氏本說，與上下文意正相發明。蓋與舍車濟入正相反也。○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不畢舉，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是其出入之際，雖辟除人使之避已，亦上下之分固所返，然何必曲意行私，使以知已出，然後為惠，又况小民之衆亦安得人人而濟之哉。

政為政者，每人而悅之，自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蜀志：諸葛

亮之相蜀也，有言：公惜赦者，得孟子之意矣。問孔子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以子產之惠為君子之道，而子以私恩小利言之，何也？朱子曰：孔子之言通乎巨細，故不害其為君子之道。此承上文乘輿濟人一事而言。則私恩小利而已。子產之事，可謂有不忍入之心矣。然先主則以不忍入之心行，不忍入之政，是以其體正大而均平。其法精密而詳盡，而其利澤之及人，如天地之於萬物，莫不各足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苟有是心而無是政，則不過能以煦濡姑息苟取悅於目前，其耳目之所不及，不免有所遺矣。况天下國家之大，又安得人人而濟之。昔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是亦庶幾乎先王之政矣。曰：子產相鄭，能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則亦非不知為政者。橋梁之修，尤非難事，乃獨有闕於此耶。曰：聞之師曰：

政為政者云云，脉云未節，泛說不可指濟人言云云。○辨斷莊九微云故為政。

節故字緊承上焉得句來此為政是泛論不專指子產每入而悅之亦不止濟涉一事須推開說日亦不足日字當作活看言日日以恩惠悅入其恩惠亦不足也不是人多日少之說須知天地之大也風雨寒暑尚不免有偏所謂人猶有憾也人之分量有限而心之願望無窮若欲每人而悅之非惟力有所不給而勢亦有所不同矣○通義許白雲日子產非不知為政者徒杜輿梁偶有闕耳孟子此言責備賢者蓋恐學者因敬子產而以其所為皆是故明斥其非以曉入也金先生曰先王之

道至春秋戰國皆成廢墜讀此章當知先王之制與為政之體諸葛武侯治國橋道傳舍無不脩治此足為法矣
子產之才之學於先王之政雖有所未盡然其於橋梁之修蓋有餘力而其惠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者此時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乎冬涉之艱而為是爾然慕其小惠以悅於人亦悅而稱之孟子慮夫後之為政者或又悅而效之則其流必將有廢公道以市私恩違正理而于虛譽者故極語而深譏之以警其微亦拔本塞源之意也○南軒張氏曰先王之治為之井田為之封建與天下公共使俱得其平下至于鰥寡廢疾皆得所養而微至于次舍橋梁芻秣之事亦皆有經制此豈先王強為之哉因事而制法其法皆循乎天理而天下之人無不被其澤後世欲人人而悅而且亦不足公義私恩之相去蓋如此○慶源輔氏曰此正說子產之用心錯處夫子產固賢但以不知聖人之學是以有時內交要譽之私萌而不可掩孟子明辨之所以立教也

為諸葛以別之至諸葛亮字孔明官至丞相封武侯諡忠武後人獨稱武侯○宣城張氏曰通鑑漢大赦大司農孟光毒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今主上貴賢百僚稱朕何有且多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乎禕顧謝而巳初丞相亮為相十四年才兩赦時有言公太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由是蜀人稱亮之賢知禕不及焉
章圖云右第二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見為治之大本

孟子告齊云云皇明通紀第八洪武二十三年令儒臣修孟子節文先是上覽孟子至土芥冠屨之說大不然之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刑部錢宰抗疏入諫輿觀身隨祖胸受箭曰臣得為孟軻死外有餘榮上見其誠懇命大醫院療其箭瘡而孟子配享得不廢至是

子產之才之學於先王之政雖有所未盡然其於橋梁之修蓋有餘力而其惠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者此時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乎冬涉之艱而為是爾然慕其小惠以悅於人亦悅而稱之孟子慮夫後之為政者或又悅而效之則其流必將有廢公道以市私恩違正理而于虛譽者故極語而深譏之以警其微亦拔本塞源之意也○南軒張氏曰先王之治為之井田為之封建與天下公共使俱得其平下至于鰥寡廢疾皆得所養而微至于次舍橋梁芻秣之事亦皆有經制此豈先王強為之哉因事而制法其法皆循乎天理而天下之人無不被其澤後世欲人人而悅而且亦不足公義私恩之相去蓋如此○慶源輔氏曰此正說子產之用心錯處夫子產固賢但以不知聖人之學是以有時內交要譽之私萌而不可掩孟子明辨之所以立教也

○孟子告齊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讐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凶則其於羣臣可謂邀莫角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又音之

養類曰齊人言

乃命修孟子節文凡不以
尊君為主刪去如諫不聽
則易位及君為輕之類

集註 邈然邈字彙曰末落
切音莫遠也邈也○吳氏
程曰邈墨角及遠也又輕
視貌 手足腹心云云蒙
引云註手足腹心相待一
體腹心倚手足以為用手
足戴腹心以為至此所謂
一體蓋有君不可無臣有
臣不可無君其分相維其
恩義相孚

王曰禮云云揚明云何如
是問君敬臣為服之由

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安乎慶源

輔氏曰此說特為宣王發所謂有為之言也然臣之
報君視君之所施常加厚一等○**潛室陳氏曰**孟子
此語是說大都報應如此若忠臣孝子不
當以此自處當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音齊衰音衰三月儀禮喪服

篇傳曰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
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
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注謂三諫不從待放
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尚存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凡
畿內之民服齊衰三月又子
夏傳云臣為君方喪三年 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

諫行言聽云云蒙引云膏是膏油澤是水澤二者皆滋潤乎物此二字是借字賢者之事君諫行

言聽則自有膏澤在民矣
○脉云諫是閉邪言是陳
善云云○直解云諫是規
過言陳善行與聽皆是從
○合制云膏澤句承上文
言諫得用而道行也膏油
也澤水也皆能潤物者故
借為恩惠及民字義

謂三有禮云云蒙引云導
之出疆一也先於其所往
二也三年然後收其甲里
三也不連諫行言聽說自
是去後三有禮

集註 田祿里居蒙引云田
所賦之祿入也里所居之
第宅也故曰田祿里居

以此禮為問雙峰饒氏曰舊君其恩已絕尚且為其
君有服不應見在之君而待之如此集
註所以云王疑
孟子之言太甚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

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甲里此之謂

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匹妙掠音略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

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甲里居前此猶望

其歸也朱子曰有故而去非大義所繫不必深為之
說臣之去國其故非一端但昔者諫行言聽

今也為臣云云搏執之通
義吳氏程曰搏當迫角反
擊也趙注謂搏執其族親

而今也有故而去而君又加禮焉則不得不為之服
矣樂毅之去燕近之○慶源輔氏曰導之出疆所以
盡防衛之道於在我之境先於其所往所以為其祿
仕之地於所往之國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所
以示拳拳屬望之恩義也○雙峰饒氏曰諫是閉邪
言是陳善○問諫行言聽如何又有故而去曰如夫
子在其國道非不行只因受女樂便去諫行
言聽是平白如此亦有偶然議論不合而去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
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
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音錮樂盈也左傳襄公

集註潘興嗣通義金仁山
曰潘興嗣字延之號清逸
豫章人嘗從濂溪遊曾子
固亦在事見謝溪文集清
逸墓誌○一統志南昌府
新建人與王安石曾鞏善
仕為德化縣尉

二十一年樂桓子名厲娶于范宣子生懷子名盈范
鞅以其匹也怨樂氏先是十四年樂厲強逐范鞅使
奔秦故與樂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樂祁
與其老州賓通樂祁桓子之妻范宣子之女也老家
臣之長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
亂范鞅為之徵証其有此宣子使城著晉邑名而逐
逐之秋樂盈出奔楚冬會于商任錮樂氏也禁錮之
使諸侯不得受○二十二年秋盈自楚適齊晏平仲
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樂氏將安用
之冬會于沙隨復錮樂氏也晉知樂盈在齊故復錮
也○潘興嗣豫章人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
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上聲然也蓋聖
賢之別必列反如此新安陳氏曰論語集註釋夫子對
定公之語未一說謂君使臣以禮

則臣事君以忠此章與之意似然聖言含蓄不露此則英氣發露甚矣孟子亦是述記檀弓篇子思答魯穆公問禮為舊君反服之意

去聲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

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

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義天倫中却與父子一般然愛君之心不如愛父何也朱子曰離畔也只是庶民君子不如此因舉臣罪

當誅之天王聖明曰退之此語如何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蓋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

道理只得說如此此是去不得處便見得君臣之義

南軒張氏曰孟子此言非獨齊宣王所當聞為人

孟子曰王庶幾公孫丑下

章圖云右第三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君臣施報之道

孟子曰無罪云云存疑云無罪殺士其勢必及於大夫故大夫可以去無罪戮民其勢必及於士故士可以從揚明云無罪二字重看殺士者殺大夫之漸戮民者戮士之漸

集註見幾而作易下繫辭五章云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君者苟知此義念夫感應施報之可畏而崇高之勢不可恃反已端本之不可一日忘待臣下以禮養臣下以恩保臣下以忠信則上下交通而至治可成矣若夫在為人臣者之分君雖待我者有未至而我所以事君者不可以不自盡玩味孟子三宿出晝之心則庶幾其得之矣西山真氏曰孔孟之言可以見聖賢氣象之分雖然孟子為齊王言則然而所以自處則不然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而三宿出晝未嘗有悻悻之心猶幸王一悟而追已也曷嘗以寇讎視其君哉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從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南軒張氏曰非

後終日

章圖云右第四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即去就而明見幾之智

細註孔子往趙云云史記將西見趙簡子而聞寶鳴犢舜葬之歿也曰晉國之賢大夫也

孟子曰君仁云云正義曰如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州州上之風必偃也又荀卿所謂表正則影正盤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是其旨也

章圖云右第五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即有道以明感化之幾

特士大夫當知見幾而作之義抑將德有國者聞之悚然不可以失主大夫之心也彼大夫士懷去徙之心則國之危亡無日矣衛北風上為威虐下相携而去之攜手同行又攜手同車則非徒賤者去貴者亦去矣未幾衛有狄禍可不畏哉慶源輔氏曰可以者在時空為可也失此幾則有欲去而不能者矣此明夷之初所以不食而行遜之初所以有尾厲之戒而孔子往趙所以及河而復也然此特言其常理耳時與位之不同則所以處之者亦異若執此下說以為為臣則凡苟免自私之徒得以藉口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平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而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慶源輔氏曰上篇言人臣當以正君

孟子曰非云云目錄申甫曰單言禮則兼義單言義則兼禮分言禮義則禮以恭敬辭讓玉帛交際等言義以辭受取予歿生去就等言趙岐云若禮而非禮云云若義而非義云云蒙引云攷之書傳所載如令色足恭非禮之禮也傷惠傷勇非義之義也冉子為子華母請粟子路之外於孔悝之難亦非義之義也孔子曰日拱而尚右三子亦尚右而不知有婦之喪故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而賜魯以天子之禮樂亦非禮之禮也此其著者耳其他細微固難悉舉又云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所謂禮者或恭敬辭讓之節或玉帛儀文之施皆禮之所在也所謂義者或小而辭受取與之際或大而去就歿生之決皆義之所在也是禮義也察之必欲其精或毫釐之差則千里之謬或加之錙銖則太過或減之毫忽則不及不可狃乎其名不可泥於其迹故有可行於昔而不可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空豈為是哉程子曰恭本是禮過恭是非禮非義之義也張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俱非時中者皆是也時中之宜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潛室陳氏曰程門以為如婦人之仁宦寺之忠晦翁以為凡禮義不可泥陳迹如可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可行於人而不可行於已與夫辭之為禮亦有不辭之為禮受之為義亦有不受之為義行之人則為禮行之我則非禮惟義亦

不可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可行於人而不可行於已與夫辭之為禮亦有不受之為義行之人則為禮行之我則非禮惟義亦

可行於今者有可行於人而不可行於已者有辭之為禮而亦有不辭之為禮有受之為義而亦有不受之為義或今日行之則為禮明日行之則非禮惟義亦然此難以悉舉要在察理之精而已

章圖云右第六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即禮義而見聖人處事之精

孟子曰中也云云日錄徐岩泉云中是德性溫純近於中和才是英氣發露近於有為云云申甫曰中是無甚性氣的人不剛暴不柔軟以性地言才以才調言屬聰明強幹邊○衍明云中是根本才是枝葉華實未有中而不才○蒙引云棄不中棄不才此亦是過中而不才處故曰不能以才○盧未人曰棄字非全不教他只與養字相反謂急迫以求其成且夕以責其效見其難教而遠絕之是也

章圖云右第七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即父子而主教言言

然大人者義理周遍融通故不為非禮義之禮義又曰大人則道全識周貫萬變而不膠於其迹故無此蔽學未到大人變通處則必膠於陳迹○雙峰饒氏曰此章緊要在大人弗為上大人對小人而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言必信行必果經然小人哉正是相對說○雲峰胡氏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皆似是而非大人者隨事順理而不為非禮之禮因時處宜而不為非義之義蓋不惑於其似而深得夫時中之道者也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守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

性才本於氣賢則兼有才德者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中以德言才以能言有德以其能成物也有能以其能事也涵育寬以容之之意薰陶善以道之之意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我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南軒張氏曰父兄之於子弟教之之道莫如養之養之云者如天地涵養萬物其雨露之所濡風雷之所振和氣之薰陶寧有間斷乎哉故物以生遂焉父兄養子弟之道亦當如是也寬裕以容之義理以漸之

孟子曰人有云云目錄黃
葵峯曰不為二字乃人本
然羞惡之心於凡非義非
道之事皆不屑為者也○
微言王觀濤曰程註添一
能字多少見解蓋有不為
的人寔不易能舉一功不
可安為之事都眩惑他不
得播撼他不得而見得真
立得定此是何等力量以此
力量而為所當為何業不成

忠信以成之開其明以祛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
自喻夫豈歲月之功哉彼雖不中不才涵養之久豈
無有萌焉如其有萌養道益可施矣○慶源輔氏曰
集註涵育以天地之生物言薰陶以工冶之成物言
此循其理而彼自成其形焉無心也蓋父子兄弟之
間皆難於責善正其在我者使之自化而已○新安
陳氏曰父兄遇子弟之賢其為教也易不幸遇子弟
之不賢其為教也難所以貴乎養之也舜命契曰敬
敷五教在寬寬即養之謂也若急迫以求之見其未
化遽以為不可教而舍之是棄之也父兄而棄子弟
則我之賢為過子弟之不肖為不及過
猶不及均之為失中耳相去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

章圖云右第八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自擇以為行事之本

孟子曰言云云揚明云言是發人之私毀人之短○象山文集三十四云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
如後患何今人多失其宜
蓋孟子道性善故言人無
有不善今若言人之不善
彼將其為不善而以不善
向汝汝將何以待之故曰
當如後患何○摘訓云後
患是將來之禍害不止是
言已之不善○通義程復
心曰揚善掩惡自是君子
忠厚之心豈為有後患然
後如此今言如患何知其
必有所為而言也此必有
入或許入陰私公肆詆誣
而無所忌憚者故孟子言
此以警之或是此等人既
已被禍故孟子嘆之以警
後人也

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邪
朱子曰橫渠先生云
不為不仁則可以為
仁不為不義則可以為義○雙峰饒氏曰凡人既不
宜為惡則必勇於為善上面是有守下面是有為先
有守而後有為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聲而言
問所謂後患者謂得罪於其人耶
抑恐其亦言已之不善耶朱子曰
是皆有之然斯言必有為而發今不可知其所指矣
○新安陳氏曰隱惡忠厚之道亦遠害之道也大舜
隱惡而揚善夫子言誰毀誰譽下文但言如有所譽
而不言毀可見矣若當官而行有姦應當言又不可
顧後患而緘默也○通考程氏復心曰君子語默惟其
時與義而已義所當言是是非非不苟默也豈計後

章圖云右第九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即放言之人而為儆戒之辭

孟子曰仲尼云云蒙引云聖人之所為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中者在所加之錙銖則太過故日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所謂不分者正以理之所當然言云云

○日錄牛春宇曰當時推尊聖人者便謂其有過高之行人所難能孟子說道聖如仲尼也只為所當為而已為所能為而已未嘗可為堯舜之意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只一這性又只有這中分毫加增不得堯舜相傳只說執中仲尼率于此正何已甚之有○杜靜庵筆記云為字只就行事言不必兼知不為非有意而不為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揚明云已甚是賢智太過之行

孟子曰大人云云文林貫首云大人是心虛而識理精的○揚明云大人是精義的个品○知新日錄牛春宇曰言不必信二句非謂大人言行不必信果只見不期必于信果拘泥膠常如小人之徑徑害義意唯義所在只是以義為信果○蒙引云必者先期也惟義所在隨事而順理因時而制宜不先期也○又云合當信果處便是義大人言行主於義不至於信果蓋主於信果則有所泥而不必合於義矣雖然大八於言之合義者無不信行之合義者無不果此則不可不知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章立言之準而誅少正卯聞陳恒弑君則沐浴而請討此謂之已甚可乎不深求聖人之權度徒竊語之近似以文其姦此賊仁義之甚者也通考程氏復心曰本分謂須滿本然之分若事到這裏極了再過此子便是已甚○宋氏公遷曰此章以德行為言聖人孟子言仲尼不為已甚孔子自言君子依乎中庸二說互相發也

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龜山楊氏曰夫子謂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

患哉如字訓奈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去聲之外不加毫

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朱子曰所謂本

當非苟然而已也學者宜深察之一有小差則流而入於鄉原之亂德矣○南軒張氏曰孟子於泄柳段

干木謂為已甚而舉孔子待陽貨事以為之準此不為已甚之證也夫子非不欲為已甚自不至已甚也

何也聖人範圍天地而不過者況應曲當不過其則其不為已甚者聖人固天則之所存也世徒見夫子

答陽貨見南子等為不為已甚獨不思靈公問陳則遂行季桓子受女樂則不稅冕而行為魯司寇七日

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揚明云已甚是賢智太過之行

孟子曰大人云云文林貫首云大人是心虛而識理精的○揚明云大人是精義的个品○知新

日錄牛春宇曰言不必信二句非謂大人言行不必信果只見不期必于信果拘泥膠常如小人之徑徑害義意唯義所在只是以義為信果○蒙引云必者先期也惟義所在隨事而順理因時而制宜不先期也○又云合當信果處便是義大人言行主於義不至於信果蓋主於信果則有所泥而不必合於義矣雖然大八於言之合義者無不信行之合義者無不果此則不可不知

章圖云右第十一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聖人言行以義為本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三

孟子曰大人者云云目錄

徐岩泉曰大人只是盡性之人不可說通達萬變。赤子之心純一無偽孩提知愛知敬是也此是良知是純乎其天所命於人之本色也大人不過從此初問云赤子之心全是不觀不聞無聲無臭之本體。○不失謂得於天者完其初也本分之外不加毫末。○蒙引云大人元來是不失其赤子之心者非謂只不失赤子之心便是大人如此則赤子亦可謂之大人乎孟子是以赤子對大人說言大人之於赤子其地相去固有間矣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者乃正以其不失夫赤子心者也蓋赤子者純乎良知良能之天而他未有所知所能者也若大人則自良知而克之以至於無所不能方喚作大人蓋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然通達萬變其實自純一無偽中來一故能萬萬從一生此理最好思量。○存疑云赤子之心純一無偽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大人之純一無偽只是孩提之童知愛其親飢便啼喜便笑如斯而已大人之純一無偽與赤子雖迥然不同却是自赤子之純一無偽者克之若失了赤子之心亦無由以至

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此即中庸其次致曲曲能有誠道理大人依愚見只以至誠盡性解之不自通達萬變似於不失赤子之心更切以不重在通達萬變故也

章圖云右第十二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推本聖人作聖之由

聖賢四書大全 孟子卷八

人哉故孟子言此以發明孔子之意。○南軒張氏曰君子不必夫信果獨精吾義焉耳義精則言莫非義而無不信之言行莫非義而無不果之行矣。○慶源輔氏曰尹氏最得此章之指而集註又述其意而著明之以必為期尤更有功不然則無忘憚者或得以藉口王氏則又有不合於義而必信必果則為妄人之說尤盡其弊。○雙峰饒氏曰大人者篤實而有光輝以上底人與道為一不著安排隨時施安言行何嘗有心於信果耶。○雲峰胡氏曰信果自是為士者當然之事惟至於大人則言行惟義之在雖不先期於信果而自然無不信果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此章亦人當全其本心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

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克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朱子曰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拘如何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底做出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是無知無能底純一無偽大人是有知有能底純一無偽。○太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問赤子之心莫是發而未遠乎中不可作未發時看否曰赤子之心也未有未發時也有已發時今欲將赤子之心專作已發看也不得赤子之心方其未發時與老稚賢愚同但其已發時未有私欲故未遠乎中耳。○赤子之心固無巧偽但於理義未能知覺渾然赤子之心而已太

實自純一無偽中來一故能萬萬從一生此理最好思量。○存疑云赤子之心純一無偽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大人之純一無偽只是孩提之童知愛其親飢便啼喜便笑如斯而已大人之純一無偽與赤子雖迥然不同却是自赤子之純一無偽者克之若失了赤子之心亦無由以至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此即中庸其次致曲曲能有誠道理大人依愚見只以至誠盡性解之不自通達萬變似於不失赤子之心更切以不重在通達萬變故也

朱子曰此章推本聖人作聖之由

孟子養生云云蒙引云養生不足以為大事蓋以人情言則暇豫而措以事勢言則雖失而可贖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者以人情言則倉皇而顛沛以事勢言則其悔不可追○揚明云養生是養親之生不足字就處常時所係不甚重送死凡殯而附身墓而附棺皆是○直解云當字解做為字

至於送死云云蒙引云送死所以為入道之大變者蓋此是顛沛之際造次之時也易至有悔故遂繼之曰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

章圖云右第十三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即事親之道而見輕重之等

人則有知覺擴充之功而無巧偽安排之鑿故曰不矢赤子之心者箇不失字便是不同處○赤子無所知無所能大人者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之心若失了此心便些子機關計些子利害便成箇小底人了○大人心中沒許多事○雙峰饒氏曰赤子如飢要乳便是欲但飢便啼喜便笑皆是真情全無巧偽大人只是守此純一無偽之心而充擴之所謂蒙以養正聖功也○新安陳氏曰常人累於私欲而失其赤子之心大人不誘於私欲而擴充其本然之心○孟子言此亦是欲人遏入欲擴天理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

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王德修云親聞和靖說唯送死可以當大事

曰親之生也好惡取舍得以言焉及其死也好惡取舍不能言矣當是時親之心即子之心子之心即親之心故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朱子曰亦說得好

雙峰饒氏曰養生今日不及明日猶可補惟送死有不到為終身之恨他日欲為不可得矣○新安陳氏曰生事死葬皆當以禮其不可輕忽也○孟子此言非謂養生為輕但當以禮從容急遽較之則送死比養生為尤重大耳○趙岐註云致養未足以為大事送終如禮則為能奉大事也按此則以為字訓當字非

章圖云右第十三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即事親之道而見輕重之等

孟子曰君子云云講述云

通篇之字俱指理言得之者心得其理也居之者居此理于心資之者資心之理以應用也取之者隨事而取諸心之理皆相值也原本也即心之理也○蒙引云君子深造之以道五箇之字同是推此理也云

○又云道則其進爲之方也太要不出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次第是即深造之以道深造之以道猶云以道而深造之也○又云取之左右逢其原只是形容之辭左右雖辭其實亦不在近處只是心裡明其近便耳蓋自得之者得之心也取之只取其得之心者耳豈在外乎○續讀書錄七云孟子言取之左右逢其原原即天命之性也無時不發見于日用之間故取之左右逢其原如水之有來處

爲字有分當看蓋學者欲其循序漸進優游涵泳力行積久自然融會於心所謂自得也理既融於心則所處者自然安固而不搖既居之安則所以資藉之者愈深遠而無窮資之既深則日用之間無所往而非道矣工夫只在深造以道四字上至於自得則自然有以效驗以知行二者各體認之可見孟子之意至於行者爲尤重也程子則專主於知故在圈外資猶藉通義金仁山曰資如蓄積之資集註訓作藉則如資助之資資給之資蓋與取字相應惟資藉之者深厚故取用之者不竭左右身兩旁云云存疑云左右註云身之兩旁至近而非一處是解字義其寔取之左右非取之身之左右取之心也中那有左右要之左右是不一之辭猶詩言左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一般緣這道理在胸中萬事萬物之理一皆備日用間在入所取若取他這一作

擔當之當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資猶藉也朱子曰資字恰似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

擔當之當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資猶藉也朱子曰資字恰似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

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

音 扶 默 識 心 通 自 然 而 得 之 於 已 也 自 得 於 已 則 所 以 處 之 者 安 固 而 不 搖 處 之 安 固 則 所 藉 者 深 遠 而 無 盡 所 藉 者 深 則 日 用 之 間 取 之 至 近 無 所 往 而 不 值 其 所 資 之 本 也 ○ 程 子 曰 學 不 言 而 自 得 者 乃 自 得 也 有 安 排 布 置 者 皆 非 自 得 也 新安陳氏曰有安排布置便是勉強而非自然之得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造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追求之則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朱子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其間然後可以自得 ○ 朱 子 曰 深 造 者

厚涵泳其間然後可以自得○朱子曰深造者

孟子曰君子云云

這一件便原有道理在撞
著取他那一件那一件便
有個道理在撞著左左右
右東西南北四方八面隨
吾所取無不有個本原底
道理在撞著這便是取之
左右逢其原註至近而非
一處即是此理非真有個
左右若身之兩旁也○至
近而非一處有兩意要看
得有著落至近言不待取
之深遠也只在目前取非
一處言不但一事有個道
理也事事皆有個道理合
二意而一貫之只是事事
皆有個道理又不待遠求
緣這道理都融會在心隨
取隨足譬如地下有泉隨
他甚處掘便得不待鑿深
然後得也

潛心出于楊子法言優游厭飫杜預之左傳序云優而柔之使自來之屬而飲之註疏云優柔俱訓為安寬舒之意也

當知非淺迫所可致若欲淺迫求之便是強探力取
深造只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待其真積力久則自
得之矣○道是進為之方此是趙岐之說蓋循此進
進不已便是深造之猶言以這方法去深造之也
道是工夫深造之是做工夫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
篤行之次序即是造道之方法若人為學依次序便
是以道不依次序便是不以道能以道而為之不已
造之愈深則自然而得之既自得之而為我有則居
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一句又要入看蓋是
自家既自得之則所以資藉之者深取之無窮用之
不竭只管取只管有衰衰地出來自家資他他又資
給自家如掘地在下藉上面源頭來注滿若源頭深
則源源來不竭若淺則易竭矣取之左右逢其原蓋
這件事也撞著這本來底道理那件事也撞著這本
來底道理事事皆撞著這道理如資之深那源
頭水只是一路來到得左右逢原四方八面都來然

然後得也
潛心出于楊子法言優游厭飫杜預之左傳序云優而柔之使自來之屬而飲之註疏云優柔俱訓為安寬舒之意也

章圖云右第十四章鄱陽
朱氏曰此章明學貴用功
以致成功之效學兼知行
言

這箇只在自得上纔自得則下面節次自如此○問
學是理而得之於身不可以強探力取也必深造之
以道然後有以默識心通而自然得之蓋造道之不
深者用力於皮膚之外而責效於旦暮之間不以其
道者從事於虛無之中而妄意於言忘之表是皆不
足以致夫默識心通而自得之必也多致其力而不
急其功必務其方而不躐其等則雖不期於必得而
自然得之將有不可禦者矣未得之固無可居之地
得而不出於自然則雖有所居而不安惟自得之則
理之在我者吾皆得以居之如人有室廬之安動作
起居種種便適自眷戀而不去也○資助既深看是
甚事來無不湊著這道理不待自家將道理去應他
且如為人君便有那仁從那邊來為人臣便有那敬
從那邊來為子之孝有那孝從那邊來為父之慈有那慈
從那邊來只是那道理原頭處自家靠著他左右前
後都見是這道理○問程子之說如何曰必須以道

朱氏曰此章明學貴用功以致成功之效學兼知行言

左可潛心積慮優游厭飫若不以道則潛心積慮優游厭飫做甚底○慶源輔氏曰自得如子貢悟性天道不可聞曾子唯岳道一貫之語此何待於言語而後見正張子所謂德性之知不萌於聞見者也豈容更有安排布置哉蓋其平日潛心積慮優而游之厭而飲之全身在義理之中及其真積力久理與心融物與性合然後可以有得若有一毫急迫之意便是私已與道便自間斷更如何得到自得田地○潛室陳氏曰君子淺造之以道謂以法度而深造之優而游之使自得之饜而飲之使自趣之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以下皆爲學之效驗耳左右逢原意最好學至於自得則理只在左右之近觸處見本源此豈我帶來道理亦只事事物物元有道理森然已具吾人自得之餘取之而逢見之耳○雙峰饒氏曰這箇道字便是致知力行之方之字是指所得而言下面居之資之取之皆是指所得言也○徽庵程氏曰君子之

學以自得爲貴然有自得之工夫有自得之效驗深造之以道自得之工夫也居之安資之淡取之左右逢其原自得之效驗也自有是工夫必有是效驗效驗有所未至必工夫有所未盡也○雲峰胡氏曰非有所造者不能有所得非造之深者不能自得然不以其道則無深造之方法未易到自得之地步深造之以道是未得之先下工夫居安至逢原是自得之後見功效太要在勿忘勿助集註謂有所持循是勿忘以俟夫默識心通是勿助所謂潛心積慮是勿忘優游厭飫是勿助○新安陳氏曰自得之有二說朱子謂自然而得之所附程子說證已說之出於程子也一說謂自得之於己如南軒云不自得則無以有諸已自得而後爲己物也以其德性之知非他人所能與故曰自得此近乎莊生所謂自得其得而非得人之得之意終有弊不如自然得之之說有從容優游之味通考程氏復心曰此纂集程子三說合而爲一

孟子曰博學云云日錄徐

岩泉曰及復也還也○放

之類不合者此理也卷之

藏於密者此理也約處即

散殊之統會博處即統會

之散殊心是根本復歸其

根則理雖散殊原是一個

○王交黃金改曰博學詳

說非徒泛泛學之說之也

皆自吾身心體驗力行去

有著實工夫將以二字亦

非體驗則天下之理本不

外吾心豈不是約及字無

工夫將以二字亦非下一

層詳說中便自見約○蒙

引云將以反說約也如詩

三百篇博求其義而約之

只是思無邪而已三千三

百之禮博求其義而約之

只是無不敬而已易六十四卦其約不外乎時之一字書五十八篇其要不外乎操存涵養孟子

非親到自得之境者

安能言此以覺入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鬪

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

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

也○程子曰博與約正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

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人知要也○

問世間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知箇約處者何故

朱子曰它合下博得來便不是了如何會約他竟不

窮究這道理是如何都見不透徹只是搜求隱僻之

事鉤摘奇異之說以為博如此豈能得約今世博學

之士大率類此○約自博中來通貫處便是約不是

通貫了又去裏面尋討箇約某嘗不喜揚子雲言多

聞則守之以約多聞了又要一箇約去守他○程子

說格物云但積累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便

是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慶源輔氏曰集註所

謂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理謂詩書六藝所載許多道

理也承上章言博學詳說則是深造之意反說約則

是自得之事但上章以行言此章以知言知與行益

互相發也○潛室陳氏曰不博則約無所施學到約

後許多博處方有受用○雙峰饒氏曰誇多說博學

鬪靡說詳說所以博學者非徒誇其多所以詳說者

此章示人以求道之學

非親到自得之境者

安能言此以覺入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鬪

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

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

也○程子曰博與約正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

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人知要也○

問世間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知箇約處者何故

朱子曰它合下博得來便不是了如何會約他竟不

窮究這道理是如何都見不透徹只是搜求隱僻之

事鉤摘奇異之說以為博如此豈能得約今世博學

之士大率類此○約自博中來通貫處便是約不是

通貫了又去裏面尋討箇約某嘗不喜揚子雲言多

聞則守之以約多聞了又要一箇約去守他○程子

說格物云但積累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便

是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慶源輔氏曰集註所

謂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理謂詩書六藝所載許多道

理也承上章言博學詳說則是深造之意反說約則

是自得之事但上章以行言此章以知言知與行益

互相發也○潛室陳氏曰不博則約無所施學到約

後許多博處方有受用○雙峰饒氏曰誇多說博學

鬪靡說詳說所以博學者非徒誇其多所以詳說者

地方是其學問也

明解云謂詩書六藝學與說不同學就習誦而言說就講明而言

融會貫通云云蒙引云融

會貫通者眾理之渾融為

一也眾理自是眾理如何

得渾融為一萬物各具一

理而萬理同出一原如仁

者人之理也義則仁之所

宜禮則仁之節文智則仁

之是非要之只是一箇仁

之因物賦形而已耳又如

義之宜也舉其目長則宜

敬之賢則宜尊之群臣則

宜體之太臣則宜禮貌之

推而言之父之所宜慈也

此章示人以求道之學

非親到自得之境者

安能言此以覺入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鬪

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

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

也○程子曰博與約正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

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人知要也○

問世間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知箇約處者何故

朱子曰它合下博得來便不是了如何會約他竟不

窮究這道理是如何都見不透徹只是搜求隱僻之

事鉤摘奇異之說以為博如此豈能得約今世博學

之士大率類此○約自博中來通貫處便是約不是

通貫了又去裏面尋討箇約某嘗不喜揚子雲言多

聞則守之以約多聞了又要一箇約去守他○程子

說格物云但積累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便

是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慶源輔氏曰集註所

謂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理謂詩書六藝所載許多道

理也承上章言博學詳說則是深造之意反說約則

是自得之事但上章以行言此章以知言知與行益

互相發也○潛室陳氏曰不博則約無所施學到約

後許多博處方有受用○雙峰饒氏曰誇多說博學

鬪靡說詳說所以博學者非徒誇其多所以詳說者

此皆自其同者言之若至其相反處亦一理之貫通也如賢者用則不賢者宜融矣大賢宜木用矣小賢宜水用矣合禮者宜受則不合禮者宜辭矣豈不同一事理之宜哉至於仁之愛入而又有時乎殺人者蓋可愛者固愛之其元惡太慈梗吾之愛則由愛生惡有如陰陽之相生亦一理之貫通也又如父子主恩反而推之則君臣主敬矣夫子制義反而推之則適人從夫矣如此之類其目有萬而萬實一者只者一理之因物賦形耳然非致其博學詳說之功則亦不能超詣類情以至於此抑又莫知其所以為一也故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人之下心此則其所以能反說約者也

謂約之以禮不同蓋約禮以行言反說約以知言也○東陽許氏曰博學詳說以知言約則會其極而於行上見通考宋氏公遷曰語由也女聞不言六蔽博學而篤志仕而優則學及此章皆以知言仕與學對則仕屬乎行六蔽與六言相對則六言屬乎行博學詳說承深造以道而言則深造之者重在行也仁在其中雖未及乎行而篤志二字亦篤行之漸也此聖賢之言所以無弊也

○學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向背音頓殊新安陳氏曰一則

博學於文云云蒙引云文或謂凡事物之理所在皆是文固通但文者載道之具朱子分融會貫通云云蒙引云融會貫通者衆理之渾融為一也衆理自是衆理如何得渾融為一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如仁者人之理也義則仁之所宜禮則仁之節文智則仁之是非要之只是一箇仁之因物賦形而已耳又如義之宜也舉其目長則宜敬之賢則宜尊之群臣則宜體之太臣則宜禮貌之推而言之父之所宜慈也子之所宜孝也兄之所宜愛也弟之所宜恭也庸敬宜在兄也斯須之敬宜在卿人也冬日宜飲湯也夏日宜飲水也要之只要一箇宜之因物賦形而已耳

之士大率類此○約自博中來通貫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尋討箇約某嘗不喜揚子雲言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聞了又要一箇約去守他○程子說格物云但積累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便是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慶源輔氏曰集註所謂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理謂詩書六藝所載許多道理也承上章言博學詳說則是深造之意反說約則是自得之事但上章以行言此章以知言知與行益互相發也○潛室陳氏曰不博則約無所施學到約後許多博處方有受用○雙峰饒氏曰許多說博學闢靡說詳說所以博學者非徒誇其多所以詳說者非徒闢其靡欲人融而會之貫而通之而已這物事未曾融時一箇是一箇纔融了便會為一約是要約如息無邪毋不敬之類○新安陳氏曰輔氏謂上章以行言竊謂亦兼知與行言之耳此章孟子所謂博學與孔子所謂博學於文同所謂反說約與孔子所

此皆自其同者言之若至其相反處亦一理之貫通也如賢者用則不賢者宜黜矣大賢宜大用矣小賢宜小用矣合禮者宜受則不合禮者宜辭矣豈不同一事理之宜哉至於仁之愛人而又有時乎殺入者蓋可愛者固愛之其元惡大惡梗吾之愛則由愛生惡有如陰陽之相生亦一理之貫通也又如父子主恩反而推之則君臣主敬矣夫子制義及而推之則適人從夫矣如此之類其目有萬而萬實一者只者一理之因物賦形耳然非致其博學詳說之功則亦不能起諸類悟以至於此抑又莫知其所以爲一也故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人之下心此則其所以能及說約者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自欲服人也而乃不能服人以善養人非以服入也而乃能服天下○又云此章益爲當時國君而言曰服入曰養入此入字亦指其平等人言非必指百姓入者雖不是自家的善而撫之以服入人亦未嘗不服只是不心服

章圖云第十六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爲治用心不同之效

謂約之以禮不同蓋約禮以行言反說約以知言也○東陽許氏曰博學詳說以知言約則會其極而於行上見通考宋氏公遷曰語由也女聞不言六蔽博學而篤志仕而優則學及此章皆以知言仕與學對則仕屬乎行六蔽與六言相對則不言屬乎行博學詳說承深造以道而言則深造之者重在行也仁在其中雖未及乎行而篤志二字亦篤行之漸也此聖賢之言所以無弊也

○學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

服入者欲以取勝於人養入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向背音頓殊新安陳氏曰一則

已而言一則自然能服天下天下則盡乎人矣非向背頓殊乎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朱子曰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如張華是也以善養入者惟恐人不入於善如湯於葛遺之牛羊又使人往爲之耕是也○南軒張氏曰先王樂與人爲善欲天下舉在吾化育之中如春風被物物蒙其養無不應者殊嘗有意於服入而天下之心悅誠服有不期而然者蓋以善道與入共之耳若霸者之所爲其善者不過欲以善服入齊桓會首止而定王世子晉文盟踐土率諸侯以朝王是也學者深見二者霄壤之殊則王霸之分了然矣○慶源輔氏曰以力服人以德服人以事言也其不同處見以善服入以善養入以心言也其不同則難見也孟子之言至此愈密矣以善服入者以善爲已私也以善養入者以善與天下公也○雲峰胡氏曰以德服入蓋對

孟子曰以善服人自欲服入也而乃不能服人以善養人非以服入也而乃能服天下○又云此章益爲當時國君而言曰服入曰養入此入字亦指其平等人言非必指百姓入者雖不是自家的善而撫之以服入人亦未嘗不服只是不心服

章圖云第十六章都陽朱氏曰此章明爲治用心不同之效

孟子曰言無實云云楊明云言泛指入言是不祥謂有關天下國家之大害蔽賢就毀謗阻塞上說者字指言不指人○衍明云不祥便是災

集註或曰云云存疑云依前說兩實字皆同依後說則兩實字不同所以集註先前說○通義金氏曰集註兼舉二或皆非定說難凡例以前說為長然如後說則兩實字當作一本丁效蔽賢者以正為邪以善為惡此言之無實者也言無實者不祥故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蓋文字中凡說不祥便是凶禍又當之一字亦可見語意與始作備者其無後乎同

章圖云右第十七章鄱陽朱氏曰此章疑義

徐子曰仲尼云云徐氏筆精云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論語川上之歎或指此歎其他經傳不復再見惟荀子宥坐篇及劉向說苑子貢問太水必觀之說孔子答之極詳亦可証亟稱之義
孟子曰原泉云云蒙引云孔子言水不舍晝夜明道體之不已孟子言水之不舍晝夜喻入為之不已孔子之言發天理之本然孟子之言指入事之當然孔子言天理之本然而人事之當然者自見於言外孟子為徐子言未及於語上也

上文以力服人而言謂王者之服人異乎霸者之服人如子禽疑夫子得聞國政有以求之而子貢答以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新安倪氏曰按孟子二章皆以王霸對言前章公私之分在力字與德字以力服人者拔力以行私而反乎公者也曰德則其理純乎公矣此章公私之分在服字與養字以善服人者認善以為己私而害乎公者也曰養則其心純乎公矣○東陽許氏曰以善養人謂有善於身而教化撫字使民同歸於善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

南軒張氏曰蔽賢出於媚疾之私方其欲蔽賢也私意橫起不祥之氣固已充溢於中矣天生斯賢以為

入也蔽賢之人妨賢病國不祥孰甚焉
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有闕文焉
新安陳氏曰前說一實字歸一意然皆無深意味不如闕之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更反

亟數音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徐子即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發矍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舍放皆上聲舍一讀如字見論語子在川上章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
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
有原本不已。晝夜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
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新安陳氏曰。水
以不已而漸進。以至歸宿于海。有本者如是。孟子自
以此句承接上意。有本者指原泉。如是指混混。至放
乎四海。是之取爾。答徐子何取於水也之問。謂孔子
所以亟稱於水者。此意之是取爾。本文只是說水。如
人有實行以下。因結語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二句
推出孟子借水以箴規徐子之意。而與下節集註
如中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
不能長久也。相對言之。

荀為無本云云直解云孟子告徐子說有本之水能漸進不已而至于海者以其源遠而流長也
若水之無本者則不然當七八月間乃大雨時行之候也云云○文林貫肯云無本即無原本○
通義程氏復心曰七八月即夏五六月言七八月間水易乾時七八月間雨集七八月間旱一般
句法集溝澮皆滿謂諸處
水來集得溝澮皆盈

集註澮田云云圖史合攷
曰爾雅云水注川曰澮注
澮曰谷注谷曰澮注澮曰
澮注澮曰澮

耻其無實云云微言王觀
壽曰註耻其將不繼自水
之易涸上生來然使浮名
可繼君子遂不耻之乎
有臘等云云通義程氏復
心曰言聲聞過情便有于
譽之病言盈科而後進便
有躐等之病

荀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
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古外反。涸下
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

得虛譽不能長久也。新安陳氏曰。水無原本。人無實
行之譬也。溝澮皆盈而涸。可立

待。與上文混混盈科而進。以至放乎四海。聲聞名譽

者。相反。暴得虛譽而不能長久之譬也。新安陳氏曰
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集註所謂有

實。行無實行。全從此情。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躐
實之情。字上發揮出來。

等。于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

孔子嘗云云論語顏淵篇云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章圖云右第十八章鄒陽朱氏曰此章明聲譽貴有蘊積之實

孟子曰人之云云楊明云人兼庶民君子言○又云庶民包智愚賢不肖云云君子包舜文禹湯云云是失幾希存是保全意○二之字即指幾希之性說云云○辨斷丘毛伯曰幾希二字人俱解作必皆云人得其正而靈物得其偏而蠢若全靈蠢之分則相去甚遠又豈止是必而不多也須知此自理之微妙上言當在所以二字上看出蓋人本異于禽獸而所以異于禽獸處其理至微而無形其機至危而無著此便有得失之介其端倪宜防之意若說人之異於禽獸者原至必而不多而下列聖皆存此幾希之理然則聖人當初亦異于禽獸者不多耶此斷不通之論也故君子存之是存這一點微妙之理庶民去之是去一點微妙之理云云○徐做弦曰幾希近解者指心之惺然靈

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朱子曰所謂

情這箇大段務外更就中間言之如為善無真實懇惻之意為學而勉強苟且徇人皆是不實就此反躬思量方得○慶源輔氏曰此章指意都結在後兩句上故集註只以虛名實行為言而引林氏鄒氏之說以明之蓋孟子之意專欲救徐子躐等乎譽之病耳孔子之稱水固不專在此也然由是觀之雖一物具一理亦隨人所取如何爾理固無盡也又曰達者有本謂質直好義聞者無本謂色取仁而行違○汪氏曰水之可觀其源有本其流不息進有漸則以盈科為量行有至則以四海為歸○雙峰饒氏曰論孟二

病而易曉
不舍晝夜所指不同夫子說道體孟子說有本所謂微旨川上之歎是也孟子只就徐子身上說取切其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

覺處說引周子幾微幽老子聽之不聞名曰希為證看來還作不多若謂異處在此一點微妙中則全無微切意矣且齊人章之幾希更說不去○摘訓云去存俱兼知行二之字指幾希說

云云通義金仁山曰幾微希小也者讀幾希句猶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只些子耳存是存些些子去即失之文勢多以此二字為反結語非孟子文意衆人不知云云蒙引云註衆人不知此而去之謂不知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幾希間也○通義金仁山曰不知此并下知此二知字補所以去所以存之故本下文明察字戰兢惕厲通義仁山金氏曰戰兢惕厲此四字補意尤緊亦從幾希字來只爭些些子才不存之即去去即同於禽獸所以戰兢惕厲唯恐失之也○存疑云戰兢惕厲是存之工夫卒有以全其所受之正方是存之○易乾卦云九二名惕若厲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其理雖散於萬事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吾人之一心則知所謂幾希者即是仁義而所謂庶物人倫者亦非仁義外物也○文林貫育云庶物指眾事之理言人倫指五品倫理言由是以心出意非行仁義見非勉強意云云○目錄蘇紫溪曰聖人一天也天之道四時行焉非行四時也百物生焉非生百物也此天之道即人之心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由吾心而行之便無物而非仁義故曰由仁義行○袁了凡

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

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朱子曰

所同者理也所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無所不明禽獸便昏了只有兩路子明如父子相愛雌雄有別之類人之虛靈皆推得去禽獸便更推不去人若以私欲蔽了這箇虛靈便是禽獸人與禽獸只爭這些子所以謂幾希○飢食渴飲之類是人與禽獸同者有親有義之倫此乃與禽獸異者存是存所以異於禽獸之道理令人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取○西山真氏曰人與物相比亦遠矣而孟子以為幾希者蓋人物均有一心然人能存而物不能存所不同者惟此而已人類之中有凡民者亦有是心而不能存無異於禽獸矣惟君子能存之所以異於物也○新安陳氏曰集註知之二字示人以存之之門

戰兢惕厲四字授人以存之之法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形旬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上聲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張子曰

女真曰舜大...

曰明如鏡之照察是照得
纖悉由仁義行即從明察
處出而行之也不可以生
知安行乎對○存疑云問
聖人無所不至舜於不倫
則察之至於庶物則但曰
明而已然則有所未至乎
曰聖人之知雖無所不至
聖人之存心則有詳畧曰
明曰察以其存心言也○
又云人倫庶物之理在心
則曰仁義仁者心之德人
倫庶物之理得之於心仁
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人
倫庶物之理各有所宜義
也○又云由仁義行這行
字不著力行仁義行字著
力此安勉之分也聖人之
心一理渾然沖漠無朕之
中萬象森然已備是仁義已根於心也待感物而動則據其中之所有者而發之於外都是他本
來面目不曾改頭換面故曰由仁義行言由那本來底行也故曰不著力行仁義是仁義未得於
已纔用功去行他欲使其得於已故曰著力

集註明則有以云云○章圖云察淡於明明只是太槩明得這箇道理耳明只是知故以識字解
之至於察則但帶行字意思故以盡其詳言之
物理固非度云云又云天下無性外之物故凡物之理皆非在吾度外至於人倫則是吾身至
親切事故其所知自然有
明與察詳與畧之異然非
特知之如此至於行亦如
此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
物此則行之詳畧也

章圖云右第十九章鄱陽
朱氏曰此章贊美聖人能
盡入道之極

庶物察人倫皆窮理也既知明理但知順理而行而
未嘗有以爲仁義仁義之名但人名其行取如天春
夏秋冬何嘗有此名亦人名之取○朱子曰明物察
倫由仁義行三句以學言之則有序猶格物致知而
後意誠心正也自聖人言之則生知安行不可以先
後言也○惟舜便由仁義行他人須窮理知其爲仁
爲義從而行之且如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既未能安
仁亦須是利仁利仁豈是不好底知仁之爲利而行
之不然則以入欲爲利矣○南軒張氏曰行仁義猶
與爲二物由仁義行則如目視耳聽手持足履身與
理一而非二也若舜可謂全其所以爲人者而無虧
欠矣未至于舜猶爲未盡也人皆可以爲堯舜其本
在乎存之而已○西山真氏曰存之者猶待於用力
舜則身即理理即身渾然無間而不待於用力矣○
雙峰饒氏曰孟子舉舜做箇存底樣
子孟子言必稱堯舜直是要人學之○尹氏曰存之

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
行存者能之雲峰胡氏曰庶民不能存無以自異於
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所以自異於庶
民存之者君子存者聖人此又聖人所以異於君子
也○新安陳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而皆可爲堯舜
以得形氣之正而能全其性耳仁義此性中天理之
大者也人倫之中仁義行焉仁於父子義於君臣是
也君子存之而後存舜太聖人不待存之而自存何
以見其不待存之以其知生知其行安行見之也君
子必待存之故不能生知必學知焉不能安行必勉
行焉孟子所謂行仁義正是存之之君子事也而知
未之言所以集註補之曰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君子
知此而存之不知與知意了然矣知之而後能存存
乏而後能行知以覺於心言存以存於心言行以行
於身言由仁義行存者能之即尹氏此言推之則行

孟子曰禹云云辨斷止毛

伯曰通章不用分截總是存幾希之心舜由仁義行純是道心流而人心淨此道統所由肇也禹惡旨酒以防人心之危好善言以擴道心之微此禹之精于擇一于守以允執其中處湯承之而執中蓋兢兢于危微之介而專守此道心之正也○蒙引云於旨酒而惡之惴惴然惟恐欲心之或熾所以遏不欲也於善言則好之汲汲焉惟恐善道之或遺所以擴天理也此禹之憂勤惕厲處即存其所以異於禽獸者也

戰國策儀狄作酒云云本

章後卷謂儀狄女帝也○大學衍義則云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是儀狄必又是人非女帝矣○通義金仁山曰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與避席擇言曰昔者女帝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美進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公國者

事見魏一卷○名義考八云魯人言以爲無旨儀狄人多以爲男子不知魯人有旨儀狄女也

湯執中云云見書大禹謨及阜陶謨蔡註昌言盛德之言也拜所以敬其言也

湯執中云云蒙引云湯執中以處事言立賢無方以用人言二句關涉亦甚廣大○存疑云此云執中

中以已發言與中庸之中稍異故註以無過不及解之湯立賢無方在伊尹上見得自古未有起自匹夫遂作相者可見是立賢無方高宗於傳說文王之於太公想皆祖此

集註執謂云云通義金仁山曰恐與子莫執中之執似故特出此字義

文王視民云云蒙引云文王視民如傷以治入言望道而未之見以脩己言此二句憂勤惕厲意自明○近思錄卷之十明道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顯常愧此四字○講述云視民如傷便是民已無傷望道如未見便是

仁義豈非存之者能之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言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

入其國者遂疏平聲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慶源

輔氏曰惡旨酒則物欲不行好善言則天理昭著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朱子曰這執中與子莫執中不

同湯只是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慶源輔氏曰執中則處義精審立賢無方則用人無間○

氏曰未應事以前未發之中如何執得須是事到面前方始量度何處是過何處是不及方可執而用之是就事物上執擇善固執也是就事物上擇而執之若先執定這中待事物來便是執一是子莫執中了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問以而爲如亦有據乎朱子曰詩云垂帶而厲鄭箋而亦如也此以而爲如也春秋星隕如雨左氏曰與雨偕也此以如爲而也則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易乾卦九三及離云君子

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易乾卦九三及離云君子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言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

入其國者遂疏平聲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慶源

輔氏曰惡旨酒則物欲不行好善言則天理昭著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朱子曰這執中與子莫執中不

同湯只是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慶源輔氏曰執中則處義精審立賢無方則用人無間○

氏曰未應事以前未發之中如何執得須是事到面前方始量度何處是過何處是不及方可執而用之是就事物上執擇善固執也是就事物上擇而執之若先執定這中待事物來便是執一是子莫執中了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問以而爲如亦有據乎朱子曰詩云垂帶而厲鄭箋而亦如也此以而爲如也春秋星隕如雨左氏曰與雨偕也此以如爲而也則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易乾卦九三及離云君子

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易乾卦九三及離云君子

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易乾卦九三及離云君子

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易乾卦九三及離云君子

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易乾卦九三及離云君子

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易乾卦九三及離云君子

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易乾卦九三及離云君子

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易乾卦九三及離云君子

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易乾卦九三及離云君子

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易乾卦九三及離云君子

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易乾卦九三及離云君子

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易乾卦九三及離云君子

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易乾卦九三及離云君子

道道已有見只為愛民深
求道切其心不自滿足故
視之如有傷望之如未見
也觀註兩箇已字猶字便
見心之無窮所以為憂勤
惕厲之心○通義金仁山
曰而讀為如詩中用而字
結者皆如字意偏其及而
謂華偏翻如也室是遠而
謂人之遠如也諸詩多如
此

武王不泄云揚明云邇
至近之事至近之人遠指
政事之隱伏臣民之賾逃
○蒙引云邇者人所易狎
而不泄蓋人皆狎之而已
獨不泄謹之至也遠者人
所易忘而不忘蓋人皆忘
之而已獨不忘慮之周也
其憂勤惕厲之心何如哉○存疑云以入言若待御僕從之在左右者邇也賢人之在側陋及親
賢之藩屏於外者遠也以事言如日用間起居食息隨身而在邇也如民生休戚國家利害或在
千里之外耳目所不及見或在數十年之後事機之未露者遠也

周公思云云蒙引云此一
節看來只是時中○又云
四事之外有不合者如忠
質文異尚于丑寅之迭建
貢助徹之異賦之類○揚
明云思兼欲一心會其全
○哀了凡云四事即四人
所行之事不止上四條而
四條之事亦在其中若單
指上四條則如惡青酒
善言那時異勢殊豈有不
合者

終日乾乾蔡氏曰乾乾行事不息也○不顯亦臨無
射亦保是文王望道如未見之事又曰望道而未見之
見此句與上文視民如傷為對孟子之意曰文王保
民之至而視之猶如傷體道之極而望之猶未見其
純而不
已如是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去聲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

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宋子曰泄邇忘遠此通人與事而言泄字兼有親狎

忽略之意○慶源輔氏曰於人所易狎而不泄則敬

心常存於人所易忘而不忘則誠心不息○雙峰饒氏曰德之盛言不泄邇仁之至言不忘遠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
繼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
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
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朱子曰所舉四事此必周公嘗如此說○讀此一篇使人人心惕

然而常存也○南軒張氏曰不合者思而未得也未
得之思之惟恐不得既得之行之惟恐不及也凡井
田封建取室建官禮樂刑政雖起於上世而莫備於
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緯本諸三王而達之者也
周公之心此章發明至矣○潛室陳氏曰對酌三王
之事而損益之猶孔子之集大成○雙峰饒氏曰施

程子曰孟子云云通義金
仁山曰聖人則一其時其
事其作用之迹與其警省
之辭又各有可見處故周
公孟子各因一事而言禹
之好惡湯之中公文武之
不間不已則學聖人者有可用力處

章圖云右第二十章翻陽朱氏曰此章稱美聖人一事以見其德之盛

孟子曰王者云云存疑云雅詩既亡則上陵下僭故潘放而亂賊橫人欲肆而天理滅聖人於是
即魯史舊文而修春秋以定天下之邪正立百王之大法此春秋所以作也○蒙引云以政教號
令為王者迹者以其見於行事故謂之迹也○說迹以其所及而言政
教之所被即王迹之所及
也○又云二雅之詩先王
政教號令有寓焉此詩既
亡春秋之所以作也○衍
明云春秋作是孔子所筆
削而以隱公元年為始之
春秋也若魯國原曰之春
秋則自伯禽受封來已有
了豈待詩亡而作耶

此四者之事事或有不可行却當思其理事雖不同
理却不相違故集註云其事或有不合又來照上面
一箇○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以繼之而各舉
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
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雲峰胡氏曰朱子嘗曰
常存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只是憂勤惕厲須臾
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
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厲故人欲肆而天理亡
身雖有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輔氏以為周公皇
皇汲汲不已之誠如此學者苟能深體而默識之則
聖人之心與理昭昭常存不死而在吾心自之間矣
說常存不死四
字意與集註異

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

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世邇忘遠也人謂各

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慶源輔氏曰集註恐

聖人於道互有得失故發明如此聖人造道之極

凡有所為無不各極其至豈容更以盛不盛言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

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詩亡黍離註申

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太子安白于申而

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
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
變風○新安陳氏曰平王以後詩不入於大小雅而

集註平王東云云通義宣
城張氏曰史記元年是時
幽王既為犬戎所殺豐鄘
逼近戎狄不可居乃東遷
于洛邑自都洛邑之後王
室微弱號令不行於諸侯
政由方伯齊楚秦晉漸大
謂黍離降云云黍離者詩
篇名今王風之首載之朱
註云周既東遷大夫行役

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

盡為禾黍聞周室之顛覆
傍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
黍之離離與稷之苗以興
行之靡靡心之搖搖云云

○通義吳氏程曰西周政
由上出故雖幽厲之詩猶
得為雅東周夷於列國故
雅亡而詩降為風大序所
謂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
廢興是已○蒙引云蓋王

者之詩謂之雅列國之詩
謂之風黍離本周大夫之
詩當在雅然為東遷以後
之詩今降居王風夫王者

無風今日王風則與齊風
鄭風者類矣故曰黍離降
為國風而雅亡也雅亡則
王者之詩終於此矣於是

其事始載於春秋○又云詩王風黍離註平王以亂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
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王國變風○又云黍離降為國風者非夫子降之也因其自降從而降
之也蓋東遷以後周王之名存焉而實與列國無異既無異則其詩亦安得獨異於列國哉故從
而降之

齊之乘云云楊明云乘車

載也取紀載當時行事○
蒙引云蓋乘所以載也故
取乘字以名其書今人以
譜謀為家乘者正取此意

○焦氏筆乘曰檮杌舊注
惡獸名非也檮斷木也一
作剛木注亦楚謂之檮杌

檮杌惡木也取其記惡以
為戒趙岐曰檮杌者謂凶
之類與於記惡之名杌樹

無枝也久木从壽从兀壽
久也兀不動也不以才則

齊魯四書大全 卷八

儕為十五國風其事遂始
載於春秋而詩終乎此矣
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
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

也問黍離降為國風恐是夫子刪詩時降之○宋子曰
亦是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如周南召南當
初在豐鎬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
為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為二雅自二雅退而為王

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
坡了○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
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

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不復作
於上而詩降為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
正為百王之大法也○潛室陳氏曰雅詩多是王者
朝會燕饗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

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
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聲節與列國之風
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
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
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

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
表年以下出晉杜預所作左傳序文古者列國皆有
錯雜也雜舉春秋二時以該四時也

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新安陳氏曰必

輔氏

齊魯四書大全 卷八

二十九

非獸明矣

其事則云云衍明云其事如盟會戰伐之事取者取而裁定之謂○鄭申甫曰事不必皆桓文所自為襄文之事○徐傲絃原直云其事曰齊桓晉文則非王迹其文曰史則非聖經曰其義則丘竊取之正所以續聖經而存王迹也○高中文曰其事則齊桓晉文者何曰列國之事春秋皆記之桓文為盛故以桓文言耳曰孔子奚取桓文也曰當時天下不知有周乃能尊周夷方凌夏乃攘夷故有取也○日錄徐岩泉曰孔子言竊取只是謙辭猶云竊比老彭不是位不在而道有之意也若以位不在為竊取則孔子亦歉然矣明知在我犯非其分矣夫子之意不然耶

春秋皆桓文之事蓋五霸桓公為盛其後諸霸不過襲其迹而為之晉文之霸在僖公之世而此云夏盟至春秋未始衰故霸王雖不一而其事則皆桓文之事耳竊取者云云蒙引云太註竊取者謙詞也不必依蔡氏謂夫子有德無位故自以為竊取若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却

曰古人以善為常多不記載以惡為反常故特記之如堯典之末只載朱兜共鯀而已以楚史記之名觀之則楚雖蠻夷猶有古人遺意後世之人負大罪惡於身而初不知愧恥及一有小善則沾沾自喜以為真已若者亦可哀已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去聲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

蓋言斷丁亂反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

贊一辭者也公羊傳昭公十二年春秋之信史也其其辭則丘有罪焉爾○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于為春秋筆削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

之大法南軒張氏曰春秋未終經聖筆則固魯之史耳自其義聖人有取焉則史外傳心之要典所以存天理遏人欲撥亂反正示王者之法於將來者也○蔡氏曰其義蒙上文王者而言蓋王者之義也

孔子有德無位故自以為竊取王者之義而定二百四十二年之邪正所謂為百王不易之大法者也○慶源輔氏曰夫子之作春秋不過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而已而其竊取之義則在於定天下之邪正為

▲章圖云右第二十一章
鄒陽朱氏曰此章因論春秋而見孔子之事功

百主之大法也。夫春秋之善善惡惡，撥亂世而反之正，上明四代之禮樂，下示百主之法程，聖人之用備見此書，而夫子之言則又謙抑如此，略無自居其功之意。此孟子所以因而述之，以繼羣聖之後也。○雙峰饒氏曰：其文則史元是魯史之春秋，其義則某竊取之，方是孔子之春秋。以匹夫行天子賞罰，故曰竊取。自咎自謙之辭。○汪氏曰：史不止于晉楚五霸，不止於桓文。孟子唯及此者，晉楚為列國之大者，桓文為五霸之盛者也。○通考：趙氏惠曰：齊桓公姓姜，名小白，周僖王元年始霸。秦穆公姓嬴，名任好，襄王八年始霸。宋襄公姓子，名茲父，襄王十年始霸。晉文公姓姬，名重耳，襄王十七年始霸。楚莊王姓芈，名旅，定王元年始霸。號稱五霸。自管仲始。○此又承上章歷叙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雙峰饒氏

孟子曰：君子云云，盧未人曰：君子小人，以位言。若以道言，則小人安得澤澤，亦不是。流風餘韻，即澤澤之類。五世之內，其人雖不可見，然曾見其人者，猶有存焉。故孟子得以此私淑諸人也。若論流風餘韻，百世猶新。況五世乎？○微言徐倣曰：王者曰迹，其方行于天下者，言君子曰澤，自其流行於後世者，言黃葵峯曰：澤者，土之潤氣，流行貫徹乎艸木枝葉之末者也。其在人則其德業之傳流乎子孫後裔者，謂之澤也。朱子曰：猶言流風餘韻。猶言二字，只是以流風餘韻來比況形容澤字耳。非即以流風餘韻為澤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絕。○此亦承上章思兼三主，以施四事而言。周公所行，皆王者之事。來到孔子時，王者之迹滅熄，故孔子出來作春秋。○新安陳氏曰：好辨章述羣聖事，而繼以孔子作春秋。此章亦以作春秋繼羣聖事，不及易詩書禮樂者，孔子之事莫大於作春秋。五經夫子之教，春秋夫子之政也。○東陽許氏曰：以三國之史同言而曰一也。蓋謂魯之春秋，其所紀載，非周之典禮善惡不明，不過記五霸之事，與晉楚之史同爾。至於孔子之春秋，則假其事以明義，而非盡舊史之文。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如此看，左見得中間一節不閑。○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

有迹惟風與韻皆無迹此
言迹已逝而風韻猶在故
風曰流風韻曰餘韻

父子相繼云云蒙引云父
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
為一世此蓋以父子相繼
者言然三十年亦為一世
者大約世數人到三十年
便有子

四世而總云云通義吳氏
程曰總以麻縷十五升去
其經之半為布謂之總麻
三月所服麻傳曰有事其
縷無事其布曰總事者修
治之意謂練熟其縷而布
則生用也○又云袒脫衣
之神是也免與統同音問
祖文曰以布廣一尺從頂
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却向
後繞於髻

予未得云云蒙引云言雖
不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
然孔子去今未遠猶在五
世之內其澤未斬故猶得
私淑諸人○人謂子思之
徒也○徒一說徒類也一
說徒弟也論語非吾徒也
是徒類是魯孔丘之徒與
是徒弟也按孟子受業於
子思之門人則是徒弟○
黃氏曰鈔云此篇四章當
通為一章而誦味也餘皆
叙孟子之言行以繼之

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音問殺反所介同

姓也六世親屬竭矣註疏云上自高祖下至已兄弟

兄弟期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總
麻共四世而總服盡也五世則祖免而無正服滅殺
同姓六世則不復祖免惟同姓而巳故親屬竭祖身
去節也祖免者肉祖而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冠
至尊不可居肉祖之體故為免以代之又檀弓免馬
註以布廣一尺從頂上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
於髻禮朋友在它邦無主人乃祖免若朋友在家則
甲服加麻加麻者素弁上加總之環絰然則祖免亦
朋友之服也○新安陳氏曰此禮記大傳全文其高
祖者為三從兄弟相為服總麻服制至此窮也其高
祖之父者為五世已無服但不忍遽絕之故不襲不
冠為之祖禭免冠以變其吉同姓之恩至此而滅殺

也共高祖之祖者為六世則親盡矣窮而殺殺而竭
不變吉可也引此以證五世而斬通考龔氏高禮曰

祖免祖謂不服布而常服免謂布幘帽之狀服窮則遺澤浸微故五世而

斬南軒張氏曰五世大槩約度如此自今觀之孔子

以風喻之也餘韻以聲喻之也父子五世經歷百五
十年則君子小人之餘澤皆當絕也五世則親盡服
窮其澤亦當斬絕矣蓋親也服也澤也實相因也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慶源輔氏曰

淑女而他無所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
見故疑是方言

章圖云右第二十二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聖賢以統之傳自任

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不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張子曰孟子蓋謂孔子猶在五世之內雖不親為弟子其餘澤在人我得私取之以為善○雙峰饒氏曰私淑艾者私竊其善於人以自治私淑諸人者我私取之以善其身今人或把作教者說謂以此私淑他人非矣道者天下所公共師下私字不得只弟子私竊取之以自善自洽耳○新安陳氏曰私竊以善其身解諸人字○此又承上不順不若云私竊其善於人文意方順

孟子曰可以云云蒙引云不苟取之謂廉方其禮物之未受也初見若可以取之矣及再思之則可以無取焉既可以無取則即弗取可也而乃竟取之是為苟取害於廉矣以物與人為惠彼方其將有與也初見若可與矣及再思之則可以無與焉既可以無與則即無與可也而乃竟與之是為苟與所不當與非惠之正也則反傷於惠能全歛之謂寡左其當利害之衝初見若似可以歛矣及再思之則其實可以無歛焉既如是則即無歛可也而乃竟歛焉是為歛所不當歛非勇之正也則亦反傷其勇此語辭雖平實重在下兩段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亦然○通義自雲許氏曰傷廉是順辭易傷惠○通義許白雲曰可以無三字為重不可將可以以無作兩下看初見其可而謹察為不可故行之惟從其不可者爾朱子謂孟子與傷廉以例二者蓋傷廉是順辭易看傷惠傷勇是反

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新安陳氏曰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至孔子傳之孟軻不待還之而後有此言孟子已自言之矣此四章相承是也然猶分為四章各好辨章明言以已承三聖至七篇之末章列序羣聖道統之相傳而明言由孔子至於今百有餘歲其自任之重尤彰焉孟子一身道統攸繫益如是夫通旨宋氏公遷曰此見孟子以道統自任無有乎爾之云亦是此類雖為自謙之辭實則自任之意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辭難看故也須先體認惠

勇之本義然後見過之者
為傷集註略見而自許是
全釋可以意深察而自疑
深察半語是釋可以無意
自疑字乃是指上去疑其
可以者如此看左見得可
以可以無不是兩下說下
文過猶不及只是結傷惠
傷勇兩語

集註過取固云云存疑云

傷廉不及也傷惠傷勇過
也故曰過猶不及註用固
字然字有分曉矣

過猶云云論語先進篇語

公西華云云見論語雍也

篇

子路之歎云云見左傳哀

公十五年

章圖云右第二十三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處事不加詳審之弊

卷八

三十三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

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

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雙峰饒氏曰傷廉與

傷惠傷勇是兩般意思朱子所以上下箇固字下面

下兩箇反字過取固傷廉與本是惠與之過則反害

其惠死本是勇死之過則反害其勇新安陳氏曰

傷廉者失之不及傷惠傷勇者失之太過東陽

許氏曰傷廉是順辭易傷惠傷勇是反辭難

先體認惠勇之本義然後見過之者為傷

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

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問可以取可以無取程子曰如朋友之饋是可取也

然已自可足是不可取也纔取便傷廉矣曰與傷惠

何害曰是有害於惠也可以與然却可以不與若與

乏時財或不贖却於合當與者無可與之此所以傷

惠朱子曰此段正與孔子曰再斯可矣相似凡事

初看尚未定再察則已審矣使用決斷始得問取

者貪之屬不取者廉之屬猶與之為惠不與之為吝

死之為勇不死之為怯也今以過取者為傷廉則空

以不與為傷惠不死為傷勇矣而又以與為傷惠死

為傷勇何哉曰過取之傷廉過於此而浸奪於彼者

也過與之傷惠過死之傷勇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

也蓋奪乎彼者其失為易見而病乎此者其失為難

知故孟子譽傷廉以例一者是亦過猶不及之意耳

問可以取取之傷廉不難於擇矣若可與不可與

可死不可死之間不幸擇之不精者與其吝嗇寧過

與與其苟生寧就死在學者則當平日極其窮理之

卷八

三十四

逢蒙學云云淺說云孟子曰其罪差薄耳惡得無罪○脈云是亦羿有罪焉對蒙之罪而言也此句使令得自取意儀不直曰無罪而曰宜若無罪試推其意蓋以羿不善取友其罪時較逢蒙為差薄耳安得以羿全無罪哉○楊明云曰孟子推儀意薄謂羿罪較蒙時差薄

逢蒙有窮之君也偃姓以逢蒙為受教之臣也○吳越春秋曰范蠡進善射者陳音越王問射所起音曰黃帝作弓以備四方後楚弧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逢蒙傳楚琴氏楚琴氏傳大魏云備考

甘州此說不然當是并冀間也後為家眾云云通義仁山金氏曰左氏傳襄四年羿歸自田家眾殺之蓋寒泥行媚于內而娛羿于田使家眾殺之逢蒙其人也荀子作逢蒙

鄭人使云云人物備考二十二云子濯孺子鄭人○衍明云潛師略境曰侵○人物備考云庚公之斯一名庚公字子魚與尹公他皆衛人云云○脈云已去而躡之曰追子濯孺子侵衛想已疾作而遁去故衛使庚公之斯追之○端人泛就立心制行之正言○文林貫旨云輪是矢尾之輪○楊明云扣輪扣車輪之上○杜靜臺筆記云羿之罪不在於知人之不明而在於立己之不正大意重在夫尹公之他端人也三句

但孟子之意却是恐人過予而輕死也○南軒張氏曰取與死生之義有灼然易判者有在可否之間者在可否之間非義精者莫能擇也蓋其幾間不容髮或有偏則失之矣是以君子貴存養于平時而復研幾於審處也○王氏曰六可以字疑辭三傷字決離○新安陳氏曰此章三節乍看似乎平說審察之傷廉所以警中人以卞之不及者傷惠傷勇所以警賢人之過之者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空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逢蒙江反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篡初患夏

自立後為家眾所殺左傳襄公四年羿將歸自田家眾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死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楚宏薄耳於窮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使庚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庚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庚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天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庚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庚公之斯至曰天子何為不執弓曰

今自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天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拙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何反矣夫夫尹之夫

之語助也釋二人名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

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鐸音庚公必

不害也小人庚公自稱也金鏃作木反也扣輪出鏃令

平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

集註扣輪云云按考左傳註輪車輓卷者則輪者子濯孺子所乘之車輪也乘矢云云蒙引云古人一乘用四馬故謂四矢為乘

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儔庚斯雖全私思亦廢公義其事

皆無足論者孟子益特以取友而言耳左傳襄公十四年尹公他

細註使二子追杜預註云二子作與差

章圖云右第二十四章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取友之道

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孫文子使二子追衛獻公公孫丁御公庾公差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兩駒而還尹公他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繼而射之貫臂程子曰孺子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耳若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哉南軒張氏曰使蒙為夏庭之臣尹冀夏氏凡為臣子得而誅之蒙以義討賊雖嘗學射亦何罪之有蒙以私意思而殺之是則為殺其師取以此而觀輕重之權衡可得而推矣雲峰胡氏曰此

孟子曰西子云云相講云
此二節設言非有其事也
其辭以貌言其意以行言

西子姓施美婦人也居苧
羅山若耶溪之西故曰西
施○通義仁山金氏曰西
子西施也越地有東施有
西施范蠡為越王勾踐未
西施氏美女以賂吳王未
差遂以亡吳范蠡終自取
之泛湖而去

雖有惡人云云揚明云上
帝天之神惟鑒其誠而不
計其貌

章圖云右第二十五章鄒
陽朱氏曰此章戒勸衆人存善去惡之染

孟子曰天下云云直解云此性俱就性上看世之好用私智者其原在於不識性故節節以性言
之見理本自然而淺戒智者當順其自然也○日錄姚承庵曰故者舊也原有之謂也上帝逢東
是入所原有的故隨感而發如孩提之愛稍長之敬見孺子入井之惻怛嗔蹴之不受皆真性所
流自然順利無穿鑿此方
是故之本體○揚明云故
是發見已然之跡即情也
○蒙引云以利為本言以
其自然者為主也○又云
故謂已然之迹利謂迹之
自然者也○通義金仁山
曰程子謂此章為智而發
王文憲曰謂此章說智是
從源頭說來則字非語助
有不足之意性最難名狀
故天下言性者止說得故
而已矣如言乃若其情情
是已發見者即性之故也
○又許白雲曰性是人物
所得以生之理本自難明
求其發見之故則亦不難
明也然故則以利順者為
本故之發於逆者則又非

章雖特以取友而言然彼世之背其師者讀之亦當
有泚○東陽許氏曰此章專為交友發弄不能取友
而殺身孺子能
擇交而免禍

孟子曰西子蒙潔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汗穢之物也掩鼻惡
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
善而勉

入以自新也

南軒張氏曰齊桓一執陳轅濤塗而春
秋書曰齊人蓋東狄之也其近於蒙不

潔者歟秦穆一有悔過之言則進秦誓於書以其有
遷善之意也其近於惡人齊沐者歟一自汚而喪其
美一自新而洗其惡勸戒彰矣○慶源輔氏曰西子
之質本美而蒙以不潔則自喪其美而反致人之惡
言此所以戒人喪其本有之善惡人之質本醜而能
齊戒沐浴至誠自潔則可以祀上帝言此所以勉人
以改過自新深玩尹氏之言令人惕然而懼聳
然而作○新安陳氏曰此章似詩六義中之比
此章亦入論性之本意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

謂天下之故者也

易繫辭易無思也無為也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利猶
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

性之本矣求已之故則惻隱之發見性之仁羞惡之發見性之義求入之故則父慈子孝君仁臣忠求物之故則鳶飛魚躍山峙淵流皆是也皆所謂利也如下文天與星辰之故亦只是利而已○拙講云首節是論性本自然下是戒智者當順其自然也通章以論智為主

仁山曰利順便之謂集註訓自然之勢尤歟王文憲曰故或有順有否順者是本所謂自然之勢也故天下之言云云通義程氏復心曰如言人性之仁但言其發見而為林惕惻隱之迹則仁之理自明也猶所謂善云云通義程氏復心曰此天字指天道而言無形而難知其發動處則形而為人即其所以為人者而驗之則知其所以為天者矣章圖云驗於人荀子董子本作微避諱公矯揉章圖云矯居小反直之也操忍九反曲之也

知然其發見形向之已然則必有跡而易力見子如故

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

者必有驗於人也荀子性惡篇云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董仲舒曰善言天者必有

徵於人天道無形而難知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

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化而

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朱

曰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惻隱羞惡之類却是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言此即性之故也只看這箇便見

得性故集註下箇跡字若四端則無不順利若殘忍之非仁無恥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則故

之不利者也○利是不假人為而自然者如水之就下是其性本就下只是順他若激之在山是不順其性而以人為之也惟智者是知此理不假人為順之而已○南軒張氏曰故者本然之理也無是理而強為之曰鑿鑿則失其性所以惡夫智也蓋以私智為智而非所謂智也○慶源輔氏曰性即理也雖無形而難知然不能不感發而形見於外既已形見則必有跡而易見如人性之仁雖難知然見孺子入井則發見而為林惕惻隱之跡則仁之性自見也○潛室陳氏曰善惡皆已然之跡但順者為本則善者其初也惡者非其初也水無有不下者水之本也若夫搏之使過類激之使在山豈其本也哉○雙峰饒氏曰就故說性亦要就跡之順者言之如水之下便順就逆者言不得孟子說性就自然上說如惻隱羞惡等但看自然發見底便是利言性便當言故言故便當言利如水搏之激之便不是自然了

所惡於云云 蘇紫溪見說云禹行所無事是明水之性故稱神禹智者亦行所無事則良知不擾而天下之事皆其所坐照者其智亦若禹之大也○揚明云智是小智鑿是任術強為而不因其自然○文林貫旨云智者以小智的人言○言行錄三曰張詠謂李歐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猶水也不流則腐凡百不用智則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來○通義許白雲曰能知此性而利以行之則為智之大禹之行水不是比喻言禹順水之性為智之大以例人循性皆當以利也智者應物若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如禹之大矣智亦之亦是亦太禹也下文又以高遠者證故之易見却不是功用又曰章內三箇智者字不同上者字是問辭下兩者字是用智之人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為皆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去聲之性而不為害也

朱子曰鑿於智者非所謂以利為本也○慶源輔氏曰个物所得之理本皆順理無待於矯揉造作於其間却緣世人不明吾性之智而以私意為智於是每事務為穿鑿而失其順利之理○雲峰胡氏曰孟子也智者應物若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如禹之大矣智亦之亦是亦太禹也下文又以高遠者證故之易見却不是功用又曰章內三箇智者字不同上者字是問辭下兩者字是用智之人

天之高云云 蒙引云日至之度究竟來是就星辰上推如二十八宿即天之體也天無體以星辰度數為體○通義金仁山曰天之高謂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圓者圍三徑一則徑一百二十二度火四分度之三天包地外地面正當天中則自地而徑天面六十一度少也星辰之遠此星指五緯辰指二十八宿之次十二辰也王文憲曰求其故此一故字最證得已然之迹分明○日錄云至者長日之至也蓋冬至之時日短極而長始至故謂之日至○事文類聚前集七云至有三義一者陰極之至二者陽氣始至三者日行南至故謂之至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

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新安陳氏曰：此又天度申言故字之意。首一節故字言本然之理。此一故字言本然之度也。天高星遠。若因其本然之故而求之。則雖久年日南至之時刻亦可以坐而推致以得之矣。况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也。新唐書曆志治曆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朔旦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復餘分。皆盡總會如初。○五代史司天考：天人之際。遠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算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日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于子。謂之上元。以為曆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于世。

其源所自。止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系於此。○新安陳氏曰：夜半即甲子時。歲月日時皆甲子為曆元。蓋以建寅月為歲首算之。則是癸亥歲十一月。以建子月為一歲之最初算之。則甲子歲之氣候已始於此矣。故云歲亦甲子也。通考：趙氏惠曰：以建子為正。故以夜半為朔。其至與朔同日。故云夜半朔且冬至。若建寅為正者。則以平旦為朔。○仁山金氏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則周歲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也。五日一候。三候一氣。二十四氣為一歲。則為日三百六十五。以天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則日有五白三時。故三候十五日為一氣。率餘七分積三十二分。而增一。且此自可以計千歲之日至。氣本起於度。故曰日至之度。然日至之度亦有歲差。故氣與度古今不同。如堯冬至日在虛。周冬至日在牽牛。宋冬至日在平初。此歲差也。既有

歲差則冬至之度似不可定推然言天者以前所差之故而推後所差之度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致謂算得本也求其故者謂推千歲以前之日至也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之謂推已後之日至也○程子曰曆家之法大抵主于日以下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曆之年看一歲差著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裏差了○朱子曰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舜時似差及四分之○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却在斗又云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必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曆家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定

章圖云右第二十六章鄱陽朱氏曰此章專言論性之法凡論性者當以發見自然之理言之蓋情則顯著而易知性則蘊奧而難見順而言之則可及而意之則不可知孟子論性則是智告子正對言性兩字

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如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按十一經問對千歲之日至謂冬至之日也雜麥之日至謂夏至之日也至極也夏至者日之長至此極矣冬至者日之短至此極矣非至到之至乃至極之至故夏至一陰生而日漸短冬至一陽生而日漸長○宋氏公遷曰此言性自理言通言事物之理而人心之理在其中也非專論性也○程子曰此章專為

去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宋子曰此章其初不是專說性但謂天下之說性者只說得故而巳如荀言性惡揚言善惡混但皆說得下面一截皆不知

所以謂之故者如何不能以利為本而然也荀卿只是橫說如此到底沒這道理不得只就性惡篇謂塗之人皆可以為禹即此自可見故字若不將已然之迹言之則下文苟求其故之言如何可推曆家自今日推算而上極於太古開闢之時更無差錯只為有此已然之迹可以推測取天與星辰間或躔度少有差錯久久自復其常以利為本亦猶天與星辰循常度而行苟不如此皆鑿之謂也○歐陽氏曰天下之太智無所自為而常因天下之理小智不知循理而常任一己之私通考東陽許氏曰性是人物所得以生之理本自難明求其發見之故則亦不難明也然故則以利順者為本求己之故則惻隱之發見性之仁羞惡之發見性之義求人之故見父慈子孝君仁臣忠求物之故則鳶飛魚躍山峙淵流皆是也是皆所謂利也如天與星辰之故亦只是利而已能知此性而利以行之則為智之大禹之行水不是比喻言

公行子云云蒙引云右師官名也戰國時趙國有左師觸龍可証○謂右師左人門而未就也便
有進之而與言者進之謂以色迎而招之前也○有進而與右師言者非已進也進右師也○王
觀濤曰進非進退之進也而進之邀使就己位也○直解云有進右師使就己之位而與之言者
有自已往就右師之位而
與之言者○存疑云進而
與右師言進右師使就己
也乃陳可敗揖巫馬期而
進之進

集註公行子云云通義吳
氏程曰饒氏曰公行音抗
程按詩及左傳公行公族
皆官也公行子蓋以官為
氏者若韓無忌稱公族穆
子荀林父稱中行桓子之
類○人物考云公行子齊
大夫○又云王驩字子敖
齊右師也為宣王之嬖臣
孟子不與云云脈云孟子
不與言兼不進與不就二
項要見孟子自重不隨眾
媚悅王驩意

禹順水之性為智之大以例人循性皆當以利也智
者應物若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如禹之大矣智亦之
亦是亦大禹也下文又以高遠
者証故之易見却不是功用
此章見得小人不惡而嚴

公行子有士之要右師往男門有進而與右師言
者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雙峰饒氏曰行字當音
杭詩云殊異乎公行是

主班行之官
以官為氏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
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孟子不與云云脈云孟子
不與言兼不進與不就二
項要見孟子自重不隨眾
媚悅王驩意

孟子聞之云云脉云位是
本身站立之位階是朝廷
叙列班次位在階之中也
○蒙引云階級也即班行
也異怪也不可謂異於禮
也

集註周禮凡云云通義金
仁山曰周禮春官宗伯之
屬有職喪上士二人中士
四人下士八人掌諸侯及
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
以國之喪禮泣其禁令序
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
事焉則詔贊主人凡公有
司之所共職喪令之按古
者有爵之喪皆職喪泣之
故皆合典令不若後世國
異家殊而委巷之禮浮屠
之法莫之或正也凡有司之
所必則事屬朝廷故謂之朝
廷猶漢言縣官俗言官府也
孟子右師之位云云蒙引云
孟子於齊處賓師之位一
定階在右師之上及其出
于於滕也還是孟子為正
王驪為輔則知其階在右
師之上無疑矣

簡略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吾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朝音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泣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

周禮春官宗伯職喪掌諸侯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泣其禁令序其事言諸侯者謂畿內王子母弟稱諸侯也歷更平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

之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

章圖云右第二十七章都陽朱氏曰此章見聖賢待小人之道

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宋子曰孟子鄙王驪而不與言

固是然朝禮既然則當時雖不鄙之亦不得與之言矣鄙于驪於出甲處已見此章意則以朝廷之禮為重時事不同理各有當○聖賢之言無所苟也豈為視衆人為已甚而姑以是答之哉正所以明朝廷之禮而警衆人之失也○問陳司敗譏孔子有黨孔子受之不辭右師以孟子簡已孟子辨之甚力聖賢地位固不同也使孟子聞右師言曰禮也足矣無已而已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則已微見其角矣又必盡其辭所以鋒芒發露而不及孔子之渾然也○南軒張氏曰象與之言以其屨於君而諂之也右師以孟子為簡已者以孟子時所尊敬欲假其辭色以為榮也君子之遠小人不惡而嚴豈有他

孟子曰君子云云脉云君子即希聖之君子異於人暗合可法可傳意○文林質首云君子作聖人看異是卓然高出於人的意存是存存不忘意仁以愛言禮以敬言○通義金仁山曰此存心猶言處心與上文存之後篇存其心不同

哉亦曰禮

而巳矣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問我本有此仁禮只要常存而不忘不寐子曰非也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取君子則以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這箇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不同只是處心與人不同耳○慶源輔氏曰以不存心而不忘如造次顛沛必於是也○禮存心而不忘如視聽言動必以禮也○雙峰饒氏曰以是存於心添於字便可見孟子意是只把仁禮來存於我心此心常在仁禮上無頃刻或離君子異於人以

仁者愛云云蒙引云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此仁禮以心言仁者愛人有禮者敬入此仁禮之施方是仁禮之心之見於外者要說得

愛人者云云淺說云愛人者人恒愛之可以驗吾仁之至也敬入者人恒敬之可以驗吾禮之至也

有人於此云云脉云有人於此此字正指愛敬之施說言有人焉乃我素所愛敬者

其能以仁禮存於心他人便不能我之心安頓在上即是居天下之廣居安頓在禮上即是立天下之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慶源輔氏曰由乎內以施於外也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此仁禮之驗新安陳氏曰我感而人應可驗我之得人不應可驗我之失驗字已合下文必

不仁必無禮之意矣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

也必無禮也此物奚至哉橫去聲下同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慶源輔氏曰強暴橫也。不順理逆也。

降饒氏曰集註云強暴不順理順理是順箇文理橫是橫來逆是倒來皆是不順箇文理○新安陳氏曰

橫逆者愛敬之反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

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倣此

忠者盡已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

盡其心也慶源輔氏曰理無窮盡人有作輟一息不存一物不體便是不盡其心○新安陳氏

其自反云云文林貫旨云忠是誠心愛敬的意思○千百年眼云忠是仁禮之極盡處愛敬有分毫未懇到便是未忠忠非有如于仁禮只是形容其存心自反至于極處無已也

百反而忠云云日錄羅近溪曰於禽獸何難難字不讀去聲直接下如舜而已鳳凰來儀百獸舞於禽獸且無難也而況於人乎如此看來左學問無歇手處○通義東嘉史氏曰如疑難之難亦是與人比較是非之意此承上文此亦安人而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二句說下來以其橫逆非人所為故不足與之校耳校雖難之正訓然難亦校之意也蓋不校則患無由生故自無一朝患不然則安人所為如禽獸傷人害物無所忌憚若但以為不足患而不見不校之意則是已非彼或以為不足患而與之校則小人之鋒亦甚可畏政惡一朝之患有所不免矣如東漢黨錮諸賢與關寺小人同世至與之校而流毒無窮皆起於禽獸其人而以為不足患之所見爾然則集註之意深矣張氏饒氏皆作患難故詳申之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自此亦安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南軒張氏曰雖非素患難然自反之功則無窮也學者未勉乎此遇橫逆之來則曰吾仁矣有禮矣且忠矣遂斷彼以為安人而不復勉反身之道是則自陷於安而已矣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

是故君子云云鄭申甫云君子有終身之憂二句本

意若云君子只患不禮之
未至不慮橫逆之未化○
蒙引云一朝卒然之意言
其近小也憂有終身患無
一朝此一朝正對終身而
言終身之憂在我者也故
君子必自盡一朝之患不
在我者也故君子不患焉
○君子有終身之憂當求
於已也無一朝之患不求
諸人也○憂由內出患自
外至舜為法云云蒙引云
不過能自盡其仁禮與忠
耳如慎徽五典五典克從
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四
門四門穆穆此皆所謂仁
禮之驗者至於警聵至禮
也而允若於祗載之後象
至傲也而蒸又於不格姦
之特始也不勝其橫逆終也卒致其感化此尤見其自反之功而真足以為入倫之至者也○徐
岩泉曰稱舜者舜有警聵有象舜施仁禮處全不得應又在家庭之間此所遭橫逆之大者舜只
恣恣入而已絕不嘗警聵與象之所以加我者何如此實是存存之學是仁禮到極純處矣○

文林貫首云由字作尚字看○又云是為鄉人說慶之如云云蒙引云憂之必至如舜而後已
此其所以為終身之憂君夫君云云又云必非仁無為非禮無行而後可無此一朝之患
○君子存心云云存疑云注君子存心不苟是解君子有終身之憂故無後憂是解無一朝之
患
章圖云右第二十八章都
陽朱氏曰此章專言反身
脩省之學
高稷云云文林貫首云平
世是治乎有道之世○通
義金氏曰過乎聲經過也
禹娶塗山四日而復往治
水其後啟呱呱而泣不為
奮行則尋常經過其門不
入可知矣○又曰洪水未
平黎民阻亂亦一亂也而
謂之乎世以堯舜在上禹
稷見用也亂世謂周室衰
替列國兵爭諸侯大夫皆
僭其上而孔顏不見用也
或者不知但言平世則聖
賢隱如此則世亂其誰整
之蓋世之治亂在聖賢之

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扶。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趙氏曰集註不看心一不仁而不自覺不自強便是苟且也。○新安陳氏曰存心照應前存心不苟即忠也。四字收拾約而盡。故無後憂。○宋子曰古聖人多矣。獨言舜為法於天而處之不失。未足見入道之盡。惟舜極其變而不失其常。是以人道之盡於此固可見焉。故特舉舜而言之。然其所謂法舜亦循乎天則而已。○問楊氏謂孟子子三自反不若顏子之不披信乎。曰自反所以自修。

學有事也。不披不見可披。成德事也。淺深之分。信如楊氏之說矣。然自反之說謹嚴精切。正學者所當用。力若自反未至而遽以不披為高。恐其無修省之功。而陷於苟且頽墮之域矣。○新安陳氏曰前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未曰非仁無為非禮無行。存謂存之於心。為與行謂行之於身。表裏一矣。存之於心者有素而行之於身者益盡。豈惟無一朝之患者本於此。所以懷終身之憂。而欲如舜者亦不過勉於此而已。何也。舜所以為舜亦不外此。仁禮也。特舜則安而行之。欲如舜者則在乎勉而行之耳。

○禹稷當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形句前篇。問過門不入若家有父母豈可不入。只是泛泛底水未便傾國覆都過家見從父母亦不妨。若洪水之患甚急有傾國覆都君父危急之災也。

用金使春秋之勝能用孔
顏則不為亂世矣孔顏不
見用於世則非惟職不得
行勢皆不可行也尚何效
亂之有

集註專見前篇滕文公上
篇云當是時也禹八年於
外三過其門而不入

顏子當亂云云文林貫旨
云亂世是春秋離亂的世
界○近思錄一伊川曰如
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
世為中若居陋巷則非中
也居陋巷在顏子時為中
若三過其門則非中也

孟子曰禹云云蒙孔云道
字主在心者而言故註云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
脩己其心一而已矣此正
與離騷上堯舜之道道字
一般亦主在心者言

集註其心一云云又云本文以道言而集註曰其心一而已矣者承上文聖賢之道言也心即道之所從出也

得奔君父之急雖不過家見父母亦不妨也○**雙峰**
饒氏曰禹三過其門稷是帶說○**新安陳氏**曰賢其
用世而憂
民之憂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
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新安陳氏曰賢其
避世而樂己之樂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

曰道則以其所行言之也心則以其所存言之也救
民者修己之驗修己者救民之本有是心則有是道

禹思天下云云揚明云兩思字就禹稷心上看溺指洪水未平○**通義金氏**曰由與猶同已見上

章然此章由字只作自字
訓亦可蓋禹作司空職在
治水而天下有溺者是由
我有以致其溺也非為后
稷職教稼穡而天下有飢
者是由我有以致其飢也
責皆在我故急急救之

禹稷顏云云微言衰了凡
曰此章只推尊顏子以陋
巷之匹夫與各世之君相
同道最有補于世道人心

有是本則
有是驗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
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大本隨感而應各盡其道之中

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

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

新安陳氏曰禹稷有官守故
曰任顏子居陋巷故曰地

今有同室云云趙岐曰纓冠者冠纓貫頭也○文林貫首云纓貫首云纓冠是不暇結纓戴冠

稷之憂也慶源輔氏曰聖賢之心其本然之體無所偏無所倚此其所謂中者天下之大本也然不能不感於物故隨感而應有可喜之事感則喜心便應有可怒之事感則怒心便應如進則便須救民退則便須修己皆吾大本中自然之理無或過無或不及各盡其道此其所謂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如是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同一大本同一達道故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新安陳氏曰遇沐不暇束髮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云云趙岐云鄉鄰

同鄉也○文林貫首云鄉鄰是情之疎者○燃犀解云鄉里比鄰其情疎矣○通義金氏曰同室鬪事關一家已之責也鄉鄰鬪事在他人非已之責則非惟職不當救勢亦不能救也使其勢可及則亦救之矣但被髮纓冠以急救其勢之所不及則惑爾雖閉戶可也雖字可字當看謂非心所不欲救蓋勢所不可行也

前聖後聖云離婁上篇云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章圖云右第二十九章鄒陽朱氏曰此章聖賢出處之道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與然處聲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

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程子曰君子而時中若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為中如居陋巷則非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則非中矣○南軒張氏曰顏子未見其施為遠比之禹稷不已過乎殊不知禹稷之事功何所自德者本也事功末也本未一致也故程子曰有顏子之德則有禹稷之事功事功在聖賢惟其時而已若墨之兼愛楊之為我皆不知天理之時中而妄意以守一偏故如此蓋墨氏終身纓冠以求救天下

公都子曰云云集註匡章
云云人物考云匡章齊人
事見呂氏春秋戰國策○
蒙引云曰匡章又曰章子
者蓋匡是姓章子是字章
子猶仲子類謂之匡章猶
云顏淵耳皆去了子字

孟子曰世俗云云博奕好
飲云云山堂四考云博塞
之戲人多謂之賭博誤矣
蓋博乃樗蒲戲名云云○
博物志云樗蒲戲老子入
朝作云云○又云堯造棋
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
商均愚故作圍棋以教之
一說周武帝始造象戲○揚明云博局戲奕圍棋從耳目之云云蒙引
云從耳目之欲謂放蕩於禮法之外也則其身為下流不肖而辱及其親矣

之鬪楊氏則坐視同室之鬪而不顧者其賊道豈不
甚哉是則人欲而已矣○慶源輔氏曰集註章肯所
謂聖賢之心無不同一本也事則所遭或異萬殊也
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者所謂萬殊一本
吾道一以貫之也又曰事雖萬殊心一以
貫則凡所以語默云為達道也皆時中也
此章見東坡公集

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
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好貨

夫章子云云鄭甲甫曰章
子得罪於父以責善出於
厚親之意是猶可原到得
罪後又知自責所以孟子
不過備之

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
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
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
聲狠懇反

戮羞辱也狠忿戾也新安陳氏曰五不孝
之序從輕漸說至重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雙峰饒
氏曰章

子得罪於父與其他得罪不同章子但不合責善於
父故出妻屏子以示不安之意先說子父責善是言
子責父之善下
說父子是泛言

言善朋友云云蒙引云如何說惟朋友可責善父子便不可責善蓋朋友以義合責善不納可以去若父子責善不谷便至難開交所以聖人謹之父子不責善易子而教之

夫章子云云脉云若是指出妻屏子言罪之大者指安身受養言以責善之故而得罪于父以得罪之故而浚責乎已章子之為人只此而已矣豈他大不孝之事耶此所以不可絕是則章子云云楊明云是總承責善自責一意而已矣見此外無不好之事○蒙引云言章子是如此耳非實有不孝處已矣語詞○存疑云是則章子已矣是推上文意言此乃章子之所為也已矣無他之辭

集註子有子母云云蒙引云子有子母之屬此子謂匡章之子此母即匡章之妻○王觀濤集註云母即章子之妻以其子視之則母也

章圖云右第三十章鄱陽朱氏曰此章聖賢容物之仁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必井反又必正反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新安曰此屬字即夫屬家屬之屬本文總夫妻子母而言集註分說故以配字對屬字但為身不

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眾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慶源輔氏曰至公則無私蔽於已至仁則不忍苛責於人○新安陳氏曰不狗象見至公也不輕與絕至仁也楊氏曰章

子之行去聲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朱子曰孟子之於匡章蓋憐之耳非取其孝也據章所為因責善於父而不相遇遂為父所逐雖是父不

是已是然便至此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則豈得為善故孟子言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于可絕之地爾然當時人則遂以為不孝而絕之故孟子舉世俗之不孝者

五以曉之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絕爾後世因孟子不絕之則又欲盡雪章之不孝而以爲孝此皆不公不正倚於一偏必若孟子所處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南軒張氏曰章本心亦欲父之爲善取乃或過於辭色致父之怒後又不敢安於妻子之養以深自咎責則章亦可哀者若章得罪而不知懼則是終以忿戾之氣行乎其間而可罪矣○雙峰饒氏曰章資質自好但無學力雖知愛父而不知愛父之道既得見孟子必教他回父之意未必止于此章子通國稱其不孝仲子通國稱其廉孟子於此二人所謂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新安陳氏曰父子間所以不責善而惟朋友當責善者蓋朋友以義合責善而不從則交可絕父子以天合責善而不相遇則賊恩而將至於離故也然責善既不可則從父之令乎曰聖賢自有成規幾諫之章內則與幾諫相表裏之言皆是也舜事瞽瞍能致底豫特患不

曾子居云云蒙引曰無窮人於我室此語其守舍之人也○揚明云薪木乃室中所有者○趙岐云薪州樹木○文林貫旨云薪木居室中的木○蒙引云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此門人私議之詞非對曾子言也故曾子無言沈猶行亦門人也○圖史合攷云沈猶行南武城人曾子門人也○曰太山人國名紀云古附庸之後○通義金仁山曰沈猶行曾人蓋曾舊有沈猶氏也○通義金氏曰曾子書雜篇載一事與此相類曾人攻費而責其罪曾子謂費君曰請出避姑無使狗豕入吾宅也費君曰寡人之於先生厚矣今寡人見攻而先生去之安能爲先生守宅也曾子不答而出及曾攻費責費之罪者上而曾子所陳者九費子復脩曾子之舍而後迎之○文林貫旨云是字指曾子遠難之心說曾

沈猶云云揚明云沈猶氏

能如舜耳若章之出妻屏子非徒自咎責於已亦將以感動於父子不安而父安焉其執拘亦可想矣章既失之初使能如舜之事親豈不能同之於後悟無以考其終何如也

此章見臣道與師道有異地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窮人於我室毀傷其新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及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始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與去聲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

別是一人非沈猶行也負
芻作亂者之名○直解首
書云負芻不誤認作采薪
者按春秋魯宣公庶子戕
乃負芻之兄宣公卒殺其
太子自立

師賓不與云云通義
程氏復心曰師則父行也
賓則兄行也故與為人臣
者不同父兄則當尊也臣
則比二者為微矣君之所
以待三者固異而三者之
所以自處亦不同也

孟子曰曾子云云文林貫
旨云師是分之尊的父兄
是形其分之尊臣是分之
卑的○淺說云孟子曰曾
子遇害而先去子思臨難
而死守其事若不同矣然
君子之心不係于利害惟
其是而已曾子此心子思
亦此心也道無不同也而
其事有不同者以其所處
之地有不同也蓋曾子位
處賓師而其尊等於父兄
也豈有父兄為子弟死節
者乎使曾子居子思之位
亦能如子思之死難使子
思居曾子之地亦能如曾
子之遠害惟其地有不同
故其事有不同也然處之
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
也

章圖云右第三十一章都
陽朱氏曰此章明賓師臣
子去就不同之義

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

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

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

不與其難去聲言師賓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去去諸子思曰如彼去

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子思時仕於衛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

之遠害惟其地有不同故其事有不同也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

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去聲害或死難去聲○慶源輔

死難之事然寇至去聲其事不同者所處上聲之地不同也

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是者理之當然也故易

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去聲不同事

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

應之若權衡之稱去聲物低昂屢變而不室其為同也

南軒張氏曰君子不避難亦不預於難惟當夫理而

儲子曰王云云蒙引云瞞
竊視也是令人窺其燕居
獨處之時動靜語默之間
果與常人不類乎若其容
貌則王必已見之矣○存
疑云堯舜與人同只是同
此形同此性也但堯舜能
盡其性而踐其形與人始
異耳

儲子云云人物備考
二十二云儲子齊人云云
又云國名紀齊大夫有儲
子云云○通義金仁山曰
儲子見後篇又戰國策云
燕亂儲子謂齊王因而伐
之遂伐燕

齊人有云云附說云太祖
高皇帝有詩云乞子何嘗
有兩妻日懷那得許多雞
當時自有周天子何必諄
諄說魏齊卒之東都云云
揚明云東門郭外○又云
此指乞播○蒙引云播塚
也之至也其妻歸云云
揚明云告其妾曰良人者
吾與爾所仰望其自立而
托以終身者也

就難是亦私而已矣夫曾子師也父兄也師之尊與
父兄之義同以師道居則寇至而去之寇退而反無
預其難在師之義當然也子思臣也微也委質以服
君之事有難而可逃之乎與君同守而不去則為臣
之義當然也從容乎理之所當然曾子子思何
殊哉故曰易地則皆然以天理之時中一而已

儲子曰王使人瞞夫子果有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
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儲子齊人也瞞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新安陳氏曰孟子因有以異於人乎之問而答之曰
我何以異於人哉雖堯舜亦與人同耳集註謂聖人
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乃是釋堯舜與人同耳一句
與孟子元文何以異於人哉所指不同矣堯舜所以

章圖云右第三十一章鄱陽朱氏此章明形色天性無聖愚之間

與人同者非但形體之同其性本善與人不異惟聖
人能盡其性常人每沮其性於是常人與聖人始懸
絕耳堯舜與人同之說與人皆可以為堯舜之說實
相表裏但其意包涵而未盡使儲子再問難孟子必
傾倒盡發之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
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
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
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瞞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
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

集註章首當有云云通義
宜城張氏曰集註章首當
有孟子曰字闕文也今按
齊人有妻妾而處室以下
孟子所述之事也由君子
觀之以下孟子斷之之辭
也疑孟子曰字當置於斷
辭之首亦猶論語言微子
箕子比干而以孔子曰斷
之也

由君子云云通義金氏曰
所以二字指其求乞之態
與乞墮何異小乞丐求富
貴利達者太乞丐其態度
所可羞者一也○脉云所
以求三字極重包多火醜
態在○衍明云求字可見
○通義吳氏程曰其妻止
希矣作一句也字讀

章圖云右第三十三章都
陽朱氏曰此章即貪求富
貴驕矜之態而為儆戒之
辭

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屢足之道也其妻
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
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
來驕其妻妾施音迤又音異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通考吳氏程曰因儲子
良人一段言小人陰為陽揜則可矚君子
言行如一何矚之有恐是一章非闕文也良人夫也
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
播家也顧望也訕詆詈也反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今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
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
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
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

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南軒張氏
在齊適見此事以為與世之求富貴者無異故載之
驕妻妾者徒知以得為貴而不知所以得之者可賤
也妻妾知其可賤而已不知為欲所蔽故耳○勉齋
黃氏曰此章形容苟賤之態殊可賤惡然流俗滔滔

務為卑諂無所不至。搖尾乞憐，自少至老，無一念不在。是未得則愁，憂窮感志，氣繭然。其於不勝其小，既苟得，則志得意滿，驕親戚，傲閭里，矜然自視，不勝其大。可賤甚，於乞糶而莫之覺也。學者深明義利之辨，充吾羞惡之心，而養吾剛大之氣，然後知孟子此言誠末俗之鍼砭也。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八終

